

忠義水滸全書

康德九年八月二十日印刷  
康德九年八月三十日發行

忠義水滸全書 (4)

① 定價一圓

編輯人 趙振興  
新京特別市長春大街一一七

發行人 張松亭  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

印刷人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 
新京特別市五馬路一〇七

發行所 藝文書房  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

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 
電話二二一三九二

總配給  
滿洲圖書株式會社

滿洲圖書株式會社印刷

## 第三十五回

『石將軍』村店寄書

『小李廣』梁山射雁

當下秦明和黃信兩個到柵門外看時，望見兩路來的軍馬，却好都到。一路是宋江，花榮，一路是燕順，王矮虎，各帶一百五十餘人。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，大開寨門，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。宋江早傳下號令：休要害一個百姓，休傷一個寨兵；叫先打南寨，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。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。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，金銀，財物，貨貨之資，都裝上車子；再有馬匹牛羊，盡數牽了。花榮自到家，將應有的財物等項，裝載上車，搬取妻小妹子；內有清風鎮上人數；都發還了。衆多好漢收拾已了，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，都回到山寨裏來。

車輛人馬，都到山寨，鄧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。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，坐於花榮肩下。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；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。王矮虎拿得那婦人，將去藏在自已房內。燕順便問道：『劉高的妻，今在何處？』王矮虎答道：『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。』燕順道：『與却與你；且喚他出來，我有一句話說。』宋江便道：『我正要問他。』王矮虎便喚到廳前，那婆娘哭着告饒。宋江喝道：『你這潑婦，我好意救你下山，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，如何反將冤報？今日擒來，有何理說？』燕順跳起身來便道：『這等淫婦，問他則甚？』拔出腰刀，一刀揮爲兩段。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，心中大怒，奪過一把朴刀，便要與燕順交拚，宋江等起身來勸住。宋江便道：『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。兄弟，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，教他夫妻團圓完聚，尙兀自轉過臉來，叫丈夫害我。賢弟，你留在身邊，久後有損無益。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，教賢弟滿意。』燕順道：『兄弟便是這等尋思，不殺了，要他無用，久後必被他害了。』王矮虎被衆人勸了，默默無言。燕順喝叫小嘍囉打掃過屍首血跡，且排筵席慶賀。

次日，宋江和黃信主婚，燕順，王矮虎，鄭天壽做媒說合，要花榮把妹子嫁與秦明，一應禮物，都是宋江和燕順出備。喫了三五日筵席。自成親之後，又過了五七日，小嘍囉探得事情，上山來報道：『打聽得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，去中書省奏說，反了花榮，秦明，黃信，要起大軍來征勦，掃蕩清風山。』衆好漢聽罷，商量道：『此間寨小，不是久戀之地。倘或大軍到來，四面圍住，如何迎敵？』宋江道：『小可有一計，不知中得諸位心否？』當下衆好漢都道：『願聞良策。』宋江道：『自這南方有個去處，地名叫做梁山泊，方圓八百餘里，中間宛子城，蓼兒洼，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，把住着水泊，官兵捕盜，不敢正眼覷他。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，去那裏入夥？』秦明道：『既然有這個去處，却十分好。只是沒人引進，他如何肯便納我們？』宋江大笑。卻把這打劫『生辰綱』金銀一事，直說到劉唐寄書，將金子謝我，因此上殺了閻婆惜，逃去在江湖上。秦明聽了大喜道：『恁地，兄長正是他那裏大恩人。事不宜遲，可以收拾起快去。』只就當日商量定了。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，把老小并金銀財物，衣服行李等件，都裝載車子上，共有三二百匹好馬。小嘍囉們有不願去的，齎發他些銀兩，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；有願去的，編入隊裏，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，通有三五百人。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，只做去取捕梁山泊的官軍。山上都收拾的停當，裝上車子，放起火來，把山寨燒作光地，分爲三隊下山。宋江便與花榮引着四五十人，三五十騎馬，簇擁着五七輛車子，老小車仗先行；秦明，黃信引領八九十匹馬，和這應用車子，作第二起，後面便是燕順，王矮虎，鄭天壽三個，引着四五十匹馬。一二百人離了清風山，取路投梁山泊來，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，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，因此無人敢來阻當。在路行五七日，離得青州遠了。

且說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，背後車輛載着老小，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。前面到一個去處，地名喚對影山，兩邊兩座高山，一般形勢，中間却是一條大濶驛路。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，只聽得前山裏鑼鳴鼓響。花榮便道：『前面必有強人。』把鎗帶住，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，再挿放飛魚袋內，一面

叫騎馬的軍士，催趕後面兩起軍馬上來，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。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騎軍馬，向前探路。

至前面半里多路，早見一簇人馬，約有一百餘人，前面簇擁着一個年少的壯士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頭上三叉冠，金圈玉鈿；身上百花袍，織綿團花。甲披千道火龍鱗，帶束一條紅瑪瑙。騎一匹胭脂抹就如龍馬，使一條朱紅畫桿方天戟。背後小校，盡着紅衣紅甲。

那個壯士，橫戟立馬，在山坡前大叫道：『今日我和你比試，分個勝敗，見個輸贏。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，也有百十餘人，前面也擁着一個穿白年少的壯士，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頭上三叉冠，頂一團瑞雪；身上鎖鐵甲，披千點寒霜。素羅袍光射太陽，銀花帶色欺明月。坐下騎一匹征宛玉獸，手中輪一枝寒戟銀絞。背後小校，都是白衣白甲。

這個壯士，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。這邊都是素白旗號，那壁都是絳紅旗號。只見兩邊紅白旗搖，震地花腔鼓。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，各挺手中畫戟，縱坐下馬，兩個就中間大闊路上交鋒，比試勝敗。花榮和宋江見了，勒住馬看時，果然是一對好廝殺。但見：

旗仗盤旋，戰衣飄颻。絳霞影裏，捲幾片拂地飛雲；白雪光中，滾數團燎原烈火。故園冬暮，山茶和梅蕊爭輝；上苑春濃，李粉共桃脂鬪彩。這個按南方內丁火，似饑魔天上走丹爐；那個按西方庚辛金如秦華峯頭翻玉井。宋無忌忿怒，騎火驃子奔走霜林；馮夷神生噴，跨王狻猊縱橫花界。

兩個壯士各使方天畫戟，鬪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花榮和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。花榮一步步趕馬向前看時，只見那兩個壯士鬪到深澗裏。這兩枝戟上，一枝是金錢豹子尾，一枝是金錢五色旛，却攪做一團，上面絨絨結住了，那裏分拆得開。花榮在馬上看見了，便把馬帶住，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，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，搭上箭，拽滿弓，戲着豹尾絨絨較親處，矚的一箭，恰好正把絨絨射斷，只見兩枝畫戟分開。

做下兩，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。

那兩個壯士便不鬪，都縱馬跑來，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諾，都道：『願求神箭將軍大名。』花榮在馬上答道：『我這個義兄，乃是鄆城縣押司，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，我便是清風鎮知寨「小李廣」花榮。』那兩個壯士聽罷，扎住了戟，便下馬推金山，倒玉柱，都拜道：『聞名久矣。』宋江，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：『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？』那個穿紅的說道：『小人姓呂，名方，祖貫潭州人氏，平昔愛學呂布爲人，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，人都喚小人做「小溫侯」呂方。因販生藥到山東，消折了本錢，不能發還鄉，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。近日這個壯士走來，要奪呂方的山寨，和他各分一山，他又不肯，因此每日下山廝殺。不想原來緣法注定，今日得遇尊顏。』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，那人答道：『小人姓郭，名盛，祖貫西川嘉陵人氏，因販水銀貨賣，黃河裏遭風翻了船，回鄉不得。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，向後使得精熟，人都稱小人做「養仁貴」郭盛。江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個便戟的占住了山頭，打家劫舍，因此一逕來比並戟法。連連戰了十數日，不分勝敗。不期今日得遇二公，天與之幸。』

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，便道：『既幸相遇，就與二位勸和如何？』兩個壯士大喜，都依允了，詩曰：

銅鍊勸刀猶易事，

箭鋒勸戟更稀奇。

須知豪傑同心處，

利斷堅金不用疑。

後隊人馬已都到了，一個個都引着相見了。呂方先請上山，殺牛宰馬筵會。次日，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。宋江就說他兩個撞人夥，轆隊上梁山泊去，投奔晁蓋聚義。那兩個歡天喜地，都依允了。便將兩山人馬點起，收拾了財物，待要起身，宋江便道：『且住，非是如此去。假如我這裏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，他那裏亦有探細的人，在四下裏探聽，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，不是要處。等我和燕順先去報

知了，你們隨後却來，還作三起而行。』花榮奏明道：『兄長高見，正是如此計較，陸續進程，兄長先行半日，我等催督人馬，隨後起身來。』

且不說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，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，帶領隨行十數人，先投梁山泊來。在路上行了兩日，當日行到晌午時分，正走之間，只見官道傍邊有一個大酒店。宋江看了道：『孩兒們走得困乏，都叫買些酒喫了過去。』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，入酒店裏來；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，都入酒店裏坐。

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裏來看時，只有三副大座頭，小座頭不多幾副。只見一副大座頭上，先有一個在那裏占了。宋江看那人時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裹一頂豬嘴頭巾，腦後兩個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鑽，上穿一領皂袖衫，腰繫一條白搭膊，下面腿絆護膝，八答麻鞋。桌子邊倚着短棒，橫頭上放着個衣包。

那人生得八尺來長，淡黃骨查臉，一雙鮮眼，沒根鬚髯。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：『我的伴當人多，我兩個借你裏面坐一坐，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副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喫些酒。』酒保應道：『小人理會得。』宋江與燕順裏面坐了，先叫酒保打酒來；大碗先與伴當，一人三碗，有肉便買些來，與他衆人喫，却來我這裏斟酒。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爐邊，酒保却去看着那個公人模樣的客人道：『有勞上下，挪借這副大座頭與裏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。』那漢嗔怪呼他做上下，便焦躁道：『也有個先來後到。甚麼官人的伴當，要換座頭！老爺不換！』燕順聽了，對宋江道：『你看他無禮麼？』宋江道：『由他便了，你也和他一般見識。』却把燕順按住了，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。酒保又陪小心道：『上下，周全小人的買賣，換一換有何妨。』那漢大怒，拍着桌子道：『你這鳥男女，好不識人，欺負老爺獨自一個，要換座頭。便是趙官家，老爺也弩鳥不換。高則聲，大脖子拳不認得你。』酒保道：『小人又不曾說甚麼？』那漢喝道：『量你這廝敢說甚麼！』燕順聽了，那裏忍耐得住，便說道：『兀那漢子，你也鳥強，不換便

罷，沒可得鳥嚇他。」那漢便跳起來，操了短棒在手裏，便應道：「我自罵他，要你多管！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，其餘的都把來做脚底下的呢。」燕順焦躁，便提起板棒，却待要打將去。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，橫身在裏面勸解：「且都不要鬧。我且請問你：你天下只讓的那兩個人？」那漢道：「我說與你，驚得你呆了。」宋江道：「願聞那兩個好漢大名。」那漢道：「一個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孫子，喚做「小旋風」柴進柴大官人。」宋江暗暗地點頭。又問道：「那一個是誰？」那漢道：「這一個又奢遮，是鄆城縣押司山東「及時雨」呼保義宋公明。」宋江看了燕順暗笑，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。那漢又道：「老爺只除了這兩個，便是大宋皇帝，也不怕他。」宋江道：「你且住，我問你：你既說起這兩個人，我却都認得。你在那裏與他兩個廝會？」那漢道：「你既認得，我不說謊，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個月有餘，只不會見得宋公明。」宋江道：「你便要認黑三郎麼？」那漢道：「我如今正要去找他。」宋江問道：「誰教你尋他？」那漢道：「他的親兄弟「鐵扇子」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。」

宋江聽了大喜，向前拖住道：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，」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。」那漢相了一面，便拜道：「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，爭些兒錯過，空去孔太公那裏走一遭。」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：「家中近日沒甚事？」那漢道：「哥哥聽稟：小人姓石，名勇，原是大名府人氏，日常只靠放賭爲生。本鄉起小人一個異名，喚做「石將軍。」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個人，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。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，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，却又聽得說道爲事出外，因見四郎，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，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。因小弟要拜識哥哥，四郎特寫這封家書，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。如尋見哥哥時，可叫兄長作急回來。」宋江見說，心中疑惑，便問道：「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會見我父親麼？」石勇道：「小人在彼只住的一夜，便來了，不會得見太公。」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。石勇道：「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，江湖中只聞得哥哥大名，疎財仗義，濟困扶危。如今哥



哥既去那裏入夥，是必攜帶。」宋江道：「這不必你說，何爭你一個人！且來和燕順廝見。」叫酒保且來這裏斟酒三杯。酒罷，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，慌忙遞與宋江。

宋江接來看時，封皮逆封着，又沒『平安』二字。宋江心內越是疑惑，連忙扯開封皮，從頭讀至一半，後面寫道：

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，見今停喪在家，專等哥哥來家遷葬。千萬，千萬，切不可誤！宋清泣血奉書。

宋江讀罷，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自把胸脯捶將起來，自罵道：「不孝逆子，做下非爲，老父身亡，不能盡人子之道，畜生何異！自把頭去壁上磕撞，大哭起來。燕順石勇抱住。宋江哭得昏迷，半晌方纔甦醒。燕順石勇兩個勸道：「哥哥且省煩惱。」宋江便分付燕順道：「不是我寡情薄意，其實只有這個先父記掛，今已歿了，只得星夜趕歸去，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。」燕順勸道：「哥哥，太公既已歿了，便到家時，也不得見了。世上人無有不死的父母，且請寬心，引我們弟兄去了。那時小弟却陪待哥哥歸去奔喪，未爲晚了。自古道：「蛇無頭而不行，」若無仁兄去時，他那裏如何肯收留我們？」宋江道：「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，誤了我多少日期，却是使不得。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，都說在內，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，等他們一處上山。我如今不知便罷；既是天教我知了，正是度日如年，燒眉之急。我馬也不要，從人也不帶一個，連夜自趕回家。」燕順石勇那裏留得住。

宋江問酒保借筆硯，討了一幅紙，一頭哭着，一面寫書，再三叮嚀。在上面寫了，封皮不粘，交與燕順收了。討石勇的八答麻鞋穿上，取了些銀兩，藏在身邊，跨了一口腰刀，就拿了石勇的短棒，酒食都不肯窩脣，便出門要走。燕順道：「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，相見一面了，去也未遲。」宋江道：「我不等了，我的書去，並無阻滯。石家賢弟，自說備細。可爲我上覆衆兄弟們，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，休怪

則個。』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，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。

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喫了些酒食，點心，還了酒錢，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，帶了從人，只離酒店三五里路，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。次日辰牌時分，全夥都到。燕順石勇接着，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。衆人都埋怨燕順道：『你如何不留他一留？』石勇分說道：『他聞得父親歿了，恨不得自也尋死，如何肯停脚，巴不得飛到家裏。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，教我們只顧去，他那裏看了書，並無阻滯。』花榮與秦明看了書，與衆人商議道：『事在途中，進退兩難：回又不得，散了又不成。只顧且去，還把書來封了，都到山上看，那裏不容，却別作道理。』

九個好漢併作一夥，帶了三五百人馬，漸近梁山泊，來尋大路上山。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，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。衆人看時，漫山遍野，都是雜彩旗旛，水泊中棹出兩隻快船來。當先一隻船上，擺着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中間坐着一個頭領，乃是『豹子頭』林沖。背後那隻哨船上，也是三五十個小嘍囉，船頭上也坐着一個頭領，乃是『赤髮鬼』劉唐。前面林沖在船上喝問道：『汝等是甚麼人？那裏的官軍？敢來收捕我們？教你人人皆死，個個不留，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！』花榮秦明等都下馬，立在岸邊答應道：『我等衆人非是官軍，有山東『及時雨』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，特來相投大寨入夥。』林沖聽了道：『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，且請過前面，到朱貴酒店裏，先請書來看，却來相請廝會。』船上把青旗只一招，蘆葦裏棹出一隻小船，內有三個漁人，一個看船，兩個上岸來說道：『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。』水面上見兩隻哨船，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，銅鑼響處，兩隻哨船，一齊去了。

一行衆人看了，都驚呆了，說道：『端的此處，官軍誰敢侵傍？我等山寨如何及得？』衆人跟着兩個漁人從大寬轉直到『旱地忽律』朱貴酒店裏。朱貴見說了，迎接衆人，都相見了。便叫放翻兩頭黃朱，散了分例酒食，討書札看了。先向水亭上放一枝響箭，射過對岸蘆葦中，早搖過一隻快船來。朱貴便喚小嘍囉

分付罷，叫把書先齎上山去報知，一面店裏殺宰豬羊，管待九個好漢，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。

第二日辰牌時分，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裏迎接衆人，一個個都相見了。敘禮罷，動問備細，早有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。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，老小車輛，人馬行李，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，前望金沙灘來。上得岸，松樹徑裏，衆多好漢隨着晁頭領，全副鼓樂來接。晁蓋爲頭，與九個好漢相見了，迎上關來。各自乘馬坐轎，直到聚義廳上，一對對講禮罷。左邊一帶交椅上，却是晁蓋，吳用，公孫勝，林冲，劉唐，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杜遷，宋萬，朱貴，白勝；（那時『白日鼠』白勝，數月之前，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逃走，到梁山上入夥，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，救得白勝脫身。）右邊一帶交椅上，却是花榮，秦明，黃信，燕順，王英，鄭天壽，呂方，郭盛，石勇。列兩行坐下，中間焚起一爐香來，各設了誓。當日大吹大擂，殺牛宰馬筵宴；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，自和小頭目管待筵席。收拾了後山房舍，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。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宋公明許多好處，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，衆頭領聽了大喜。後說呂方郭盛兩個比試戟法，花榮一箭射斷絨縑，分開畫戟。晁蓋聽罷，意思不信，口裏含糊應道：『直如此射得親切，改日却看比箭。』

當日酒至半酣，食供數品，衆頭領都道：『且去山前閒玩一回，再來赴席。』當下衆頭領相謙相讓，下階閒步樂情，觀看山景。行至寨前第三關上，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亮。花榮尋思道：『晁蓋却纔意思，不信我射斷絨縑，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，教他們衆人看，日後敬伏我。』把眼一觀隨行人伴，內中却有帶弓箭的，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，在手看時，却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，正中花榮意，急取過一枝好箭，便對晁蓋道：『恰纔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縑，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，遠遠的有一行鴈來，花榮未敢誇口，這枝箭要射鴈內第三隻鴈的頭上。射不中時，衆頭領休笑。』花榮搭上箭，拽滿弓，覷得親切，望空中只一箭射去，但見：

鵲畫弓彎滿月，鵬翎箭迸飛星，挽手既強，離弦甚疾。鴈排空如張皮鶴，人發矢似展膠竿。影落雲中，聲在草內。天漢鴈行驚折斷，英雄鴈序喜相聯。

當下花榮一箭，果然正中鴈行內第三隻，直墜落山坡下。急叫軍士取來看時，那枝箭正穿在鴈頭上。晁蓋和衆頭領看了，盡皆駭然，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。吳學究稱讚道：『休言將軍比小李廣，便是養由基也。不及神手，真乃是山寨有幸！』自此梁山泊無一個不欽敬花榮。

衆頭領再回廳上筵會，到晚各自歇息。次日，山寨中再備筵席，議定坐次。本是秦明纜及花榮，因爲花榮是秦明大舅，衆人推讓花榮在林冲肩下，坐了第五位，秦明坐第六位，劉唐坐第七位，黃信坐第八位，三阮之下，便是燕順，王矮虎，呂方，郭盛，鄭天壽，石勇，杜遷，宋萬，朱貴，白勝，一行共是二十一個頭領。坐定，慶賀筵宴已畢，山寨中添造大船，屋宇，車輛，什物，打造鎗刀，軍器，鎧甲，頭盔，整頓旌旗，袍襖，弓弩，箭矢，準備抵敵官軍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宋江自離了村店，連夜趕歸。當日申牌時候，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暫歇一歇。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。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，眼淚暗流，張社長動問道：『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，今日且喜歸來，如何尊顏有些煩惱，心中爲甚不樂？且喜官事已遇赦了，必是減罪了。』宋江答道：『老叔自說得是。家中官事且靠後，只有一個生身老父歿了，如何不煩惱？』張社長大笑道：『押司真個，也是作耍？令尊太公却纔在我這裏喫酒了回去，只有半個時辰來去，如何却說這話？』宋江道：『老叔休要取笑小姪。』便取出家書，教張社長看了。『兄弟宋清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，專等我歸來奔喪。』張社長看罷，說道：『吓，那裏這般事！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在這裏喫酒了去，我如何肯說謊？』宋江聽了，心中疑影，沒做道理處。尋思了半晌，只等天晚，別了社長，便奔歸家。

入得莊門看時，沒些動靜。莊客見了宋江，都來參拜，宋江便問道：『我父和四郎有麼？』莊官道：『太

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，今得歸來，却是歡喜。方纔和東村裏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裏喫了酒回來，睡在裏面房內。」宋江聽了大驚，撇了短棒，逕入草堂上來，只見宋清迎著哥哥便拜。宋江見了兄弟不戴孝，心中十分大怒，便指著宋清罵道：「你這忤逆畜生，是何道理！父親見今在堂，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？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，一哭一個昏迷。你做這等不孝之子。」

宋清却待分說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叫道：「我兒不要焦躁，這個不干你兄弟之事。是我每日思量，要見你一面，因此教四郎只寫道我死了，你便歸得快。我又聽得人說，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，又怕你一時被人攔接，落草去了，做個不忠不孝的人，爲此急急寄書去，喚你歸家；又得柴大官人那裏來的石勇，寄書去與他。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，不干四郎之事，你休埋怨他。我恰纔在張社長店裏回來，聽得是你歸來了。」

宋江聽罷，納頭便拜太公，憂喜參半。宋江又問父親道：「不知近日官司如何？已經赦宥，必然減罪。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。」宋太公道：「你兄弟宋清未回之先，多有宋全雷橫的氣力說，向後只動一個海捕文書，再也不曾來勾擾。我爲何喚你歸來，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，已降下一道赦書，應有民間犯了大罪，盡減一等科斷，俱已行聞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，也只該個徒流之罪，不到得害了性命。且由他却又別作道理。」宋江又問道：「朱雷二都頭會來莊上麼？」宋清說道：「我前日聽得說來，這兩個都差出去了。朱全差往東京，雷橫不知差到那裏去了。如今縣裏却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。」宋太公道：「我兒遠路風塵，且去房裏將息幾時。」合家歡喜，不在話下。

天色看看將晚，玉兔東升，約有一更時分，莊上人都睡了，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，看時，四下裏都是火把，團團圍住宋家莊，一片聲叫道：「不要走了宋江！」太公聽了，連聲叫苦。不因此起，有分教，大江岸上，聚集好漢英雄；鬧市叢中，來顯忠肝義膽。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的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# 第三十六回

梁山泊吳用舉戴宗

揭陽嶺宋江逢李俊

話說當時宋太公掇個梯子上牆來看時，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，當頭兩個，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却是弟兄兩個：一個叫做趙能，一個叫做趙得。

兩個便叫道：『宋太公，你若是曉事的，便把兒子宋江獻將出來，我們自將就他；若是不教他出官時，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。』宋太公道：『宋江幾時回來？』趙能道：『你便休胡說！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店裏喫了酒歸來，亦有人跟到這裏。你如何賴得過？』宋江在梯子邊說道：『父親，你和他論甚口！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。縣裏府上都有相識，況已經赦宥的事了，必當減罪。求告這廝們做甚麼？趙家那廝是個刁徒，如今摹得做個都頭，知道甚麼義理！他又和孩兒沒人情，空自求他。』宋太公哭道：『是我苦了孩兒。』宋江道：『父親休煩惱，官司見了，到是有幸；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，撞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，打在網裏，如何能勾見父親面？便斷配在他州外府，也須有程限，日後歸來，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。』宋太公道：『既是孩兒恁的說時，我自來上下使用，買個好去處。』

宋江便上梯來叫道：『你們且不要鬧。我的罪犯，今已赦宥，是時不死。且請二位都頭進做莊少敘三杯，明日一同見官。』趙能道：『你休使見識，賺我入來。』宋江道：『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？你們只顧進家裏來。』

宋江便下梯子，開了莊門，請兩個到莊堂上坐下，連夜殺雞宰鵝，置酒相待。那一百土兵人等，都與酒食管待，送些錢物之類；取二十兩花銀，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。正是：

都頭見錢便好，

無錢惡棍相看。

因此錢名好看，只錢無法無官。

當夜兩個都頭在宋江莊上歇了。凌學聖更，同到縣前等待。天明解到縣裏來時，知縣纔出陞堂。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，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，責令宋江供狀。當下宋江一筆供招：

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爲妾，爲因不良，一時恃酒爭論鬪毆，致被誤殺身死，一向避罪在逃。今蒙緝捕到官，取勘前情，所供甘服罪無詞。

知縣看罷，且叫收禁牢裏監候。滿縣人見說拿得宋江，誰不愛惜他，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，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。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，當時依准了供狀，免上長枷手杻，只散禁在牢裏。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，使用錢帛。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，沒了苦主；這張三又沒了粉頭，不來作甚冤家。縣裏疊成文案，待六十日限滿，結解上濟州聽斷。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，赦前恩宥之事，已成減罪，把宋江脊杖二十，刺配江州牢城。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，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，名喚做斷杖刺配，又無苦主執證，衆人維持下來，都不甚深重。當廳帶上行枷，押了一道牒文，差兩個防送公人，無非是張千李萬。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，監押宋江到州衙前，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，都在那裏等候，置酒管待兩個公人，齎發了銀兩：教宋江換了衣服，打拴了包裹，穿上麻鞋。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：『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，魚米之鄉，特地使錢買將那裏去。你可寬心守耐，我自使四郎來望你，盤纏有便人常常寄去。你如今此去，正從那梁山泊過，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，切不可依隨他，教人罵做不忠不孝。此一節，牢記於心。孩兒路上慢慢地去，天可憐見，早得回來，父子團圓，兄弟完聚。』宋江灑淚拜辭了父親，兄弟宋清送一程路。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：『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。只有父親年紀高大，我又累被官司纏擾，背井離鄉而去。兄弟，你早晚只在家侍奉，休要爲我到江州來，撇棄了父親，無人看顧。我自江湖上相識多，見的那一個不相助，盤纏自有對付處。天若見憐，自有一日歸來也！』宋清灑淚拜



辭了，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宋江和兩個公人上路，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，又因他是個好漢，因此路上只是伏侍宋江。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，到晚投客店安歇了，打火做些飯喫，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。宋江對他說道：『實不相瞞你兩個說，我們今日此去，正從梁山泊邊過。山寨上有幾個好漢，聞我的名字，怕他下山來奪我，枉驚了你們。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，只揀小路過去，寧可多走幾里不妨。』兩個公人道：『押司，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？我們自認得小路過去，定不得撞着他們。』

當夜計議定了，次日起個五更來打火。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，只從小路裏走。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，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，宋江看了，只叫得苦。來的不是別人，爲頭的好漢，正是『赤髮鬼』劉唐，將領着三五十人，便來殺兩個公人。這張千李萬說做一堆，跪在地下。宋江叫道：『兄弟，你要殺誰？』劉唐道：『哥哥，不殺這兩個男女，等甚麼？』宋江道：『不要污了手，把刀來我殺便了。』兩個公人只叫得苦：『今番可不好了。』劉唐把刀遞與宋江，詩曰：

有罪當官不肯逃，  
逢人救解愈堅牢。

存心厚處生機巧，  
不殺公人卻借刀。

宋江接過，問劉唐道：『你殺公人何意？』劉唐說道：『奉山上哥哥將令，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，直要來鄆城縣劫牢，卻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，不會受苦。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，只怕路上錯了路道，教大小頭領分配去四路等候，迎接哥哥，便請上山。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？』宋江道：『這個不是你們弟兄抬舉宋江，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。若是如此來挾我，只是逼宋江性命，我不如死了。』把刀望喉下自刎。劉唐慌忙攀住脰膊道：『哥哥，且慢慢地商量。』就手裏奪了刀。宋江道：『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，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，那時卻待與你們相會。』劉唐道：『哥哥這話，小弟不敢主張。前

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裏專等，迎迓哥哥。容小弟着校請來商議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只是這句話，由你們怎地商量。」

小嘍囉去報不多時，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，後面數十騎馬跟着，飛到面前。下馬敘禮罷，花榮便道：「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？」宋江道：「賢弟，是甚麼話！此是國家法度，如何敢擅動！」吳學究笑道：

「我知兄長的意了。這個容易，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，晁頭領多時不會與仁兄相會，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，略請到山寨小敘片時，便送登程。」宋江聽了道：「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。」扶起兩個公人來，宋江道：「要他兩個放心，寧可我死，不可害他。」兩個公人道：「全靠押司救命。」

一行人都離了大路，來到蘆葦岸邊，已有船隻在彼。當時載過山前大路，卻把山輪教人抬了，直到斷金亭上歇了。叫小嘍囉四下裏去請衆頭領，都來聚會，迎接上山，到聚義廳上相見。晁蓋說道：「自從郟城救了性命，兄弟到此，無日不想大恩。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，光輝草寨，思報無門。」宋江答道：「小可自從別後，殺死淫婦，逃在江湖上，去了年半。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，偶在村店裏得有勇，稍尋家信，只說父親棄世。不想卻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，因此詐寫書來喚我回家。雖然明喚官詞，多得上下人看顧，不曾重傷。今配江州，亦是好處。適蒙呼喚，不敢不至。今來既見了尊顏，奈我限期相逼，不敢久住，只此告辭。」晁蓋道：「直如此忙！且請少坐。」兩個中間坐了，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，與他寸步不離。

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，分兩行坐下，小頭目一面斟酒。先是晁蓋把盞了，向後軍師吳學究，公孫勝起，至白勝，把盞下來。酒至數巡，宋江起身相謝道：「足見弟兄們相愛之情。宋江是個得罪囚人，不敢久停，只此告辭。」晁蓋道：「仁兄直如此見怪！雖然賢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，多與他些金銀，發付他回去，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，不道得治罪於他。」宋江道：「兄長這話休題。這等不是擡舉宋江，

明明的是苦我。家中上有老父在堂，宋江不會孝敬得一日，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，負累了他人？前者一時乘興，與衆位來相投，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，指引回家。父親說出這個緣故，情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，急斷配出來，又頻頻囑付。臨行之時，又千叮萬囑，教我休爲快樂，苦害家中，免累老父惶驚。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，小可不爭隨順了，便是上逆天理，下違父教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人，在世雖生何益？如不肯放宋江下山，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，便拜倒在地。晁蓋，吳用，公孫勝一齊扶起。衆人道：「既是哥哥堅意欲往江州，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，明日早送下山。」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裏喫了一日酒；教去了枷，也不肯除，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。

當晚住了一夜，次日早起來，堅心要行。吳學究道：「兄長聽稟：吳用有個至愛相識，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，姓戴，名宗，本處人稱爲戴院長。爲他有道術，一日能行八百里，人都喚他做「神行太保。」此人十分仗義疎財。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，與兄長去，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識。但有甚事，可教衆兄弟知道。」衆頭領挽留不住，安排筵宴送行，取出一盤金銀，送與宋江；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。就與宋江挑了包裹，都送下山來，一個個都作別了。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，到大路二十里外。衆頭領回上山去。

只說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，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，衆頭領一個個都拜宋江，又得他那裏若干銀兩，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。三個人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，早來到一個去處，望見前面一座高嶺。兩個公人說道：「好了！過得這條揭陽嶺，便是潯陽江，到江州卻是水路，相去不遠。」宋江道：「天色暄暖，趁早走過嶺去，尋個宿頭。」公人道：「押司說得是。」三個人廝趕着奔過嶺來。行了半日，巴過嶺頭，早看見嶺腳邊一個酒店，背靠巔崖，門臨怪樹，前後都是草房；由那樹蔭之下，挑出一個酒旆兒來。宋江見了，心中歡喜，便與公人道：「我們肚裏正饑渴哩！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，我們且買

碗酒喫再走。」三個人入酒店來，兩個公人把行李歇了，將水火棍靠在壁上，宋江讓他兩個公人「上首坐定，宋江下首坐了。半個時辰，不見一個人出來，宋江道：『怎地不見有主人家？』只聽得裏面應道：『來也！來也！』側首屋下，走出一個大漢來，怎生模樣：

赤色虬鬚亂撒，

紅絲虎眼睜圓。

揭額殺人魔祟，

鄆都催命判官。

那人出來，頭上一頂破頭巾，身穿一領布背心，露着兩臂，下面圍一條布手巾，看着宋江三個人唱個喏道：『客人，打多少酒？』宋江道：『我們走得肚饑，你這裏有甚麼肉賣？』那人道：『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。』宋江道：『最好。你先切二斤熟牛肉來，打一角酒來。』那人道：『客人休怪說，我這裏嶺上賣酒，只是先交了錢，方纔喫酒。』宋江道：『倒是先還了錢喫酒，我也喜歡。等我先取銀子與你。』宋江便去打開包裹，取出些碎銀子。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睨着，見他包裹沉重，有些油水，心內自有八分歡喜。接了宋江的銀子，便去裏面舀一桶酒，切一盤牛肉出來，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，一面篩酒。三個人一頭喫，一面口裏說道：『如今江湖上歹人多，有萬千好漢着了道兒的。酒肉裏下了蒙汗藥，麻翻了，劫了財物，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。我只是不信，那裏有這話！』賣酒的人笑道：『你三個說了，不要喫；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。』宋江笑道：『這個大哥聽見我們說着麻藥，便來取笑。』兩個公人道：『大哥，熱喫碗也好。』那人道：『你們要熱喫，我便將去盪來。』那人盪熱了，將來篩做三碗。正走饑渴之中，酒到口，如何不喫？三人各喫了一碗下去，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，口角邊流下涎水來，你揪我扯，望後便倒。宋江跳起來道：『你兩個怎地喫的一碗，便恁醉了？』向前來扶他，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，撲地倒了，光着眼，都面面廝觑，麻木了，動彈不得。酒店裏那人道：『慚愧！好幾日沒買賣，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。』先把宋江倒拖了，入去山巖邊人肉作房裏，放在剝人凳上；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。那

人再來，卻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。解開看時，都是金銀，那人自道：『我開了許多年酒店，不會遇着這等一個囚徒。量這等一個罪人，怎地有許多財物？卻不是從天降下，賜與我的！』那人看罷包裹，卻再包了，且去門前，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剝。

立在門前看了一回，不見一個男女歸來，只見嶺下這邊三個人奔上嶺來。那人卻認得，慌忙迎接着道：『大哥，那裏去來！』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：『我們特地上嶺來接一個人，料道是來的程途日期了。我每日出來，只在嶺下等候，不見到，正不知在那裏擔擱了。』那人道：『大哥卻是等誰？』那大漢道：『等個奢遮的好男子，』那人問道：『甚麼奢遮的好男子？』那大漢答道：『你敢也聞他的大名，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。』那人道：『莫不是江湖上說的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？』那大漢道：『正是此人。』那人又問道：『他卻因甚打這裏過？』那大漢道：『我本不知。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，說道：「鄆城縣宋押司宋江，不知爲甚麼事發在濟州府，斷配江州牢城。」我料想他必從這裏過來，別處又無路。他在鄆城縣時，我尙且要去和他廝會，今次正從這裏經過，如何不結識他？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，接了他四五日，並不見有一個囚徒過來。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步上山嶺，來你這裏買碗酒喫，就望你一望。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？』那人道：『不瞞大哥說，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，今日謝天地，捉得三個行貨，又有些東西。』那大漢慌忙問道：『三個甚麼人？』那人道：『兩個公人，和一個罪人。』那漢失驚道：『這囚徒莫不是黑矮肥胖的人？』那人應道：『真個不十分長大，而貌紫棠色。』那大漢連忙問道：『不會動手麼？』那人答道：『方纔拖進作房去，等火家未回，不會開剝。』那大漢道：『等我認他一認。』當下四個人進山巖邊人肉作房裏，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，顛倒頭放在地下。那大漢看見宋江，却又不認得；相他臉上金印，又不分曉。沒可尋思處，猛想起道：『且取公人的包裹來，我看他公文便知。』那人道：『說得是。』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，見了一錠大銀，上有若干散碎銀兩，解

開文書袋來，看了差批，衆人只叫得『慚愧！』那大漢便道：『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，早是不會動手，爭些兒誤了我哥哥性命。』正是：

冤讎還報難迴避，  
機會遭逢莫遠圖。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  
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那大漢便叫那人：『快討解藥來，先救起我哥哥。』那人也慌了，連忙調了解藥，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裏，先開了枷，扶將起來，把這解藥灌將下去。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，那大漢扶住着，漸漸醒來，光着眼，看了衆人立在前，又不認得，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，納頭便拜。宋江問道：『是誰？我不是夢中麼？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。宋江答禮道：『兩個大哥請起。這裏正是那裏？不敢動問二位高姓？』那大漢道：『小弟姓李，名俊，祖貫廬州人氏，專在揚子江中撐船公爲生，能識水性，人都呼小弟做『混江龍』李俊便是。這個賣酒的，是此間揭陽嶺人，只靠做私商道路，人盡呼他做『催命判官』李立。這兩個兄弟，是此間潯陽江邊人，專販私鹽來這裏貨賣，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。大江中伏得水，駕得船。是弟兄兩個，一個喚做『出洞蛟』童威，一個叫做『翻江蜃』童猛。』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。宋江問道：『却纔麻翻了宋江，如何却知我姓名？』李俊道：『小弟有個相識，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，說起哥哥大名，爲事發在江州牢城。李俊往常思念，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，只爲緣分淺薄，不能勾去。今聞仁兄來江州，必從這裏經過，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，不見來。今日無心，天幸使令李俊同兩個弟兄上嶺來，就買杯酒喫，遇見李立，說將起來。因此小弟大驚，慌忙去作房裏看了，却又不認得哥哥。猛可思量起來，取討公文看了，纔知道是哥哥。不敢拜問仁兄，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，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？』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，直至石勇村店寄書，回家事發，今次配來江州，備細說了一遍，四人稱歎不已。李立道：『哥哥何不只在此間住了，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。』宋江答道：『梁山泊苦死相留，我尙兀自

不肯住，恐怕連累家中老父。此間如何住得？」李俊道：「哥哥義士，必不肯胡行，你快救起那兩個公人來。」李立連忙叫了火家，已都歸來了，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，把解藥灌將下去，救得兩個公人起來，面面廝顧道：「我們想是行路辛苦，恁地容易得醉！」衆人聽了都笑。

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，在家裏過了一夜。次日，又安排酒食管待，送出包裹，還了宋江并兩個公人。當時相別了，宋江自和李俊，童威，童猛，兩個公人下嶺來，運到李俊家歇下。置備酒食，慇懃相待，結拜宋江爲兄，留住家裏過了數日。宋江要行，李俊留不住，取些銀兩齋發兩個公人。宋江再帶上行枷，收拾了包裹行李，辭別李俊，童猛，童威，離了揭揚嶺下，取路望江州來。

三個人行了半日，早是未牌時分，行到一個去處，只見人煙輻集，井市諠譁。正來到市鎮上，只見那裏一夥人圍住觀看。宋江分開人叢，挨入去看時，卻原來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。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脚，看他使了一回鎗棒。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，又使了一回拳，宋江喝采道：「好鎗棒拳脚！」那人卻拿起一個盤子來，口裏開科道：「小人遠方來的人，投貴地特來就事，雖無驚人的本事，全靠恩官作成，遠處誇稱，近方賣弄，如要筋骨膏藥，當下取購；如不用膏藥，可煩賜些銀兩銅錢齋發，休教空過了。」那教頭把盤子掠了一遭，沒一個出錢與他。那漢又道：「看官高擡貴手。」又掠了一遭，衆人都白着眼看，又沒一個出錢賞他。宋江見他惶恐，掠了兩遭，沒人出錢，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。宋江叫道：「教頭，我是一個犯罪的人，沒甚與你。這五兩白銀，權表薄意，休嫌輕微！」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，托在手裏，便收科道：「恁地一個有名的揭揚嶺上，沒一個曉事的好漢，擡舉咱家！難得這位恩官，本身現自爲事在官，又是過往此間，顛倒齋發五兩白銀，正是：

當年却笑鄒元和，

只向青樓買笑歌。

慣使不論家豪富，

風流不在着衣多。

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。自家拜揖，願求恩官高姓大名，使小人天下傳揚。宋江答道：『教師，量這些東西，值得幾多，不須致謝。』正說之間，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，分開人衆，搶近前來，大喝道：『兀那廝是甚麼烏漢？那裏來的囚徒？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！』搦着雙拳來打宋江。不因此起相爭，有分教：潯陽江上，聚數籌攪海蒼龍的好漢；梁山泊中，添一夥爬山猛虎的英雄。畢竟那漢爲甚麼要打宋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七回

『沒遮攔』追趕『及時雨』

『船火兒』夜鬧潯陽江

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贖發了那個教師，只見這潯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，睜着眼喝道：『這廝那裏學得這些烏鎗棒，來俺這潯陽鎮上逞強，我已分付了衆人休保他，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，把銀子賞他，滅俺潯陽鎮上的威風！』宋江應道：『我自賞他銀兩，卻干你甚事？』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：『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？』宋江道：『做甚麼不敢回你話？』那大漢提起雙拳，劈臉打來，宋江躲個過。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，宋江卻待要和他放對，只見那個使鎗棒的教師從人背後趕將來，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，一隻手提住腰膀，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，踉蹌一交，顛翻在地。那大漢卻待掙扎起來，又被這教師只一脚踢翻了。兩個公人勸住教師，那大漢從地下爬將起來，看了宋江和教師說道：『使得使不得，叫你兩個不要慌。』一直望南去了。

宋江且請問：『教頭高姓？何處人氏？』教師答道：『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，姓薛，名永，祖父是老種經略相公帳前軍官，爲因惡了同僚，不得陞用，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，江湖上但呼小人「病大蟲」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？』宋江道：『小可姓宋，名江，祖貫鄆城縣人氏。』薛永道：『莫非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麼？』宋江道：『小可便是。』薛永聽罷，便拜，宋江連忙扶住道：『少敘三杯如何？』薛永道：『好，正要拜識尊顏，小人無門得遇兄長。』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，同宋江便往附近酒肆內去喫酒。只見酒家說道：『酒肉自有，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喫。』宋江問道：『緣何不賣與我們喫？』酒家道：『却纔和你們廝打的大漢，已使人分付了：若是賣與你們喫時，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。我這裏却是不敢惡他。這人是此間潯陽鎮上一霸，誰敢不聽他說？』宋江道：『既然恁地，我們去休，那廝必然要來尋鬧。』薛

水道：『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，一兩日間，也來江州相會。兄長先行。』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，辭別了自去。

宋江只得自和兩個公人也離了酒店，又自去一處喫酒，那店家說道：『小郎已日都分付了，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喫？你枉走，枉自費力，不濟事。』宋江和兩個公人都則聲不得。連連走了幾家，都是一般話說。三個來到市梢盡頭，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，正待要去投宿，却被他那裏不肯相容。宋江開時都道：『他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，不許安着你們三個。』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，三個便拽開脚步，望大路上走着，看見一輪紅日低墜，天色昏暗，但見：

暮煙迷遠岫，寒霧鎖長空。群星拱皎月爭輝，綠水共青山鬪碧。疎林古寺，數聲鐘韻悠揚；小浦漁舟，幾點殘燈明滅。枝上子規啼夜月，園中粉蝶宿花叢。

宋江和兩個公人見天色晚來，心裏越慌。三個商量道：『沒來由看使鎗棒，惡了這廝！如今閃得前不巴村，後不着店，却是投那裏去宿是好？』只見遠遠地小路上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。宋江見了道：『兀那裏燈光明處，必有人家，遮莫怎地陪個小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』公人看了道：『這燈光處又不正路上。』宋江道：『沒奈何。雖然不在正路上，明日多行三二里，却打甚麼不緊。』三個人當時落路來，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。

宋江和兩個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，莊客聽得，出來開門道：『你是甚人？黃昏半夜來敲門打戶！』宋江陪着小心答道：『小人是個犯罪配送江州的人。今日錯過了宿頭，無處安歇，欲求貴莊借宿一宵，來早依例拜納房金。』莊客道：『既是恁地，你且在這裏少待，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，可容卽歇。』莊客入夫通報了，復翻身出來說道：『太公相請。』宋江和兩個公人到裏面草堂上參見了莊主太公，太公分付，教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，就與他們些晚飯喫。莊客聽了，引去門首草房下，點起一碗燈，教三個歇定了；取

三分飯食，羹湯，菜蔬，教他三個喫了。莊客收了碗碟，自入裏面去。兩個公人道：『押司，這裏又無外人，一發除了行枷，快活睡一夜，明日早行。』宋江道：『說得是。』當時去了行枷，和兩個公人去房外淨手，看見星光滿天；又見打麥場邊屋後，是一條村僻小路，宋江看在眼裏。三個淨了手，入進房裏，關上門去睡。宋江和兩個公人道：『也難得這個莊主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。』正說間，聽得莊裏有人點火把，來打麥場上，到處照看。宋江在門縫裏張時，見是太公引着三個莊客，把火在到處照看。宋江對公人道：『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都要自來照管。這早晚也未會去睡，一地裏親自點看。』

正說之間，只聽得外面有人叫開莊門，莊客連忙來開了門，放入五七個人來，爲頭的手裏拿着朴刀，背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。火把光下，宋江張看時，那個提朴刀的，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他們的那漢。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：『小郎，你那裏去。？和甚人廝打？日晚了，拖鎗拽棒？』那大漢道：『阿爹不知，哥哥在家裏麼？』太公道：『你哥哥喫得醉了，去睡在後面亭子上。』那漢道：『我自去叫他起來，我和他趕人。』太公道：『你又和誰合口，叫起哥哥來時，他却不肯干休。你且對我說這緣故。』那漢道：『阿爹，你不知，今日鎮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子，——巨耐那廝不先來見我弟兄兩個，便去鎮上撒科賣藥，教使鎗棒，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，分文不要與他賞錢，不知那裏走一個囚徒來，那廝做好漢出尖，把五兩銀子賞他，減俺揭陽鎮上威風。我正要打那廝，却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，打了一頓，又踢了我一脚，至今腰裏還疼。我已教人四下裏分付了酒客店，不許着這廝們喫酒安歇，先教那廝三個今夜沒存身處。隨後喫我叫了賭房裏一夥人，趕將去客店裏拿得那賣藥的來，儘氣力打了一頓，如今把來吊在都頭家裏。明日送去江邊，細做一塊，拋在江裏，出那口烏氣。却只趕這兩個公人押的囚徒不着，前面又沒客店，竟不知投那裏去宿了。我如今叫起哥哥來，分投趕去，捉拿這廝。』太公道：『我兒休恁地短命相。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，却于你甚事！你去打他做甚麼？可知道着他打了，也不會傷重。快依我口便罷，休教哥哥得知。』

你被人打了，怎肯干罷？又是去害人性命！你依我說，且去房裏睡了。半夜三更，莫去敲門打戶，激惱村坊。你也積些陰德。」那漢不顧太公說，拿着朴刀，逕入莊內去了。太公隨後也趕入去。

宋江聽罷，對公人說道：『這般不巧的事，怎生是好？却又撞在他家投宿，我們只宜走了好。倘或這厮得知，必然把我害了性命。便是太公不說，莊客如何敢瞞？』兩個公人都道：『說的是，事不宜遲，及早快走。』宋江道：『我們休從大路出去，撥開屋後一堵墻子出去罷。』兩個公人挑了包裹，宋江自提了行枷，便從房裏挖開屋後一堵墻子，三個人便趁星月之下，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。正是慌不擇路，走了一個更次，望見前面滿目蘆花，一派大江，滔滔浪滾，正來到潯陽江邊。有詩爲證：

撞入天羅地網來，  
宋江時蹇實堪哀。

纔離黑煞凶神難，  
又遇喪門白虎災。

只聽得背後喊叫，火把亂明，吹風胡哨趕將來，宋江只叫得苦道：『上蒼救一救則個！』三人躲在蘆葦叢中，望後面時，那火把漸近，三人心裏越慌，脚高步低，在蘆葦裏撞。前面一看，不到天盡頭，早到地盡處。定自一觀，看見大江攔截，側邊又是一條闊港。宋江仰天歎道：『早知如此的苦，權且在梁山泊也罷。誰想直斷送在這裏？』

宋江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見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。宋江見了，便叫梢公且把船來救我們三個，俺與你幾兩銀子。那梢公在船上問道：『你三個是甚麼人？却走在這裏來？』宋江道：『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，一味地撞在這裏。你快把船來渡我們，我多與你些銀兩。』那梢公聽得多與銀兩，把船便放攏來，三個連忙跳上船去，一個公人便把包裹丟下艙裏，一個公人便將水火棍揲開了船。那梢公一頭搭上櫓，一面聽着包裹落艙，有些好響聲，心裏暗喜歡。把櫓一搖，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裏去。岸上那夥趕來的人，早趕到灘頭，有十數個火把，爲頭兩個大漢，各挺着一條朴刀，隨後有二十餘人，各執鎗棒，口裏叫道：

『你那梢公，快搖船攏來！』宋江和兩個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裏，說道：『梢公，却是不要攏船，我們自多與你些銀子相謝。』那梢公點頭，只不應岸上的人，把船望上水嘩嘩啞啞的搖將去。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：『你那梢公，不搖攏船來，教你都死！』那梢公冷笑幾聲，也不應。岸上那夥人又叫道：『你是那個梢公？直恁大膽！不搖攏來！』那梢公冷笑應道：『老爺叫做張梢公，你不要咬我鳥。』岸上火把叢中那個長漢說道：『元來是張大哥，你見我弟兄兩個麼？』那梢公應道：『我又不瞎，做甚麼不見你？』那長漢道：『你既見我時，且搖攏來和你說話。』那梢公道：『有話明朝來說，趁船的要去得緊。』那長漢道：『我弟兄兩個正要捉這趁船的三個人。』那梢公道：『趁船的三個都是我家親眷，衣食父母，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麵了來。』那長漢道：『你且搖攏來和你商量。』那梢公又道：『我的衣飯，倒搖攏來把與你，你到樂意！』那長漢道：『張大哥，不是這般說，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，你且攏來。』那梢公一頭搖櫓，一面說道：『我自好幾日接得這個主顧，却是不搖攏來，倒喫你接了去！你兩個只得休怪，改日相見。』宋江不曉得梢公話裏藏關，在船艙裏悄悄的和兩個公人說：『真難得這個梢公救了我們三個性命。又與他分說，不要忘了他恩德。却不是幸得這隻船來渡了我們。』

却說那梢公搖開船去，離得江岸遠了，三個人艙裏望岸上時，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。宋江道：『慚愧！正是「好人相逢，惡人遠離。」且得脫了這場災難。』只見那梢公搖着櫓，口裏唱起湖州歌來。唱道：

老爺生長在江邊，  
不怕官司不怕天。

昨夜華光來趁我，

臨行奪下一金磚。

宋江和兩個公人聽了這首歌，都酥軟了，宋江又想道：『他是唱要。』

三個正在那裏議論未了，只見那梢公放下櫓，說道：『你這個撮鳥，兩個公人，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，今日却撞在老爺手裏！你三個却是要喫板刀麵？却是要喫餛飩？』宋江道：『家長休要取笑！怎地喚

做板刀麵？怎地是餛飩？」那梢公睜着眼道：「老爺和你耍甚鳥！若還要喫板刀麵時，俺有一把潑風也似快刀在這艙板底下，我不消三刀，我只一刀一個，都剝你三個人下水去；你若耍喫餛飩時你三個快脫了衣裳，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。」宋江聽罷，扯定兩個公人說道：「却是苦也！正是『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』」那梢公喝道：「你三個好好商量，快回我話。」宋江答道：「梢公不知，我們也是沒奈何，犯下了罪，迭配江州的人，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個！」那梢公喝道：「你說甚麼閒話！饒你三個，我半個也不饒你。老爺喚做有名的檢張爺爺來，也不認得爹，去也不認得娘。你便都閉了鳥嘴，快下水裏去！」宋江又求告道：「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，財帛，衣服等項，盡數與你，只饒了我三人性命。」那梢公便去艙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，大喝道：「你三個要怎地？」宋江仰天歎道：「爲因我不敬天地，不孝父母，犯下罪責，連累了你兩個。」那兩個公人也扯着宋江道：「押司，罷，罷，我們三個一處死休。」那梢公又喝道：「你三個好好快脫了衣裳，跳下江去。跳便跳，不跳時，老爺便剝下水裏去。」

宋江和那兩個公人抱做一塊，恰待要跳水，只見江面上，咿咿啞啞聲響亮，宋江探頭看時，一隻快船飛也似從上水頭搖將下來。船上有三個人，一條大漢手裏橫着托叉，立在船頭上；梢頭兩個後生，搖着兩把快櫓，星光之下，早到面前。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：「前面是甚麼梢公，敢在當港行事？船裏貨物，見者有分。」這船梢公回頭看了，慌忙應道：「原來却是李大哥，我只道是誰來？大哥又去做買賣，只是不會帶挈兄弟。」大漢道：「張家兄弟，你在這裏又弄這一手！船裏甚麼行貨？有些油水麼？」梢公答道：「教你得知好笑。我這幾日沒道路，又賭輸了，沒一文，正在沙灘上悶坐，岸上一夥人趕着三頭行貨來我船裏。却是鳥兩個公人，解一個黑矮囚徒，正不知是那裏人。他說道：迭配江州來的，却又項上不带行枷。趕來的岸上一夥人，却是鎮上穆家哥兒兩個，定要討他，我見有些油水喫，我不還他。」船上那大漢道：「咄，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？」宋江聽得聲音廝熟，便船裏叫道：「船上好漢是誰？救宋江則個！」

那大漢失驚道：『真個是我哥哥，幸未做出來。』宋江鑽出船上來看時，星光明亮，那立在船頭上的大漢不是別人，正是：

家住潯陽江浦上，最稱豪傑英雄。眉濃眼大面皮紅。髭鬚垂鐵線，語話若銅鐘。凜凜身軀長八尺，能揮利劍霜鋒，衝波躍浪立奇功。廬州生李俊，綽號『混江龍。』

那船頭上立的大漢，正是『混江龍』李俊，背後船梢上兩個搖櫓的，一個是『出洞蛟』童威，一個是『翻江蜃』童猛。

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，便跳過船來，口裏叫苦道：『哥哥驚恐。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個，誤了仁兄性命。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，棹船出來江裏，趕些私鹽，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！』那梢公呆了半晌，做聲不得，方纔問道：『李大哥，這黑漢便是山東『及時雨』宋公明麼？』李俊道：『可知是哩！』那梢公便拜道：『我那爺，你何不早通個大名，省得着我做出歹事來，爭些兒傷了仁兄。』宋江問李俊道：『這個好漢是誰？高姓何名？』李俊道：『哥哥不知，這個好漢却是小弟結義的兄弟，原是小孤山下人氏，姓張，名橫，綽號『船火兒』，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。』宋江和兩個公人都笑起來。

當時兩隻船並着搖奔灘邊來，纜了船，船裏扶宋江并兩個公人上岸。李俊又與張橫說道：『兄弟，我常常和你說，天下義士，只除非山東『及時雨』鄆城宋押司，今日你可仔細認着。』張橫敲開火石，點起燈來，照着宋江，撲翻身，又在沙灘上拜道：『望哥哥恕兄弟罪過！』宋江看那張橫時，但見：

七尺身軀三角眼，黃髯赤髮紅睛，潯陽江上有聲名。衝波如水怪，躍浪似飛鯨，惡水狂風都不懼，蛟龍見處魂驚。天差列宿害生靈。小孤山下住，船火號張橫。

張橫拜罷問道：『義士哥哥爲何事配來此間？』李俊便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，今來迭配江州。張橫聽了說道：『好教哥哥得知，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個，長的便是小弟，我有個兄弟，却又了得，渾身雪練

也似一身白肉。沒得四五十里水面，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，在水裏一似一根白條；更兼一身好武藝，因雲人起他一個異名，喚做「浪裏白條」張順。當初我弟兄兩個，只在揚子江邊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。」宋江道：「願聞則個。」張橫道：「我弟兄兩個，但賭輸了時，我便先駕一隻船渡在江邊淨處做私渡。有那一些客人貪省貫百錢的，又要快，便來下我船。等船裏都坐滿了，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單身客人，背着一個大包，也來趁船。我把船搖到半江裏，歇了櫓，拋了釘，插一把板刀，却討船錢，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，我便定要他三貫。却先問兄弟討起，教他假意不肯還我，我便把他束起手，一手揪住他頭，一手提定腰膀，撲通地擲下江裏，排頭兒定要三貫，一個個都驚得呆了，把出來不迭。都斂得足了，却送他到僻淨處上岸。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，等沒了人，却與兄弟分錢去賭。那時我兩個只靠這條道路過日。」宋江道：「可知江邊多有主顧來尋你私渡！」李俊等都笑起來。張橫又道：「如今我弟兄兩個都改了業，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；兄弟張順，他却如今自在江州販賣魚牙子。如今哥哥去時，小弟寄一封書去；只是不識字，寫不得。」李俊道：「我們去村裏央個門館先生來寫。」留下童威童猛看船。三個人跟了李俊，張橫提了燈，投村裏來。

走不過半里路，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。張橫說道：「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。」李俊道：「你說兀誰弟兄兩個？」張橫道：「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兒兩個。」李俊道：「一發叫他兩個前來拜見哥哥。」宋江連忙說道：「使不得，他兩個趕着要捉我。」李俊道：「仁兄放心。他弟兄不知是哥哥。他亦是我們一路人。」李俊用手一招，胡哨了一聲，只見火把人伴都飛奔將來。看見李俊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，那弟兄二人大驚道：「二位大哥如何與這三人廝熟？」李俊大笑道：「你道他是兀誰？」那二人道：「便是不認得。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，滅俺鎮上威風，正待要捉他。」李俊道：「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「及時雨」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，你兩個還不快拜。」那弟兄兩個撇了朴刀，撲翻身便拜道：「聞名



久矣，不期今日方得相會。却纔甚是冒瀆，犯傷了哥哥，望乞憐憫恕罪。」宋江扶起二位道：「壯士，願求大名。」李俊便道：「這弟兄兩個，是此間富戶，哥哥姓穆名弘，綽號『沒遮欄』；兄弟穆春，喚做『小遮欄』，」是揭陽鎮上一霸。我這裏有三霸，哥哥不知，一發說與哥哥知道。揭陽嶺上嶺下，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；揭陽鎮上，是他弟兄兩個一霸；潯陽江邊做私商的，却是張橫張順兩個一霸。以此謂之三霸。」宋江答道：「我們如何省得？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，望乞放還了薛永。」穆弘笑道：「便是使鎗棒的那廝？哥哥放心，隨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。我們且請仁兄到敝莊伏禮請罪。」李俊說道：「最好。最好。便到你莊上去。」穆弘叫莊客着兩個去看了船隻，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會。一面又着人去莊上報知，置辦酒食，殺羊宰豬，整理筵宴。

一行衆人等了童威，童猛，一同取路投莊上來，却好五更天氣。都到莊裏，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，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。宋江看那穆弘時，端的好表人物，但見：

面似銀盆身似玉，頭方眼細眉單，威風凜凜逼人寒。靈官離斗府，佑聖下天關。武藝高張心膽大，陣前不肯空還，攻城野戰奪旗旛。穆弘真壯士，入號『沒遮欄』。

宋江與穆太公對坐。說話未久，天色明朗，穆春已取到『病大蟲』薛永進來，一處相會了。穆弘安排筵席，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，至晚都留在莊上歇宿。次日，宋江要行，穆弘那裏肯放，把衆人都留莊上，陪侍宋江去鎮上閒玩，觀看揭陽市村景致。又住了三日，宋江怕違了限次，堅意要行，穆弘并衆人苦留不住，當日做個送路筵席。次日早起來，宋江作別穆太公并衆位好漢，臨行分付薛永，且在穆弘處住幾時，却來江州，再得相會。穆弘道：「哥哥但請放心，我這裏自看顧他。」取出一盤金銀，送與宋江，又齎發兩個公人些銀兩。臨動身，張橫在穆弘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，央宋江付與張順，當時宋江收放包裹內。一行人都送到潯陽江邊。穆弘叫隻船來，取過先頭行李下船。衆人都在江邊，安排行枷，取酒食上船餞

行，黨下衆人灑淚而別。李俊，張橫，穆弘，穆春，薛永，童威，童猛一行人，各自回家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。這梢公非比前番，拽起一帆風篷，早送到江州上岸。宋江依前帶上行枷，兩個公人取出文書，挑了行李，直奔江州府前來，正值府尹陞廳。原來那江州知府，姓蔡，雙名得章，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，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。那人爲官貪濫，作事驕奢。爲這江州是個錢糧浩大的去處，抑且人廣物盈，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。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下了公文，押宋江投廳下。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，便問道：『你爲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？』兩個公人告道：『於路上春雨淋漓，却被水濕壞了。』知府道：『快寫個帖來，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，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。』這兩個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。當時江州府公人齎了文帖，監押宋江并同公人，出州衙，前來酒店裏買酒喫。宋江取三兩來銀子，與了江州府公人，當討了收管，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裏聽候。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，交割，討了收管，自回江州府去了。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，千酬萬謝，相辭了入城來。兩個自說道：『我們雖是喫了驚恐，却賺得許多銀兩。』自到州衙府裏伺候，討了回文，兩個取路往濟州去了。

話裏只說宋江又自央浼人，請差撥到單身房裏，送了十兩銀子與他；管營處又自加倍送十兩并人事；營裏管事的人，并使喚的軍健人等，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。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。少刻引到點視廳前，除了行枷，參見管營，只爲得了賄賂，在廳上說道：『這個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：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，但凡新入流配的人，須先喫一百殺威棒，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。』宋江告道：『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，至今未曾痊可。』管營道：『這漢端的似有病的，不見他面黃肌瘦，有些病症。且與他權寄下這頓棒。此人既是縣吏出身，着他本營抄事房做個抄事。』當時立了文案，便教發去抄事。宋江謝了，去單身房取了行李，到抄事房安頓了。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，都買酒來與他慶賀。次日，宋江置備酒食，與衆

人回禮。不時間，又請差撥牌頭遞杯，管營處常常送禮物與他。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，都把來結識他們。住了半月之間，滿營裏沒一個不歡喜他。自古道：『世情看冷煖，人面逐高低。』

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，那差撥說與宋江道：『賢兄，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，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？今已一句之上。他明日下來時，須不好看。』宋江道：『這個不妨。那人要錢，不與他。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，只顧問宋江取不妨；那節級要時，一文也沒。等他下來，宋江自有話說。』差撥道：『押司，那人好生利害，更兼手脚了得。倘或有些言語高低，喫了他些羞辱，却道我不與你通知。』宋江道：『兄長由他。但請放心，小可自有措置。敢是送些與他，也不見得；他有個不敢要我的，也不見得。』正恁的說未了，只見牌頭來報道：『節級下在這裏了，正在廳上大發作，罵道：「新到配軍，如何不送常例錢來與我？」』差撥道：『我說是麼？那人自來，連我們都怪。』宋江笑道：『差撥哥哥休罪，不及陪侍，改日再得作杯。小可且去和他說話。』差撥也起身道：『我們不要見他。』宋江別了差撥，離了抄事房，自來點視廳上，見這節級。

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廝見，有分教，江州城裏，翻爲虎窟狼窩；十字街頭，變作屍山血海。直教撞破天羅歸水滸，掀開地網上梁山。畢竟宋江來與這個節級怎麼相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# 第三十八回

『及時雨』會『神行太保』

『黑旋風』闖『浪裏白跳』

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，出抄事房來，到點視廳上看時，見那節級撥條凳子坐在廳前，高聲喝道：『那個是新配到囚徒？』牌頭指着宋江道：『這個便是。』那節級便罵道：『你這黑矮殺才，倚仗誰的勢要，不送常例錢來與我？』宋江道：『人情人情，在人情願，』你如何逼取人財？好小哉相！』兩邊看的人聽了，倒捏兩把汗。那人大怒，喝罵：『賊配軍，安敢如此無禮！顛倒說我小哉！那兜馱的，與我背起來，且打這廝一百訊棍。』兩邊營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，見說要打他，一闕都走了，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。那人見衆人都散了，肚裏越怒，拿起訊棍，便奔來打宋江。宋江說道：『節級，你要打我，我得何罪？』那人大喝道：『你這賊配軍，是我手裏行貨，輕咳嗽便是罪過。』宋江道：『你便尋我過失，也不到得該死。』那人怒道：『你說不該死，我要結果你也不難，只似打殺一個蒼蠅。』宋江冷笑道：『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，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，却該怎地？』那人聽了這話，慌忙丟了手中訊棍，便問道：『你說甚麼？』宋江又答道：『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，你問我怎的？』那人慌了手脚，拖住宋江問道：『你正是誰？那裏得這話來？』宋江笑道：『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。』那人聽了大驚，連忙作揖說道：『原來兄長正是「及時雨」宋公明。』宋江道：『何足掛齒！』那人便道：『兄長，此間不是說話處，未敢下拜。同往城裏敘懷，請兄長便行。』宋江道：『好，節級少待，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。』

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用的書，自帶了銀兩，出來鎖上房門，分付牌頭看管，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內，奔入江州城裏來，去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。那人問道：『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？』宋江懷中取出書來，遞與那人！那人拆開封皮，從頭讀了，藏在袖內，起身望齊宋江便拜。宋江慌忙答禮道：『適聞言語衝撞

休怪，休怪！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的發下牢城營裏來。往常時，但是發來的配軍，常例送銀五兩，今番已經十數日，不見送來，今日是個閒暇日頭，因此下來取討，不想却是仁兄。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，萬望恕罪！」宋江道：「差撥亦會常對小可說起大名。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，又不知足下住處，亦無因入城，特地只等尊兄下來，要與足下相會一面，以此耽誤日久。不是爲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，只想尊兄必是自來，故意延挨。今日幸得相見，足慰平生之願。」說話的那人是誰？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。那時候宋朝金陵一路節級，都稱呼「家長」；湖南一路節級，都稱呼做「院長。」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，但出路時，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，把兩個甲馬拴在兩隻腿上，作起「神行法」來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；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，便一日能行八百里。因此人都稱做「神行太保」戴宗。有臨江仙爲證：

面闊脣方神眼突，瘦長清秀人材，皂紗巾畔翠花開。黃旗書令字，紅串映宣牌。健足欲追千里馬，羅衫常惹塵埃。「神行太保」術奇哉；途程八百里，朝去暮還來。

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，戴宗宋江俱各大喜。兩個坐在閣子裏，叫那賣酒的過來，安排酒菓，餚饌，菜蔬來，就酒樓上兩個飲酒。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，衆人相會的事務，戴宗也傾心吐膽，把和這吳學究相交來往的事，告訴了一遍。

兩個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，纔飲得兩三杯酒，只聽樓下喧鬧起來，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，對戴宗說道：「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，沒奈何，煩院長去解拆則個。」戴宗問道：「在樓下作鬧的是誰？」過賣道：「便是時常同院長走的那個喚做「鐵牛」李大哥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。」戴宗笑道：「又是這廝在下面無禮，我只道是甚麼人，兄長少坐，我去叫了這廝上來。」戴宗便起身下去，不多時，引着一個黑漢漢大漢上樓來。宋江看見，喫了一驚，便問道：「院長，這大哥是誰？」戴宗道：「這個是小弟身邊牢裏一

個小牢子，姓李，名遠，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；本身一個異名，喚做「黑旋風」李遠。他鄉中都叫他做「李鐵牛。」因爲打死了人，逃走出來，雖遇赦宥，却流落在江州，不會還鄉。爲他酒性不好，多人懼他。能使兩把板斧，及會拳棍，見今在此牢裏勾當。」有詩爲證：

家住沂州翠嶺東，  
殺人放火恣行兇。

不搽煤墨渾身黑，  
似着硃砂兩眼紅。

閑向溪邊磨巨斧，  
悶來巖畔斫喬松。

力如牛猛堅如鐵，  
撼地搖天「黑旋風」。

李遠看着宋江問戴宗道：「哥哥，這黑漢子是誰？」戴宗對宋江笑道：「押司，你看這廝怎麼箇箇，全不識些體面。」李遠便道：「我問大哥：怎地是箇箇？」戴宗道：「兄弟，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，你倒却說「這黑漢子是誰，」這不是箇箇，却是甚麼？我且與你說知：這位仁兄，便是閑常你要去投奔他的義士哥哥。」李遠道：「莫不是山東「及時雨」黑宋江？」戴宗喝道：「咄，你這廝敢如此犯上，直言叫喚，全不識些高低，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？」李遠道：「若真個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，若是閒人，我却拜甚鳥！節級哥哥，不要哄我拜了，你却笑我。」宋江便道：「我正是山東黑宋江。」李遠拍手叫道：「我那爺，你何不早說些個，也叫鐵牛歡喜。」撲翻身軀便拜。宋江連忙答禮，說道：「壯士大哥請坐。」戴宗道：「兄弟，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。」李遠道：「不耐煩小盞喫，換個大碗來篩。」宋江便問道：「却纔大哥爲何在樓下發怒？」李遠道：「我有一錠大銀，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，却問這主人家挪借十兩銀子，去贖那大銀出來，便還他，自要些使用。叵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，却待要和那廝放對，打得他家粉粹，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。」宋江道：「只用十兩銀子去取，不要利錢麼？」李遠道：「利錢已有在這裏了，只要十兩本錢去討。」宋江聽罷，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，把與李遠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將去贖來用

度。』戴宗要阻當時，宋江已拆出來了。李逵接得銀子，便道：『却是好也！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，贖了銀子便來送還，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。』宋江道：『且坐一坐，喫幾碗了去。』李逵道：『我去便來。』推開簾子，下樓去了。戴宗道：『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，却纔小弟正欲阻當，兄長已把在他手裏了。』宋江道：『却是爲何？』戴宗道：『這廝雖是耿直，只是貪酒好賭。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，兄長喫他賺漏了這個銀去。他慌忙出門，必是去賭。若還贏得時，便有的送來還哥哥；若是輸了時，那裏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，戴宗面上須不好看。』宋江笑道：『院長尊兄何必見外，量這些銀兩，何足掛齒，由他去賭輸了罷。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。』戴宗道：『這廝本事自有，只是心寬膽大不好。在江州牢裏，但喫醉了時，却無奈何罪人，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。我也被他連累得苦，專一路見不平，好打強漢，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。』詩曰：

賄賂公行法枉施，  
罪人多受不平虧。

以強凌弱真堪恨，  
天使拳頭付李逵。

宋江道：『俺們再飲兩杯，却去城外閑翫一遭。』戴宗道：『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個。』宋江道：『小可也要看看江州的景致，如此最好。』

且不說兩個再飲酒，只說李逵得了這個銀子，尋思道：『難得宋江哥哥，又不曾和我深交，便借我十兩銀子，果然仗義疎財，名不虛傳。如今來到這裏，却恨我這幾日賭輸了，沒一文做好漢請他。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，且將去賭一賭，倘或贏得幾貫錢來，請他一請也好看。』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乙賭房裏來，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，叫道：『把頭錢過來我博。』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，便道：

『大哥且歇，這一博下來，便是你博。』李逵道：『我要先賭這一博。』小張乙道：『你便傍猜也好。』李逵道：『我不傍猜，只要博這一博，五兩銀子做一注。』有那一般賭的，却待要博，被李逵攤手奪過頭



錢來，便叫道：『我博兀誰？』小張乙道：『便博我五兩銀子。』李逵叫一聲，脰脰地博一個叉。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，李逵叫道：『我的銀子是十兩。』小張乙道：『你再博我五兩快，便還了你這錠銀子。』李逵又拿起頭錢，叫聲『快，脰脰的又博個叉。』小張乙笑道：『我叫你休搶頭錢，且歇一博，不聽我口。如今一連博上兩個叉。』李逵道：『我這銀子是別人的。』小張乙道：『遮莫是誰的，也不濟事了。你既輸了，却說甚麼？』李逵道：『沒奈何，且借我一借，明日便送來還你。』小張乙道：『說甚麼閒話？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，你明明地輸了，如何倒來革爭？』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，口裏喝道：『你們還我也不還？』小張乙道：『李大哥，你平常最賭的直，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？』李逵也不答應他，便就地下擄了銀子，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，都搜在布衫兜裏，睜起雙眼，就道：『老爺閒常賭直，今日權且不直一遍。』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，被李逵一指一交，十二三個賭博的一齊上，要奪那銀子，被李逵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。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，便出到門前，把門的問道：『大郎那裏去？』被李逵提在一邊，一脚踢開了門，便走。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，都只在門前叫道：『李大哥，你恁地沒道理，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！』只在門前叫喊，沒一個敢近前來討。詩曰：

世人無事不癩帳，

直道只用在賭上。

李逵不直亦不妨，

又爲賭賊作榜樣。

李逵正走之時，聽得背後一人趕上來，扳住肩臂喝道：『你這廝如何却搶擄別人財物？』李逵口裏應道：『干你鳥事！』回過臉來看時，却是戴宗，背後立着宋江。李逵見了，惶恐滿面，便道：『哥哥休怪，鐵牛閒常只是賭直，今日不想輸了哥哥的銀子，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，喉急了，時下做出這些不直來。』宋江聽了，大笑道：『賢弟但要銀子使用，只顧來問我討。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，快把來還他。』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，都遞在宋江手裏。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，都付與他。小張乙接過來說道：『二

位官人在上，小人只拿自己的吧，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兩博輸與小人，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，省的記了冤讎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只願將去，不要記懷。」小張乙那裏肯。宋江便道：「他不會打傷了你們麼？」小張乙道：「討頭的，拾錢的，和那把門的，都被他打倒在裏面。」宋江道：「既是恁的，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錢，兄弟自不敢來了，我自着他去。」小張乙收了銀子，拜謝了回去。

宋江道：「我們和李大哥喫三杯去。」戴宗道：「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，是唐朝白樂天古跡。我們去亭上酌三杯，就觀江景則個。」宋江道：「可於城中買些餚饌之物將去。」戴宗道：「不用，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。」宋江道：「恁地時却好。」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。到得亭子上看時，一邊靠着潯陽江，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。琵琶亭上有十數付坐頭，戴宗便揀一付乾淨座頭，讓宋江坐了頭位，戴宗坐在對席，肩下便是李逵。三個坐定，便叫酒保鋪下菜蔬，菓品，海鮮，按酒之類，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，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，開了泥頭。宋江縱目觀看那江時，端的是景致非常，但見：

雲外遙山聳翠，江邊遠水翻銀。隱隱沙汀，飛起幾行鷗鷺；悠悠下浦，撐回數隻漁舟。翻翻雪浪拍長空，拂拂涼風吹水面。紫霄峯上接穹蒼，琵琶亭畔臨江岸。四圍空闊，八面玲瓏。闌干影浸玻璃，聽外光浮玉壁。昔日樂天聲價重，當年司馬淚痕多。

當時三人坐下，李逵便道：「酒把大碗來篩，不耐煩小盞價喫。」戴宗喝道：「兄弟好村，你不要做聲，只顧喫酒便了。」宋江分付酒保道：「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，這位大哥面前放個大碗。」酒保應了，下去取隻碗來，放在李逵面前；一面篩酒，一面鋪下餚饌。李逵笑道：「真的好宋哥哥，人說不差了，便知做兄弟的性格。結拜得這位哥哥，也不枉了。」酒保斟酒，連篩了五七遍。宋江因見了這兩人，心中歡喜，喫了幾杯，忽然心裏想要魚辣湯喫，便問戴宗道：「這裏有好鮮魚麼？」戴宗笑道：「兄長，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，此間正是魚米之鄉，如何沒有鮮魚？」宋江道：「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。」戴宗便喚酒保，

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。頃刻造了湯來，宋江看見道：『美食不如美器，雖是個酒肆之中，端的好整齊器皿。』拿起筋來，相勸戴宗李逵喫，自己也喫了些魚，呷了幾口湯汁。李逵也不使筋，便把手去碗裏撈起魚來，和骨頭都嚼喫了。宋江看見，忍笑不住，呷了兩口汁，便放下筋不喫了。戴宗道：『兄長莫非因魚醃了，不中仁兄喫。』宋江道：『便是不才酒後，只愛口鮮魚湯喫，這個魚真是不甚好。』戴宗應道：『便是小弟也喫不得，是醃的，不中喫。』李逵嚼了自碗裏魚，便道：『兩位哥哥都不喫，我替你們喫了。』便伸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，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喫了，滴滴點點淋一桌子汁水。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，便叫酒保來分付道：『我這大哥想是肚飢，你可去把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，少刻一發算錢還你。』酒保道：『小人這裏只賣羊肉，却沒牛肉，要肥羊儘有。』李逵聽了，便把魚汁攤臉潑將去，淋那酒保一身。戴宗喝道：『你又做甚麼！』李逵應道：『巨耐這廝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，不賣羊肉與我喫。』酒保道：『小人問一聲，也不多話。』宋江道：『你去只顧切來，我自還錢。』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二斤羊肉，做一盤，將來放桌子上。李逵見了，也不謙讓，大把價抓來只顧喫，撚指間把這二斤羊肉都喫了。宋江看了道：『壯哉，真好漢也！』李逵道：『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，喫肉不强似喫魚。』戴宗叫酒保來問道：『却纔魚湯，家生甚是整齊，魚却醃了，不中喫。別有甚好鮮魚時，另造些辣湯來，與我這位官人醒酒。』酒保答道：『不敢瞞院長說，這魚端的是昨夜的。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，等魚牙主人不來，未曾敢賣動，因此未有好鮮魚。』李逵跳起來道：『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喫。』戴宗道：『你休去，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。』李逵道：『船上打魚的，不敢不與我，值得甚麼？』戴宗攔當不住，李逵一直去了。戴宗對宋江說道：『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，全沒些個體面，羞辱殺人！』宋江道：『他生性是恁的，如何教他改得？我到敬他真實不假。』兩個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。詩曰：

滄江煙景出塵寰，

江上峯巒擁鬢鬟。

明月琵琶人不見，  
黃蘆苦竹暮潮還。

却說李遠走到江邊看時，見那漁船一字排着，約有八九十隻，都纜繫在綠楊樹下。船上漁人，有斜枕着船梢睡的，有在船頭上結網的，也有在水裏洗浴的。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，一輪紅日，將及沉西，不見主人來開船賣魚。李遠走到船邊，喝一聲道：『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。』那漁人應道：『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，不敢開船。你看，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。』李遠道：『等甚麼鳥主人？先把兩尾魚來與我。』那漁人又答道：『紙也未會燒，如何敢開船？怎樣先拿魚與你？』李遠見他衆人不肯拿魚，便跳上一隻船去，漁人那裏攔當得住。李遠不省得船上的事，只顧便把竹筴篾一拔，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。李遠伸手去船板底下一絞摸時，那裏有一個魚在裏面。原來那大江裏漁船，船尾開半截大孔，放江水出入，養着活魚；却把竹筴篾攔住，以此船艙裏活水往來，養着活魚，因此江州有好鮮魚。這李遠不省得，倒先把竹筴篾提起了，將那一船活魚都放走了。李遠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筴，那七八十漁人都奔上船，把竹筴來打李遠。李遠大怒，焦躁起來，便脫下布衫，裏面單繫着一條綦子布手巾兒，見那亂竹筴打來，兩隻手一駕，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裏，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。漁人看見，盡喫一驚，却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。李遠忿怒，赤條條地拿兩截折竹篙，上岸來趕打行販，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。

正熱鬧裏，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裏走出來，衆人看見叫道：『主人來了，這黑大漢在此搶魚，都趕散了漁船。』那人道：『甚麼黑大漢，敢如此無禮！』衆人把手指道：『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廝打。』那人搶將過去，喝道：『你這廝喫了豹子心大蟲膽，也不敢來搗亂老爺的道路！』李遠看那人時，六尺五六身材，三十二三年紀，三縉掩口黑髯，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，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鬚兒，上穿一領白布衫腰，繫一條絹搭膊，下面青白皂脚，多耳麻鞋，手裏提條行秤。那人正來賣魚，見了李遠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，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，趕上前來大喝道：『你這廝要打誰？』李遠也不回話，輪過竹篙，却望那人便打。那

人搶入去，早奪了竹篙，李遠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，那人便奔他下三面，要跌李遠。怎敵得李遠水牛般氣力，直推將開去，不能發攏身，那人便望肋下擺得幾拳，李遠那裏着在意裏。那人又飛起腳來踢，被李遠直把頭按將下去。提起鐵鏈般大小拳頭，去那人脊梁上搥鼓也似打。那人怎生掙扎。……李遠正打哩，一個人在背後劈腰抱住，一個人便來掣住手，喝道：『使不得，使不得。』李遠回頭看時，却是宋江戴宗。李遠便放了手，那人略得脫身，一道烟走了。

戴宗埋冤李遠道：『我教你休來討魚，又在這裏和人廝打。倘或一拳打死了人，你不去償命坐牢？』李遠應道：『你怕我連累你，我自打死了一個，我自去承當。』宋江便道：『兄弟休要論口，拿了布衫，且去喫酒。』李遠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，搭在胳膊上，跟了宋江戴宗便走。行不得十數步，只聽的背後有人叫罵道：『黑殺才，今番來和你見個輪贏。』李遠回轉頭來看時，便見那人，脫得赤條條地，匾扎起一條水棍兒，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，頭上除了巾幘，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竹鬚兒來，在江邊獨自一個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，口裏大罵道：『千刀萬剮的黑殺才，老爺怕你的，不算好漢！走的，不是好男子！』李遠聽了大怒，吼了一聲，撇了布衫，搶轉身來，那人便把船略攏來，轆在岸邊，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，口裏大罵着。李遠也罵道：『好漢便上岸來。』那人把竹篙去李遠腿上一擗，擦撥得李遠火起，托地跳在船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人只要誘得李遠上船，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，雙脚一蹬，那隻漁船，一似狂風飄敗葉，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。李遠雖然也識得水性，苦不甚高，當時慌了手脚，那個人也不叫罵，撇了竹篙，叫聲你來，今番和你定要見個輪贏，便把李遠胳膊拿住，口裏說道：『且和你廝打，先教你喫些水。』兩隻脚把船只一晃，船底朝天，英雄，落水，兩個好漢撲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裏去。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，那隻船已翻在江裏，兩個只在岸上叫苦。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，在柳陰樹下看，都道：『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，便掙扎得性命，也喫了一肚皮水。』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，只見江面開處，那人把李

遼提將起來，又滄將下去，兩個正在江心裏面清波碧浪中間，一個顯渾身黑肉，一個露遍體霜膚。兩個打做一團，絞做一塊，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個不喝采，但見：

一個是沂水縣成精異物，一個是小孤山作怪妖魔。這個似酥團結就肌膚，那個如炭屑轉成皮肉。一個似馬鬃官白蛇托化，一個似趙元帥黑虎投胎。這個似萬萬鎚打就銀人，那個如千火鍊成鐵漢，一個似五臺山銀牙白象，一個似九曲河鐵甲老龍。這個如布漆羅漢顯神通，那個似玉碾金剛施勇猛。一個盤旋良久，汗流遍體迸真珠；一個揪扯多時，水浸渾身傾墨汁。那個學華光教主，向碧波深處顯形骸；這個像黑煞天神，在雪浪堆中呈面目。正是玉龍攪暗天邊日，黑鬼掀開水底天。

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遼被那人在水裏揪住，浸得眼白，又提起來，又納下去，何止滄了數十遭，正是：舟行陸地能爲力，拳到江心無可施。

真是黑風吹白浪，

鐵牛兒作水牛兒。

宋江見李遼喫虧，便叫戴宗央人去救。戴宗問衆人道：「這白大漢是誰？」有認得的說道：「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，喚做張順。」宋江聽得，猛省道：「莫不是綽號「浪裏白條」的張順？」衆人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宋江對戴宗說道：「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裏。」戴宗聽了，便向岸邊高聲叫道：「張二哥不要動手，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。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，你且饒了他，上岸來說話。」張順在江心裏見是戴宗叫他，却也常時認得，便放了李遼，赶到岸邊爬上岸來，看着戴宗唱個喏道：「院長休怪小人無禮。」戴宗道：「足下可看我面，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，却教你相會一個人。」張順再跳下水裏，赴將開去，李遼正在江裏探頭探腦，假掙扎赴水。張順早赶到分際，帶住了李遼一隻手，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，如行平地，那水浸不過他肚皮，滄着臍下，擺了一隻手，直托李遼上岸來，江邊看的人個個喝采。宋江看得呆了。半晌，張順李遼都到岸上，李遼喘做一團，口裏只吐白水，戴宗道：「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

上說話。』張順討了布衫穿着，李逵也穿了布衫，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。

戴宗便對張順道：『二哥，你認得我麼？』張順道：『小人自識得院長，只是無緣，不會拜會。』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：『足下日常會認得他麼？今日倒衝撞了你。』張順道：『小人如何不認的李大哥？只是不會交手。』李逵道：『你也滾得我殼了。』張順道：『你也打得我好了。』戴宗道：『你兩個今番却做個至交的弟兄。常言道：「不打不成相識。」』李逵道：『你路上休撞着我。』張順道：『我只在水裏等你便了。』四人都笑起來，大家唱個無禮哏。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：『二哥，你會認得這位兄長麼？』張順看了道：『小人却不認得，這裏亦不會見。』李逵跳起身來道：『這哥哥便是黑宋江。』張順道：『莫非是山東「及時雨」鄆城宋押司？』戴宗道：『正是公明哥哥。』張順點頭便拜道：『久聞大名，不想今日得會，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，扶危濟困，仗義疎財。』宋江答道：『量小可何足道哉！前日來時，在揚陽嶺下「混江龍」李俊家裏住了幾日；後在潯陽江上與穆弘相會，得遇令兄張橫，修了一封家書，寄來與足下，放在營內，不會帶得來。今日因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裏琵琶亭喫三杯，就觀江景。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，怎當的他定要來討魚，我兩個阻他不住。只聽得江岸上發喊熱鬧，叫酒保看時，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廝打，我兩個急急走來勸解，不想却與壯士相會。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，豈非天幸！且請同坐，共酌三杯。』再喚酒保重整杯盤，再備肴饌。張順道：『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，兄弟去取幾尾來。』宋江道：『最好。』李逵道：『我和你去討。』戴宗喝道：『又來了，你還喫的水不快活。』張順笑將起來，縮了李逵手說道：『我今番和你去討魚，看別人怎地！』正是：

上殿相爭似虎，  
落水鬪殿如龍。

果然不失和氣，  
斯爲草澤英雄。

兩個下琵琶亭來，到得江邊，張順略哨一聲，只見江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，張順問道：『那個船裏有

金色鯉魚？」只見一個應道：『我船上有。』那個應道：『我船裏有。』一霎時却輾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。張順選了四尾大的，把柳條穿了，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。張順自點了行販，分付小牙子去把秤賣魚，張順却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。宋江謝道：『何須許多，但賜一尾，便十分彀了。』張順答道：『些微小物，何足掛齒！見長食不了時，將回行館做下飯。』兩個序齒，李逵年長，坐了第三位，張順坐第四位。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色酒來，并些海鮮，按酒菓品之類。張順分付酒保，把一尾魚做辣湯，用酒蒸，一尾叫酒保切鱠。四人飲酒中間，各敘胸中之事，正說得入耳，只見一個姑娘，年方二八，穿一身紗衣，來到跟前，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，頓開喉音便唱。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，却被他唱起來一攪，三個且都聽唱，打斷了他的話頭。李逵怒從心起，跳起身來，把兩個指頭去那女孩子額上一點，那女子大叫一聲，轟然倒地。衆人近前看時，只見那姑娘桃腮似土，檀口無言。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，要去經官告理，正是憐香惜玉無情緒，煮鶴焚琴惹是非。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裏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# 第三十九回

潯陽樓宋江吟反詩

梁山泊戴宗傳假信

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捺倒了那女娘，酒店主人攔住說道：「四位官人如何是好？」主人心慌，便叫酒保過竇都向前來救他，就地下把水噴醒，看看甦醒，扶將起來看時，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，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，救得醒來，千好萬好。他的爹娘聽得說是「黑旋風」，先是驚得呆了半晌，那裏敢說一言，看那女子，已自說得話了，娘取個手帕，白與他包了頭，收拾了釵環。宋江問道：「你姓甚麼？那裏人家？」那老婦人道：「不瞞官人說，老身夫妻兩口兒，姓宋，原是京師人。只有這個女兒，小字玉蓮，他爹自教得他幾個曲兒，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。爲他性急，不看頭勢，不管官人說話，只顧便唱，今日這哥哥失手，傷了女兒些個，終不成經官動詞，連累官人。」宋江見他說得本分，便道：「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，我與你二十兩銀子，將息女兒，日後嫁個良人，免在這裏賣唱。」那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：「怎敢指望許多！」宋江道：「我說一句是一句，並不會說謊。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。」那夫妻二人拜謝道：「深感官人救濟。」戴宗埋冤李逵道：「你這廝動便與人鬪口，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。」李逵道：「只指頭略擦得一擦，他自倒了，不會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。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，也不妨。」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。張順便叫酒保去說，這席酒錢我自還他。酒保聽得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只顧去。」宋江那裏肯，便道：「兄弟，我勸二位來喫酒，倒要你還錢！」張順苦死要還，說道：「難得哥哥會面，仁兄在山東時，小弟弟兒兩個也兀自要來投奈哥哥，今日天幸得識尊顏，權表薄意，非足爲禮。」戴宗道：「公明兄長，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，只得曲允。」宋江道：「既然兄弟還了，改日却另置杯復禮。」張順大喜，就將了兩尾鯉魚，和戴宗，李逵帶了這個宋老兒，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，來到營裏，五個人都進

抄事房裏坐下。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，與了宋老兒，那老兒拜謝了去不在話下。天色已晚，張順送了魚，宋江取出張橫書信，付與張順，相別去了。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大銀對李逵道：『兄弟，你將去使用』戴宗李逵也自作別，趕入城去了。

只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，留一尾自喫。宋江因見魚鮮，貪愛爽口，多喫了些，至夜四更，肚裏絞腸刮肚價疼；天明時，一連瀉了二十來遭，昏暈倒了，睡在房中。宋江爲人最好，營裏衆人都來煮粥，燒湯看戲，伏侍他。次日，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，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，就謝宋江寄書之義，却見宋江破腹，瀉倒在牀，衆囚徒都在房裏看視。張順見了，要請醫人調治，宋江道：『自貪口腹，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，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痛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。』叫張順把這兩尾魚，一尾送與王管營，一尾去送與趙差撥。張順送了魚，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了宋江自回去，不在話下。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。次日戴宗李逵備了酒肉，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。只見宋江暴病纔可，喫不得酒肉，兩個自在房面前喫了，直至日晚，相別去了，亦不在話下。

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，覺得身體沒事，病症已痊，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。又過了一日，不見他一個來。次日早膳罷，辰牌前後，揣了些銀子，鎖上房門，離了營裏。信步出街來，逕走入城，去州衙前左近尋問戴院長家。有人說道：『他又無老小，只在城隍廟開壁觀音菴裏歇。』宋江聽了，尋訪直到那裏，已自鎖了門出去了。却又來尋問『黑旋風』李逵時，多人說道：『他是個沒頭神，又無家室，只在牢裏安身。沒地裏的巡檢，東邊歇兩日，西邊歪幾時，正不知那裏是他住處。』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：『他自在城外村裏住；便是賣魚時，也只在城外江邊，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。』

宋江聽罷，又尋出城來，直要問到那裏，獨自一個悶悶不已，信步再出城外來，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，觀之不足。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，仰面看時，傍邊豎着一根望竿，懸挂着一個青布酒旂子，上寫道：『潯

陽江正庫。』雕簷外一面牌額，上有蘇東坡大書『潯陽樓』三字。宋江看了，便道：『我在鄆城縣時，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，原來却在這裏。我雖獨自一個在此，不可錯過，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玩一遭？』宋江來到樓前看時，只見門邊朱紅華表，柱上兩面白粉牌，各有五個大字，寫道：『世間無比酒，天下有名樓。』宋江便上樓來，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裏坐了；凭闌舉目看時，端的好座酒樓，但見：

雕簷映日，畫棟飛雲，碧闌干低接軒牕，翠簾幕高懸戶牖。消磨醉眼，倚青天萬疊雲山；勾惹吟魂，翻瑞雪一江煙水。白蘋渡口，時聞漁父鳴榔；紅蓼灘頭，每見釣翁擊楫。樓畔綠槐啼野鳥，門前翠柳繫花驄。

宋江看罷，喝采不已。酒保上樓來問道：『官人還是要待客，還是自消遣？』宋江道：『要待兩位客人，未見來，你且先取一樽好酒，果品，肉食，只顧賣來，魚便不要。』酒保聽了，便下樓去。少時，一托盤把上樓來，一樽藍橋風月美酒，擺下菜蔬，時新果品，按酒，列幾般肥羊，嫩雞，醜鵝，精肉，盡使朱紅盤碟。宋江看了，心中暗喜，自誇道：『這般整齊肴饌，濟楚器皿，端的是好個江州。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，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。我那裏雖有幾座名山古迹，却無此等景致。』獨是一個，一杯兩盞，倚闌暢飲，不覺醺醉，猛然驀上心來，思想道：『我生在山東，長在鄆城，學吏出身，結識了江湖好漢，雖留得一個虛名，日今三旬之上，名又不成，利又不就，倒被文了雙頰，配來在這裏；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，如何得相見？』不覺酒湧上來，潯然淚下，臨風觸目，感恨傷懷。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，便喚酒保索借筆硯來。起身觀玩，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，宋江尋思道：『何不就書於此？倘若他日身榮，再來經過，重觀一番，以記歲月，想今日之苦。乘着酒興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去那白粉壁上揮毫便寫道：

自幼曾攻經史，長成亦有權謀，恰如猛虎臥荒丘，鬪伏爪牙忍受。不幸刺文雙頰，那堪配在江州。他年若得報冤讎，血染潯陽江口。

宋江寫罷，自看了，大喜大笑，一面又飲了數杯酒，不覺歡喜，自狂蕩起來，手舞足蹈，又拿起筆來，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，道是：

心在山東身在吳，飄蓬江海謾嗟吁。他時若遂凌雲志，敢笑黃巢不丈夫！

宋江寫罷詩，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：『鄆城宋江作。』寫罷，擲筆在桌上，又自歌了一回。再飲過數杯酒，不覺沉醉，力不勝酒，便喚酒保計算了，取些銀子，算還多的，都賞了酒保。拂袖下樓來。踉踉跄跄取路回營裏來。開了房門，便倒在牀上，一覺直睡到五更。酒醒時，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情節。當時害酒，自在房裏睡臥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江州對岸，另有個城子，喚做無爲軍，却是個野去處。城中有個在開通判，姓黃，雙名文炳。這人雖讀經書，却是阿諛諂佞之徒，心地匾窄，只要嫉賢妬能。勝如己者害之，不如己者弄之，專在鄉里害人。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，每每來浸潤他，時常過江來請訪知府，指望他引薦出職，再欲做官。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，撞了這個對頭。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閒坐，無可消遣，帶了兩個僕人，買了些時新禮物，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，逕去府裏探望蔡九知府。恰恨撞着府裏公宴，不敢進去。却再回船，正好那隻船，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。黃文炳因見天氣喧熱，且去樓上閒玩一回。信步入酒庫裏來，看了一遭，轉到酒樓上，凭欄消遣，觀見壁上詠題甚多，也有做得好的，亦有歪談亂道的。黃文炳看了冷笑。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，并所吟四句詩，大驚道：『這個不是反詩？誰寫在此？』後面却書道：『鄆城宋江作』五個大字。黃文炳再讀道：『自幼曾攻經史，長成亦有權謀。』冷笑道：『這人自負不淺。』又讀道：『恰如猛虎臥荒丘，潛伏爪牙忍受。』黃文炳道：『那廝也是個不依本分的人。』又讀道：『不幸刺文雙頰，那堪配在江州。』黃文炳道：『也不是個高尚其志的人，看來只是個配軍。』又讀道：『他年若得報冤讎，血染潯陽江口。』黃文炳道：『這廝報讎兀誰？却要在此生事！量你是個配軍，做得甚用！』

又讀詩道：『心在山東身在吳，飄蓬江海謾嗟吁。』黃文炳道：『這兩句兀自可恕。』又讀道：『他時若遂凌雲志，敢笑黃巢不丈夫！』黃文炳搖着頭道：『這廝無禮，他却要賽過黃巢，不謀反待怎地？』再看『鄆城宋江作。』黃文炳道：『我也多會聞這個名字，那人多管是個小吏。』便喚酒保來問道：『作這兩篇詩詞，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？』酒保道：『夜來一個人獨自喫了一瓶酒，醉後疎狂，寫在這裏。』黃文炳道：『約莫甚麼樣人？』酒保道：『面頰上有兩行金印，多管是牢城營內人。生得黑矮肥胖。』黃文炳道：『是了。』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，藏在身邊，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。

黃文炳下樓，自去船中歇了一夜。次日飯後，僕人挑了盃仗，一逕又到府前，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，使人入去報復，不多時，蔡九知府遣人出來，邀請在後堂。蔡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敘罷寒溫已畢，送了禮物，分賓主坐下。黃文炳稟說道：『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，聞知公宴，不敢擅入，今日重復拜見恩相。』蔡九知府道：『通判乃是心腹之交，逕入來同坐何妨！下官有失迎迓？』左右執事人獻茶。茶罷，黃文炳道：『相公在上，不敢拜問，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會使人來否？』知府道：『前日纔有書來。』黃文炳道：『不敢動問，京師近日有何新聞？』知府道：『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：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：夜觀天象，罡星照臨吳楚。敢有作耗之人，隨即體祭勦除。更兼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道：「耗國因家木，刀兵點水工。縱橫三十六，播亂在山東。」因此囑付下官，緊守地方。』黃文炳尋思了半晌，笑道：『恩相，事非偶然也！』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，呈與知府道：『不想却在此處。』蔡九知府看了道：『這是個反詩，通判那裏得來？』黃文炳道：『小生夜來不敢進府，回至江邊，無可消遣，却去潯陽樓上避熱閒觀，觀看前人吟詠，只見白粉壁上，新題下這篇。』知府道：『却是何等樣人寫下？』黃文炳回道：『相公，上面明題着姓名，道是「鄆城宋江作。」知府道：『這宋江却是甚麼人？』黃文炳道：『他分明寫着「不幸刺文雙頰，那堪配在江州。」眼見得只是個配軍——牢城營犯罪的囚徒。』知府道：『量這個配軍，做』

得甚麼！」黃文炳道：「相公不可小戲了他。恰纔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，正應在本人身上。」知府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黃文炳道：「耗國因家木，」耗散國家錢糧的人，必是「家」頭着個「木」字，明明是個「宋」字；第二句「刀兵點水工，」興起刀兵之人，水邊着個「工」字，明是個「江」字。這個人姓宋，名江，又作下反詩，明是天數，萬民有福。」知府又問道：「何謂縱橫三十六，播亂在山東？」黃文炳答道：「或是六六之年，或是六六之數；」播亂在山東「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。這四句謠言，已都應了。」知府又道：「不知此間有個人麼？」黃文炳回道：「小生夜來問那酒保時，說道這人只是前日寫下了去。這個不難，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，便見有無。」知府道：「通判高見極明。」便喚從人叫庫子取選牢城營裏文冊簿來看。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，蔡九知府親自檢看，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，鄆城縣宋江。黃文炳看了道：「正是應謠言的人，非同小可。如是遲緩，誠恐走透了消息，可急差人捕獲，下在牢裏，却再商議。」知府道：「言之極當。」隨即陞廳，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，戴宗聲喏。知府道：「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，快下牢城營裏，捉拿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，不可時刻違誤。」

戴宗聽罷，喫了一驚，心裏只叫得苦。隨即出府來，點了衆節級牢子，都叫各去家裏取了各人器械，來我下處間壁城隍廟裏取齊。戴宗分付了衆人，各自歸家去，戴宗却自作起神行法，先來到牢城營裏，逕入抄事房，推開門看時，宋江正在房裏，見是戴宗入來，慌忙迎接，便道：「我前日入城來，那裏不尋遍。因賢弟不在，獨自無聊，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。這兩日迷迷糊糊不好，正在這裏害酒。」戴宗道：「哥哥，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。」宋江道：「醉後狂言，誰個記得？」戴宗道：「却纔知府喚我常廳發落，叫多帶從人，拿捉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，兄弟喫了一驚，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。如今我特來先報知哥哥，却是怎地好？如何解救？」宋江聽罷，搔頭不知癢處，只叫得苦：「我

今番必是死也。」戴宗道：「我教仁兄一着解手，未知如何？如今小弟不敢擔擱，回去便和人來捉你，你可披亂了頭髮，把屎尿潑在地上，就倒在裏面，詐作瘋魔。我和衆人來時，你便口裏胡言亂語，只做失心風便好，我自去替你回復知府。」宋江道：「感謝賢弟指教，萬望維持則個。」

戴宗慌忙別了宋江，回到城裏，逕來城隍廟，喚了衆做公的，一直奔入牢城營裏來，假意喝問：「那個是新配來的宋江？」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，只見宋江披散頭髮，倒在屎尿坑裏滾，見了戴宗和做公的人來，便說道：「你們是甚麼鳥人？」戴宗假意大喝一聲：「捉拿這廝！宋江白着眼，却亂打將來，口裏亂道：『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。』」衆做公的道：「原來是個失心風的漢子，我們拿他去何用？」戴宗道：「說得是。我們且去回話，要拿時再來。」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，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報。戴宗和衆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：「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風的人。屎尿穢污全不顧，口裏胡言亂語，渾身臭糞不可當，因此不敢拿來。」

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，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，對知府道：「休信這話。本人作的詩詞，寫的筆跡，不是有風症的人，其中有詐。好歹只顧拿來；便走不動，扛也扛將來。」蔡九知府道：「通判說得是。」便發落戴宗，你們不揀怎地，只與我拿得來。

戴宗領了鈞旨，只叫得苦，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裏來，對宋江道：「仁兄，事不諧矣。兄長只得去走一遭。」便把一個大竹籬，扛了宋江，直扛到江州府裏，當廳歇下。知府道：「拿過這廝來。」衆做公的把宋江押於階下。宋江那裏肯跪，睜着眼，見了蔡九知府道：「你是甚麼鳥人，敢來問我！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。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，殺你江州人，閻羅大王做先鋒，五道將軍做合後，有一顆金印，重八百餘斤。你也快躲了，不時，我教你們都死。」

蔡九知府看了，沒做理會處。黃文炳又對知府道：『且喚本營差撥并牌頭來問，這人來時風，還是近日纔風？若是來時風，便是真症候；若是近日纔風，必是詐風。』知府道：『言之極當。』便差人喚到管營差撥，問他兩個時，那裏敢隱瞞，只得直說道：『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，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。』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，把宋江捆翻，一連打上五十上下，打得宋江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戴宗看了，只叫得苦，又沒做道理救他處。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，次後喫拷打不過，只得招道：『自不合一時酒後，誤寫反詩，別無主意。』蔡九知府即取了招狀，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，推放大牢裏收禁。宋江喫打得兩腿走不動，當廳釘了，直押赴死囚牢裏來。却得戴宗一力維持，分付了衆小牢子，都教好戲此人。戴宗自安排飯食，供給宋江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蔡九知府退廳，邀請黃文炳到後堂稱謝道：『若非通判高明遠見，下官險些兒被這廝瞞過了。』黃文炳又道：『相公在上，此事也不宜遲。只好急急修一封書，便差人星夜上京師，報與尊府恩相知道，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。就一發稟道：「若要活的，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；如不要活的，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，以除大害。」便是今上得知必喜。』蔡九知府道：『通判所言有理，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書，上就薦通判之功，使家尊而奏天子，早早陞授富貴城池，去享榮華。』黃文炳拜謝道：『小生終身皆依托門下，自當銜環背鞍以報。』黃文炳就攛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，印上圖書。黃文炳問道：『公差那個心腹人去？』知府道：『本州自有個兩院節級，喚做戴宗，會使「神行法」，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，到來早便差此人逕往京師，只消旬日，便可以往回。』黃文炳道：『若得如此之快，最好，最好。』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，管待了黃文炳，次日相辭知府，自回無爲軍去了。

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個信籠，打點了金珠寶貝玩好之物，上面貼了封皮。次日早晨，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：『我有這般禮物，一封家書，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裏去，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。日期將近，只



有你能幹去得。你休辭辛苦，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，討了回書便轉來，我自重重的賞你。你的程途，都在我心上。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，專等你回報；切不可沿途耽擱，有誤事情。」

戴宗聽了，不敢不依。只得領了家書信籠，便拜辭了知府，挑回下處安頓了，却來牢裏對宋江說道：「哥哥放心，知府差我上京師去，只旬日之間便回。就太師府裏使些見識，解救哥哥的事。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，委着他安排送來，不致有缺。仁兄且寬心守奈幾日。」宋江道：「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個。」戴宗叫過李逵，當面分付道：「你哥哥誤題反詩，在這裏喫官司。未知如何，我如今又喫差往東京去，早晚便回。哥哥飯食，朝暮全靠着你看顧他則個。」李逵應道：「吟了反詩，打甚麼鳥緊！萬千謀反的，倒做了大官。你自放心東京去，牢裏誰敢奈何他！好便好，不好，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。」戴宗臨行又囑付道：「兄弟小心，不要貪酒，失誤了哥哥飯食。休得出去睡醉了，餓着哥哥。」李逵道：「哥哥，你自放心去。若是這等疑忌時，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，待你回來却開。早晚只在牢裏伏侍宋江哥哥，有何不可？」戴宗聽了大喜道：「兄弟若得如此發心，堅意守看哥哥更好。」當日作別自去了。李逵真個不喫酒，早晚只在牢裏伏侍宋江，寸步不離。

不說李逵自看顧宋江，且說戴宗回到下處，換了腿絛，護膝，八答麻鞋，穿上杏黃衫，整了搭膊，腰裏插了宣牌，換了巾幘，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，挑上兩個信籠，出到城外，身邊取出四個甲馬，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個，口裏念起神行法咒語來。怎見得神行法效驗：

彷彿渾如駕霧，依稀好似騰雲。如飛兩腳蕩紅塵，越嶺登山去緊。頃刻纔離鄉鎮，片時又過州城。金錢甲馬果通神，千里如同眼近。

當日戴宗離了江州，一日行到晚，投客店安歇，解下甲馬，取數陌金紙燒送了。過了一宿，次日早起來喫了酒食，離了客店，又拴上四個甲馬，挑起信籠，放開脚步便行。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，腳不點地。路

上略喫些素飯，素酒，點心又走。看看日暮，戴宗早歇了，又投客店宿歇一夜。次日起個五更，趕早涼行拴上甲馬，挑上信籠，又走。約行過了三二百里已是巳牌時分，不見一個乾淨酒店。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，蒸得汗雨淋漓，滿身蒸濕，又怕中了暑氣。正飢渴之際，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，戴宗撚指間走到跟前看時，乾乾淨淨有二十付座頭，盡是紅油桌凳，一帶都是檻牕。戴宗挑着信籠人到裏面揀一付穩便座頭，歇下信籠，解下腰裏搭膊，脫下杏黃衫，噴口水噴在牕欄上。戴宗坐下，只見個酒保來問道：『上下，打幾角酒？要甚麼肉食下酒，或豬，或羊，牛肉？』戴宗道：『酒便不要多，與我做口飯來喫。』酒保又道：『我這裏賣酒賣飯，又有饅頭粉湯。』戴宗道：『我却不要，有甚麼素湯下飯？』酒保道：『加料麻辣熨豆腐如何？』戴宗道：『最好，最好。』酒保去不多時，擺一碗豆腐，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，戴宗又飢又渴，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喫了，却待討飯喫，只見天旋地轉，頭暈眼花，就甕邊便倒。酒保叫道：『倒了。』只見店裏走出一個人來，怎生模樣。但見：

臂闊腿長腰細，

待客一團和氣。

梁山作眼英雄，

『旱地忽律』朱貴。

當下朱貴從裏面出來，說道：『且把信籠將入去，先搜那廝身邊，有甚麼東西。』便有兩個火家去他身上搜看，只見便袋裏搜出一個紙包，包着一封書，取過來，遞與朱頭領。朱貴扯開，却是一封家書，見封皮上面寫道：『平安家信，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，男蔡德章謹封。』朱貴便拆開，從頭看去，見上面寫道：『見今拿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，聽候施行……』

朱貴看罷，驚得呆了半晌，則聲不得。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，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，只見甕頭邊溜下搭膊，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。朱貴拿起來看時，上面雕着銀字道是：『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。』朱貴看了道：『且不要動手，我常聽的軍師說：「這江州有個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是他至愛相識，」莫非正是此

人？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？這一段書，却又天幸撞在我手裏。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，問個虛實緣由。」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，扶起來，灌將下去。須臾之間，只見戴宗舒眉展眼，便爬起來。却見朱貴拆開家書在手裏看，戴宗便喝道：『你是甚人？好大膽，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！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擅自開拆，毀了封皮，却該甚罪？』朱貴笑道：『這封烏書，打甚麼緊！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，俺這裏兀自要和宋皇帝做個對頭的。』戴宗聽了大驚，便問道：『好漢，你却是誰？願求大名。』朱貴答道：『俺這裏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梁山泊好漢「旱地忽律」朱貴的便是。』戴宗道：『既然是梁山泊頭領時，定然認得吳學究先生。』朱貴道：『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，執掌兵權。足下如何認得他？』戴宗道：『他和小可至愛相識。』朱貴道：『兄長莫非是軍師常說的江州「神行太保」戴院長麼？』戴宗道：『小可便是。』朱貴又問道：『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，經過山寨，吳軍師曾寄一封信與足下，如今却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？』戴宗道：『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，他如今爲吟了反詩，救他不得。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，如何肯害他性命？』朱貴道：『你不信，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。』戴宗看了，自喫一驚，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，與宋公明相會的話，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，備細說了一遍。朱貴道：『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裏，與衆頭領商議良策，可救宋公明性命。』

朱貴慌忙備分例酒食，管待了戴宗，便向水亭上，戲着對港，放了一枝號箭。響箭到處，早有小喽囉搖過船來。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，到金沙灘上岸，引至大寨。吳用見報，連忙下關迎接。見了戴宗，敘禮道：『聞別久矣，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！且請到大寨裏來，與衆頭領相見了。』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，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。晁蓋聽得，慌忙請戴院長坐地，備問宋三郎喫官司爲甚麼事起。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，一一說了。晁蓋聽罷大驚，便要起請衆頭領點了人馬，下山去打江州，救取宋三郎上山。吳用諫道：『哥哥不可造次。江州離此間路遠，軍馬去時，誠恐因而惹禍，打草驚蛇，倒送宋公明性命。此

一件事，不可力敵，只可智取。吳用不才，略施小計，只在戴院長身上，定要救宋三郎性命。」晁蓋道：「願聞軍師妙計。」吳學究道：「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長送書上京，去討太師回報，只這封書上，將計就計，寫一封假回書，教院長回去。書上只說「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，便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，問了詳細，定行處決示衆，斷絕童謠。」等他解來此間經過，我這裏自差人下山奪了。此計如何？」晁蓋道：「倘若不從這裏過時，却不誤了大事！」公孫勝便道：「這個何難。我們自着人去遠近探聽，遮莫從那裏過，務要等着，好奪了。只怕不能勾解他來。」

晁蓋道：「好却是好，只是沒人會寫蔡京筆跡。」吳學究道：「吳用已思量心裏了。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，是蘇東坡，黃魯直，米元章，蔡京四家字體。——蘇、黃、米、蔡，宋朝「四絕。」小生曾和濟州城裏一個秀才做相識。那人姓蕭，名讓。因他會寫諸家字體，人都喚他做「聖手書生；」及會使鎗弄棒，舞劍輪刀。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跡，不若央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：「泰安州嶽廟裏要寫道碑文，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，作安家之資，」便要他來；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，就教本人入夥，如何？」晁蓋道：「書有他寫，便好了，也須要使個圖書印記。」吳學究又道：「小生還有個相識，亦思量在肚裏了。這人也是中原一絕，見在濟州城裏居住。本身姓金，雙名大堅，開得好石碑文，剔得好圖書，玉石，印記；亦會鎗棒斫打。因爲他雕得好玉石，人都稱他做「玉臂匠。」也把五十兩銀去，就賺他來鑄碑文；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。這兩個人，山寨裏亦有用他處。」晁蓋道：「妙哉！」當日且安排筵席，管待戴宗，就晚歇了。

次日早飯罷，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，將了一二百兩銀子，拴上甲馬便下山，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，拽開脚步，奔到濟州來。沒兩個時辰，早到城裏，尋問「聖手書生」蕭讓住處，有人指道：「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。」戴宗逕到門首，咳嗽一聲，問道：「蕭先生有麼？」只見一個秀才從裏面出來。見

了戴宗，却不認得，便問道：『太保何處？有甚見教？』戴宗施禮罷，說道：『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太保，今爲本廟重修五嶽樓，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，特地教小可齎白銀五十兩，作安家之資，請秀才便那尊步，同到廟裏作文則個。選定了日期，不可遲滯。』蕭讓道：『小生只會作文及書丹，別無甚用。如要立碑，還用刊字匠作。』戴宗道：『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，就要請「玉臂匠」金大堅刻石。揀定了好日，萬望指引，尋了同行。』

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，便和戴宗同來請金大堅。正行過文廟，只見蕭讓把手指道：『前面那個來的，便是「玉臂匠」金大堅。』當下蕭讓喚住金大堅，教與戴宗相見，具說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樓，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，這太保特地各齎五十兩銀子，來請我和你兩個去。金大堅見了銀子，心中歡喜。兩個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，置些蔬食，管待了。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，作安家之資。又說道：『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，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。』蕭讓道：『天氣喧熱，今日便動身，也行不多路，前面趕不上宿頭，只是來日起個五更，挨門出去。』金大堅道：『正是如此說。』兩個都約定了來早起身，各自歸家收拾動用。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。

次日五更，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，來和蕭讓，戴宗三人同行。離了濟州城裏，行不過十里多路，戴宗道：『二位先生慢來，不敢催逼，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一位。』拽開步數，爭先去了。這兩個背着些包裹，自慢慢而行。看看走到未牌時候，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，只見前面一聲胡哨響，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，約有四五十人。當頭一個好漢，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，大喝一聲道：『你兩個是甚麼人？那裏去？孩兒們拿這廝取心來喫酒。』蕭讓告道：『小人兩個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，又沒一分財賦，止有幾件衣服。』王矮虎喝道：『俺不要你財賦衣服，只要你兩個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。』蕭讓和金大堅焦燥，倚仗各人胸中本事，便挺着桿棒，逕奔王矮虎。王矮虎也挺朴刀來鬪兩個。三人各使手中器械，約戰了五七合，

王矮虎轉身便走。兩個却待去趕，聽得山上鑼聲又響，左邊走出『雲裏金剛』宋萬，右邊走出『摸着天』杜遷，背後却是『白面郎君』鄭天壽。各帶三十餘人，一發上，把蕭讓，金大堅橫拖倒拽，捉投林子裏來。四籌好漢道：『你兩個放心，我們奉着晁天王的將令，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。』蕭讓道：『山寨裏要我們何用？我兩個手無縛雞之力，只好喫飯。』杜遷道：『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，二乃知你兩個武藝本事，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。』蕭讓，金大堅都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當時都到『旱地忽律』朱貴酒店裏，相待了分例酒食，連夜喚船，便送上山來。到得大寨，晁蓋，吳用，并頭領衆人都相見了，一面安排筵席相待，具說修蔡京回書一事，『因請二位上山入夥，共聚大義。』兩個聽了，都扯住吳學究道：『我們在此趨侍不妨，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，明日官司知道，必然壞了。』吳用道：『二位賢弟不必憂心，天明時便聽分曉。』當夜只願喫酒歇了。

次日天明，只見小喽囉報道：『都到了。』吳學究道：『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。』蕭讓，金大堅聽得，半信半不信。兩個下至半山，只見數乘轎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。兩個驚得呆了，問其備細。老小說道：『你昨日出門之後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，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裏中了暑風，快叫取老小來看救。出得城時，不容我們下轎，直擡到這裏。』兩家都一般說。蕭讓聽了，與金大堅兩個閉口無言，只得死心塌地，再回山寨入夥，安頓了兩家老小。吳學究却自出來，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，去救宋公明。金大堅便道：『從來雕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。』當時兩個動手完成，安排了回書，備個筵席，便送戴宗起程，分付了備細書意。戴宗辭了衆頭領，相別下山，小喽囉已把船隻渡過金沙灘，送至朱貴酒店裏。戴宗取四個甲馬，拴在腿上，作別朱貴，拽開脚步，登程去了。

且說吳用送了戴宗過渡，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。正飲酒間，只是吳學究叫聲苦，不知高低。衆頭領問道：『軍師何故叫苦？』吳用便道：『你衆人不知：是我這封書，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。』衆

頭領大驚，連忙問道：『軍師書上却是怎地差錯？』吳學究道：『是我一時只顧其前，不顧其後，書中有個老大脫卯。』蕭讓便道：『小生寫的字體和蔡太師字體一般，語句又不曾差了。請問軍師，不知那一處脫卯。』金大堅又道：『小生雕的圖書，亦無纖毫差錯，怎地見得有脫卯處？』吳學究疊兩個指頭，說中這一個差錯脫卯處。有分教，衆好漢大鬧江州城，鼎沸白龍廟。直教弓弩叢中逃性命，刀鎗林裏救英雄。畢竟軍師吳學究說出怎生脫卯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

## 第四十回

梁山泊好漢劫法場

白龍廟英雄小聚義

話說當時晁蓋并衆人聽了，請問軍師道：『這封書如何有脫卯處？』吳用說道：『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，是我一時不仔細，見不到處，纔使的那個圖書，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京四字？只是這個圖書，便是戴宗喫官司。』金大堅便道：『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緘，并他的文章，都是這樣圖書。今次雕得無纖毫差錯，如何有破綻？』吳學究道：『你衆位不知，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，如何父寫書與兒子，却使個諱字圖書，因此差了。是我見不到處。此人到江州，必被盤詰，問出實情，却是利害。』晁蓋道：『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，別寫如何？』吳學究道：『如何趕得上？他作起神行法來，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。只是事不宜遲，我們只得恁地，可救他兩個。』晁蓋道：『怎生去救？用何良策？』吳學究便向前與晁蓋耳邊說道：『這般這般，如此如此。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，與衆人知道，只是如此動身，休要誤了日期。』衆多好漢得了將令，各各拴束行頭，連夜下山，望江州來，不在話下。說話的如何不設計策出，管教下面便見。

且說戴宗扣着日期，回到江州，當廳下了回書。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期回來，好生歡喜，先取酒來賞了三鍾，親自接了回書，便道：『你會見我太師麼？』戴宗稟道：『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，不會得見恩相。』知府拆開封皮，看見前面說信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；背後說妖人宋江，今上自要他看，可用牢固陷車，盛載密切，差的當人員，連夜解上京師，沿途休教走失；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，必然自有除授。蔡九知府看了，喜不自勝，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；一面分付教造陷車，商量差人解發起身。戴宗謝了，自回下處，買了些酒肉，來牢裏看覷宋江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蔡九知府催併合成陷車，過得一二日，正要起程，只見門子來報道：『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。』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，又送些禮物，時新酒果。知府謝道：『累承厚意，何以克當。』黃文炳道：『村野微物，何足掛齒。』知府道：『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。』黃文炳道：『相公何以知之？』知府道：『昨日下午書人已回，妖人宋江，教解京師；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，陞擢高任。家尊回書，備說此事。』黃文炳道：『既是恁地，深感恩相主薦。那個人下書，真乃神行人也。』知府道：『通判如不信時，就教觀看家書，顯得下官不謬。』黃文炳道：『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；如若相托，求借一觀。』知府便道：『通判乃心腹之交，看有何妨。』便令從人取過家書，遞與黃文炳看。黃文炳接書在手，從頭至尾讀了一遍。捲過來，看了封皮，又見圖書新鮮，黃文炳搖着頭道：『這封書不是真的。』知府道：『通判錯矣。此是家尊親手筆跡，真正字體，如何不是真的？』黃文炳道：『相公容覆：往常家書來時，曾用這個圖書麼？』知府道：『往常來的家書，却不會有這個圖書，只是隨手寫的，今番一定是圖書匣在手邊，就便印了這個圖書在封皮上。』黃文炳道：『相公休怪小生多言！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。方今天下盛行蘇、黃、米、蔡四家字體，誰不習學得？況兼這個圖書，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，法帖文字上，多有人會見。如今陞轉太師丞相，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？更兼又是父寄書與子，須不當用諱字圖書。令尊太師恩相，是個識窮天下，高明遠見的人，安肯造次錯用？相公不信小生之言，可細細盤問下書人，會見府裏誰來。若說不對，便是假書。休怪小生多說，因蒙錯愛至厚，方敢僭言。』蔡九知府聽了，說道：『這事不難，此人自來不會到東京，一盤問便顯虛實。』

知府留在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，隨即陞廳，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。當下做公的領鈞旨，四散去尋有詩爲證：

反詩假信事相牽，

爲與梁山盜結連。

不是黃蜂鍼痛處，  
蔡龜雖大總徒然。

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，先去牢裏見了宋江，附耳低言，將前事說了，宋江心中暗喜。次日，又有人請去酌杯，戴宗正在酒肆中喫酒，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。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，蔡九知府問道：『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，真個辦事，不會重重賞你。』戴宗答道：『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，如何敢怠慢？』知府道：『我正連日事忙，未曾問得你個仔細。你前日與我去京師，那座門入去？』戴宗道：『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晚了，不知喚做甚麼門。知府又道：『我家府裏門前，誰接着你，留你在那裏歇？』戴宗道：『小人到府前尋見一個門子，接了書入去。少刻，門子出來，交收了信籠，着小人自去尋客店裏歇了。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伺候時，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。小人怕誤了日期，那裏敢再問備細，慌忙一逕來了。』知府再問道：『你見我府裏那個門子？却是多少年紀？或是黑瘦，也白淨肥胖？長大，也是矮小？有鬚的，還是無鬚的？』戴宗道：『小人到府裏時，天色黑了；次早回時，又是五更時候，天色昏暗，不十分看得仔細，只覺不恁麼長，中等身材，敢是有些鬚鬚。』

知府大怒，喝一聲『拿下廳去！』傍邊走過十數個獄卒牢子，將戴宗驅翻在當面。戴宗告道：『小人無罪。』

知府喝道：『你這廝該死！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，如今只是個小王看門，如何却道他年紀大，有鬚鬚？況兼門子小王不能發入府堂裏去，但有各處來的書信絨帖，必須經由府堂裏張幹辦，方纔去見李都督，然後達知裏面，纔收禮物。便要回書，也須得伺候三日。我這兩籠東西，如何沒個心腹的人出來，問你個常便備細，就胡亂收了。我昨日一時問倉卒，被你這廝瞞過了。你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裏得來！』

戴宗道：『小人一時心慌，要趕程途，因此不會看得分曉。』蔡九知府喝道：『胡說！這賊骨頭，不打

如何肯招？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廝！」獄卒牢子情知不好，覷不得面皮，把戴宗細翻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戴宗捱不過拷打，只得招道：「端的這封書是假的。」知府道：「你這廝怎地得這封假書來？」

戴宗告道：「小人路經梁山泊，走出那一夥強人來，攔小人劫了，綁縛上山，要割腹剖心；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，把信籠都奪了，却饒了小人。情知回鄉不得，只要山中乞死，他那裏却寫這封書與小人，回來脫身。一時怕見罪責，小人瞞了思相。」知府道：「是便是了，中間還有些胡說，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，謀了我信籠物件，却如何說這話？再打那廝！」戴宗由他拷訊，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。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，語言前後相同，說道：「不必問了。取具大枷枷了，下在牢裏。」却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：「若非通判高見，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。」黃文炳又道：「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，通同造意，謀叛爲黨，若不祛除，必爲後患。」知府道：「便把這兩個問成了招狀，立了文案，押去市曹斬首，然後寫表申朝。」黃文炳道：「相公高見極明。似此，一者朝廷見喜，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；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。」知府道：「通判高見甚遠，下官自當勸文書，親自保舉通判。」當日管待了黃文炳，送出府門，自回無爲軍去了。

次日，蔡九知府陞廳，便叫當案孔目來分付道：「快教疊了文案，把這宋江，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。一面寫下犯山牌，教來日押赴市曹，斬首施行。自古謀逆之人，決不待時，斬了宋江，戴宗，免致後患。」當案却是黃孔目，本人與戴宗頗好，却無緣便救他，只替他叫得苦。當日稟道：「明日是個國家忌日，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，皆不可行刑；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，直至五日後，方可施行。」一者天幸救濟宋江，二乃梁山泊好漢未至。

蔡九知府聽罷，依准黃孔目之言，直待第六日早晨，先差人去十字路口，打掃了法場，飯後點起土兵和刀仗劊子，約有五百餘人，都在大牢門前伺候。已牌時候，獄官稟了知府，親自來做監斬官。黃孔目只得

把犯山牌呈堂，當廳判了兩個斬字。便將片蘆席貼起來。江州府衆多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，宋江過得好，却沒做道理救得他，衆人只替他兩個叫苦。當時打扮已了，就大牢裏把宋江，戴宗兩國攜扎起；又將膠水刷了頭髮，綰個鵝梨角兒，各插上一朶紅綾子紙花；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，各與了一碗長休飯，永別酒。喫罷，辭了神案，翻轉身來，搭上利子。六七十個獄卒早把宋江在前，戴宗在後，推擁出牢門前來。宋江和戴宗兩個面面相覷，各做聲不得。宋江只把腳來跌，戴宗低了頭只嘆氣，江州府看的人，真乃壓肩疊背，何止一二十人。但見：

愁雲荏苒，怨氣氤氳，頭上日色無光，四下悲風亂吼。纓鎗對對，數聲鼓響喪三魂；棍棒森森，幾下鑼鳴催七魄。犯由牌高貼，人言此去幾時回；白紙花雙插，都道這番難再活。長休飯，額內難吞；永別酒，口中怎嚙！猙獰劊子仗鋼刀，醜惡押牢持法器。皂纛旗下，幾多魍魎跟隨；十字街頭，無限強魂等候。監斬官忙施號令，件件子准備扛屍。

劊子叫起惡殺都來，將宋江和戴宗前推後擁，押到市曹十字路口，團團鎗棒圍住，把宋江面南背北，將戴宗而北背南，箇箇納坐下，只等午時三刻，監斬官到來開刀。那衆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寫道：『江州府犯人一名，宋江，故吟反詩，妄造妖言，結連梁山泊強寇，通同造反，律斬。犯人一名，戴宗，與宋江暗遞私書，勾結梁山泊強寇，通同謀叛，律斬。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。』那知府勒住馬，只等報來。

只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，強要挨入法場裡看，衆士兵趕打不退。正相鬧間，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的，也強挨將入來。士兵喝道：『你那夥人好不曉事，這是那裡，要強挨入來看。』那夥使鎗棒的說道：『你倒烏村，我們衝州撞府，那裡不會去，到處看出人。便是京師天子殺人，也放人看。你這小去處，砍得兩個人，鬧動了世界，我們便挨入來看一看，打甚麼鳥緊！』正和士兵鬧將起來，監斬官喝道：『且趕退去，休放過來。』鬧猶未了，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擔的脚夫，又要挨將入來，士兵喝道：『這裡

出入，你挑那裡去？」那夥人說道：「我們挑東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，你們如何敢阻當我？」土兵道：「便是相公衙裡人，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。」那夥人就歇了擔子，都掣了匾擔，立在人叢裡看。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，推兩輛車子過來，定要挨入法場上來。土兵喝道：「你那夥人那裡去？」客人應道：「我們要趕路程，可放我等過去。」土兵道：「這裡出入如何肯放你？你要趕路程，從別路過去。」那夥客人笑道：「你倒說的好。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，不認得你這裡鳥路，只是從這大路走。」土兵那裡肯放，那夥客人齊齊地揆定了不動，四下裡吵鬧不住。這蔡九知府見禁治不得，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。

沒多時，法場中間人分開處，一個報？報道一聲『午時三刻。』監斬官便道：『斬訖報來。』兩勢下刀棒劊子，便去開枷，行刑之人，執定法刀在手。說是遲，一個個要見分明；那時候，鬧攘攘一齊發作。只見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，數內一個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，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，四下裡一齊動手。有詩爲證：

閑來乘輿入江樓，

渺渺烟波接素秋。

呼酒謾澆千古限，

吟詩欲瀉百重愁。

鴈書不遂英雄志，

失脚翻成狴犴囚。

搔動梁山諸義士，

一齊雲擁鬧江州。

又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，脫得赤條條的，兩隻手握兩把板斧，大吼一聲，卻似半天起個霹靂，從半空中跳將下來。手起斧落，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劊子，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。衆土兵急待把鎗去攔時，那裡攔當得住，衆人忙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。

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乞者，身邊都掣出尖刀，看着土兵便殺；西邊那夥使鎗棒的，大發喊聲，只顧亂殺將來，一派殺倒土兵獄卒；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，輪起匾擔，橫七豎八，都打翻了土兵和那看的人；北邊

那夥客人，都跳下車來，推過車子，攔住了人。兩個客商鑽將入來，一個背了宋江，一個背了戴宗；其餘的人，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，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，也有取出標鎗來標的。原來扮客商的這夥，便是晁蓋，花榮，黃信，呂方，郭盛；那夥扮使鎗棒的便是燕順，劉唐，杜遷，宋萬；扮挑擔的，便是朱貴，王矮虎，鄭天壽，石勇；那夥扮乞丐的，便是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白勝——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個頭領到來，帶領小嘍囉一百餘人，四下裡殺將起來。

只見那人叢裡那個黑大漢，輪兩把板斧，一味地斫將來，晁蓋等卻不認得，只見他第一個出力，殺人最多。晁蓋猛省起來：戴宗曾說一個『黑旋風』李逵，和宋三郎最好，是個莽撞之人。晁蓋便叫道：『前面那好漢，莫不是『黑旋風』？』那漢那裡肯應；火雜雜地掄着大斧，只顧斫人。晁蓋便叫背宋江，戴宗的兩個小嘍囉，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。當下去十字街口，不問軍官百姓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，推倒的，不計其數。衆頭領撇了車輛擔仗，一行盡跟了黑大漢，直殺出城來；背後花榮，黃信，呂方，郭盛四張弓箭，飛蝗般望後射來。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？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，身上血濺滿身，兀自在江邊殺人。晁蓋便挺朴刀叫道：『不干百姓事，休只管傷人。』那漢那裡聽叫喚，一斧一個，排頭兒斫將去。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，前面望見盡是淘淘一派大江，卻無了旱路。晁蓋看見，只叫得苦，那黑大漢方纔叫道：『不要慌，且把哥哥背來廟裡。』

衆人都來看時，靠江邊一所大廟，兩扇門緊緊閉着，黑大漢兩斧斫開，便搶入來。晁蓋衆人看時，兩邊都是老檜蒼松，林木遮映，前面牌額上四個金書大字，寫道：『白龍神廟。』小嘍囉把宋江，戴宗背到廟裡歇下，宋江方纔敢開眼，見晁蓋等衆人，哭道：『哥哥，莫不是夢中相會？』晁蓋便勸道：『恩兄不肯在山，致有今日之苦。這個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？』宋江道：『這個便是叫做『黑旋風』的李逵。他幾番要在天牢裡放了我，卻是我怕走不脫，不肯依他。』晁蓋道：『卻是難得這個人出力最多，又不怕刀斧箭

矢。』花榮便叫：『且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了。』正相聚間，只見李逵提着双斧，從廊下走出來。宋江便叫住道：『兄弟那裡去？』李逵應道：『尋那廟祝，一發殺了，回耐那廝不來接我們，倒把鳥廟門閉上了。我指望拿他來祭門，卻尋那廝不見。』宋江道：『你且來，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。』李逵聽了，丟了双斧，望着晁蓋跪了一跪，說道：『大哥，休怪鐵牛齷齪。』與衆人都相見了，卻認得朱貴是同鄉人，兩個大家歡喜。花榮便道：『哥哥，你教衆人只顧跟着李大哥走，如今來到這裡，前面又是大江攔截住，斷頭路了，卻又沒有一隻船接應，倘或城中官軍趕殺出來，卻怎生迎敵？將何接濟？』李逵便道：『不要慌，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，和那個鳥蔡知府一發都斫了便走。』戴宗此時方纔甦醒，便叫道：『兄弟，使不得莽性，城裡有五七千兵馬，若殺入去，必然有失。』阮小七便道：『遠望隔江那裡，有數隻船在岸邊，我兄弟三個赴水過去，奪那幾隻船過來載衆人如何？』晁蓋道：『此計是最上着。』

當時阮家三兄弟都脫剝了衣服，各挿把尖刀，便鑽入水裏去。約摸趕到半里之際，只見江面上溜頭派下隻棹船，吹風胡哨，飛也似搖將來。衆人看時，見那船上各有十數個人，都手裏拿着軍器，衆人卻慌將宋江聽得說了，便道：『我命裏這般困苦也。』奔出廟前看時，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，手裏一把明晃晃五股叉，頭上挽個穿心紅一點鬚兒，下面拽起條白絹水柱，口裡吹着胡哨。宋江看時，不是別人。正是：

東去長江萬里，內中一個雄夫。面如傅粉體如酥，履水如同平土。膽大能探禹穴，心雄欲摘驪珠。翻波跳浪性如魚，張順名傳千古。

當時張順在頭船上看見喝道：『你那夥是甚麼人？敢在白龍廟裡聚衆？』宋江挺身出廟前說道：『兄弟救我。』張順等見是宋江，大叫道：『好了。』那三隻棹船飛也似搖到岸邊，二阮看見，也趕過來。一行衆人都上岸來到廟前。宋江看見張順自引十數個壯漢在那隻船上；張橫引着穆弘，穆春，薛永，帶十數個



莊客在一隻船上；第三隻船上，李俊引着李立，童威，童猛，也帶十數個賣鹽火家，都各執鎗棒上岸來。張順見了宋江，喜從天降，便拜道：『自從哥哥喫官司，兄弟坐立不安，又無路可救。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，李大哥不見面，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，引到穆太公莊上，叫了許多相識。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，好劫牢救哥哥，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，來到這裡。不敢拜問，這夥豪傑，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？』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：『這便是晁蓋哥哥，你等衆人都來廟裡叙禮則個。』張順等九人，晁蓋等十人連宋江，戴宗，李逵，共二十九人，都入白龍廟聚會。這便喚做『白龍廟小聚會。』

當下二十九等好漢，各各講禮已罷，只見小嘍囉慌慌忙忙入廟來報道：『江州城裡鳴鑼搗鼓，整頓軍馬出城來追趕。遠遠望見旗旛蔽日，刀劍如麻，前面都是帶甲馬軍，後面盡是擎鎗兵將，大刀闊斧，殺奔白龍廟路上來。』

李逵聽了，大叫一聲：『殺將去。』提了双斧，便出廟門，晁蓋叫道：『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衆好漢相助着晁某，直到殺盡江州人馬，再回梁山泊去。』衆英雄齊聲應道：『願依尊命。』一百四五十人齊吶喊殺奔江州岸上來。有分教，血染波紅，屍如山積，直教跳浪蒼龍噴毒火，巴山猛虎吼天風。畢竟晁蓋等衆好漢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一回

宋江智取無爲軍

張順活捉黃文炳

話說江州城外白龍廟中，梁山泊好漢，劫了法場，救得宋江，戴宗，正是晁蓋，花榮，黃信，呂方，郭盛，劉唐，燕順，杜遷，宋萬，朱貴，王矮虎，鄒天壽，石勇，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白勝，共是一十七人，帶領着八九十個悍勇壯健小嘍囉。潯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，張順，張橫，李俊，李立，穆弘，穆春，童威，童猛，薛永，九鶚好漢，也帶四十餘人，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，撐駕三隻大船，前來接應城裡『黑旋風』李逵引着衆人殺至潯陽江上。兩路救應，通共一百四五十人，都在白龍廟裡聚義。只聽得小嘍囉報道：『江州城裡軍兵擂鼓，搖旗鳴鑼，發喊追趕到來。』

那『黑旋風』李逵聽得，大吼了一聲，提兩把板斧，先出廟門，衆好漢吶聲喊，都挺手中軍器，齊出廟來迎敵。劉唐，朱貴先把宋江，戴宗護送上船；李俊同張順，三阮整頓船隻。就江邊看時，見城裡出來的官軍，約有五七千馬軍，當先都是頂盔衣甲，全副弓箭，手裡都使長鎗，背後步軍簇擁，搖旗吶喊，殺奔前來。這裡李逵當先，輪着板斧，赤條條地飛奔將入去；背後便是花榮，黃信，呂方，郭盛四將擁護。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扎住了鎗，只怕李逵着傷，偷手取弓箭出來，搭上箭，拽滿弓，望着頭領的一個馬軍鷄的一箭，只見翻筋斗射下馬去。那一夥馬軍，喫了一驚，各自奔命，撥轉馬頭便走，倒把步軍先衝倒了一半。這裡衆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，殺得那官軍屍橫野爛，血染江紅，直殺到江州城下，城上策應官軍早把插木礮石打將下來。官軍慌忙入城，關好城門，好幾日不敢出來。衆多好漢拖轉『黑旋風』回到白龍廟前下船。晁蓋整點衆人完備，都叫分頭下船，開江便走。

却值順風，拽起風帆，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，投穆太公莊上來。一帆風順，早到岸邊埠頭，一行

衆人，都上岸來。穆弘邀請衆好漢到莊內堂上，穆太公出來迎接，宋江等衆人都相見了。太公道：『衆頭領連夜勞神，具請客房中安歇，將息貴體；各人且去房裡暫歇將養，整理衣服器械。』當日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，殺了十數個豬、羊、鷄、鵝、魚、鴨，珍肴異饌，排下筵席，管待衆頭領。飲酒中間，說起許多情節。晁蓋道：『若非是二哥衆位把船相救，我等皆被陷於縲紲。』穆太公道：『你等如何却打從那條路上來？』李逵道：『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，他們自要跟我來，我又不曾叫他。』衆人聽了，都大笑。

宋江起身與衆人道：『小人宋江，若無衆好漢相救時，和戴院長皆死於非命，今日之恩，深於滄海，如何報答得衆位？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，幾番唆毒，要害我們。這冤讐如何不報？怎地啓請衆位好漢，再做個天大人情，去打無爲軍，殺得黃文炳那厮，也與宋江消了這口無窮之恨。那時回去如何？』晁蓋道：『我們衆人偷營劫寨，只可使一遍，如何再行得？似此，奸賊，有了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，聚起大隊人馬，一發和學究，公孫二先生，并林冲，秦明，都來報讐，也未爲晚。』宋江道：『若是回山去了，再不能殺得來。一者山遙路遠，二乃江州必然中開明文，各處謹守，不要癡想；只是趁這個機會，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准備。』花榮道：『哥哥見得是。雖然如此，只是無人識得路境，不知他地理如何。先得個人去那裡城中探聽虛實，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，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，然後方好下手。』薛永便起身說道：『小弟多在江湖上行，此處無爲軍最熟，我去探聽一遭如何？』宋江道：『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。』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。

只說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，整頓軍器鎗刀，安排弓箭箭矢，打點大小船隻等項。隄備已了，只見薛永去了兩日，帶將一個人回到莊上來，拜見宋江！宋江便問道：『兄弟，這位壯士是誰？』薛永答道：『這人姓侯，名健，祖居洪都人氏。做得第一手裁縫，端的是飛針走線。更兼慣習鎗棒，曾拜薛永爲師，人見他黑瘦輕捷，因此喚他做「通臂猿」。』見在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。

小弟因見了，就請在此。」宋江大喜，便教同座商議，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，自然義氣相投。宋江便問江州消息，無爲軍路徑如何，薛永說道：「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，百姓被殺死有五百餘人；帶傷中箭者，不計其數。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。城門日中後便關，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。原來哥哥被害一事，倒不干蔡九知府事，都是黃文炳那廝三回五次，點撥知府，教害二位。如今見劫了法場，城中甚慌，曉夜隄備。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，正撞見侯健這個兄弟出來喫飯，因是得知備細。」宋江道：「侯兄何以知之？」

侯健道：「小人自幼只愛習學鎗棒，多得薛師父指教，因此不敢忘恩。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來他家做衣服，因出來遇見師父，提起仁兄大名，說起此一節事來。小人要結識仁兄，特來報知備細。這黃文炳有個親哥哥，喚做黃文燁，與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。這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事，修橋補路，塑佛齋僧，扶危濟困，救拔貧苦，那無爲軍城中，都叫他「黃佛子」。這黃文炳雖是罷閒通判，心裏只要害人，慣行歹事，無爲軍都叫他做「黃蜂刺」。他弟兄兩個分開做兩處住，只在一條巷內出入，靠北門裏便是他家。黃文炳貼着城住，黃文燁近着大街。小人在他那裏做生活，却聽得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：「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，卻是我點撥他，教知府先斬了，然後奏去。」黃文燁聽得說時，只在背後罵說道：「又做這等短命捉搦的事，於你無干，何故定要害他？倘或有天理之時，報應只在目前，卻不是反招其禍。」這兩日聽得劫了法場，好生喫驚，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，與他計較，尙兀自未回來。」宋江道：「黃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？」侯健道：「原是一家分開的，如今只隔着中間一個菜園。」宋江道：「黃文炳家多少人口？有幾房頭？」侯健道：「男子婦人通有四五十口。」宋江道：「天教我報讎，特地送這個人來。雖是如此，全靠衆弟兄維持。」衆人齊聲應道：「當以死向前，正要驅除這等臟盪奸惡之人，與哥哥報讎雪恨。」宋江又道：「只恨黃文炳那賊一個，卻與無爲軍百姓無干。他兄既然仁德，亦不可害他，休教天下人罵我等不

仁。衆弟兄去時，不可分毫侵害百姓。今去那裏，我有一計只望衆人扶助扶助。」衆頭領齊聲道：「專聽哥哥指教。」

宋江道：「有煩穆太公對付八九十個又袋，又要百十束蘆柴，用着五隻大船，兩隻小船，央及張順李俊駕隻小船，在江面上與他如此行；五隻大船上，用着張橫，三阮，童威和識水護船；此計方可。」穆弘道：「此間蘆葦，油柴，布袋都有，我莊上的人都會使水駕船，便請哥哥行事。」宋江道：「卻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勝，先去無爲軍城中藏了，來日三更二點爲期，且聽門外放起帶鈴鷓鴣，便教白勝上城策應，先插一條白絹號帶，近黃文炳家，便是上城去處。再又教石勇，杜遷扮做丐者，去城門邊左近埋伏，只看火爲號，便要下手殺把門軍士。李俊，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巡綽，等候策應。」

宋江分撥已定。薛永，白勝，侯健先自去了；隨後再是石勇，杜遷扮做丐者，身邊各藏了短刀暗器，也去了。這裏自一面扛擡沙土布袋，和蘆葦，油柴，上船裝載。衆好漢至期各各拴束了，身上都准備了器械，船艙裏埋伏軍漢，衆頭領分撥下船。晁蓋，宋江，花榮在童威船上；燕順，王矮虎，鄭天壽在張橫船上；戴宗，劉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；呂方，郭盛，李立在阮小五船上；穆弘，穆春，李逵在阮小七船上。只留下朱貴，宋萬在穆太公莊，探聽江州城裏消息。先使童猛棹一隻打漁快船，前去探路；小喽囉并軍健都伏在艙裏，大家莊客，水手，撐駕船隻，當夜密地望無爲軍來。此時正是七月盡天氣，夜涼風靜，月白江清，水影山光，上下一碧，昔日參寥子有首詩，題這江景，道是：

洪濤滾滾煙波杳，

月淡風清九江曉。

欲從舟子問如何，

但覺廬山眼中小。

是夜初更前後，大小船隻都到無爲江岸邊，揀那有蘆葦深處，一字兒纜定了船隻，只見童猛回船來報道：「城裏並無些動靜。」宋江便叫手下衆人，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乾柴都搬上岸，望城邊來。聽那更鼓

時，正打二更。宋江叫小喽囉各各挖了沙土布袋并蘆柴子就城邊堆垛了。衆好漢各挺手中軍器，只留張橫，三阮，兩童，守船接應，其餘頭領都奔城邊來。望城上時，約離北門有半里之路，宋江便叫放起帶鈴鶉鴿，只見城上一條竹竿，縛着白號帶，風飄起來。宋江見了，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，分付軍漢，一面挑擔蘆葦，油柴上城。只見白勝已在那裏接應等候，把手指與衆軍漢道：「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。」宋江問白勝道：「薛永，侯健在那裏？」白勝道：「他兩個潛入黃文炳家裏去了，只等哥哥到來。」宋江又問道：「你會見石勇，杜遷麼？」白勝道：「他兩個在城門邊左近伺候。」宋江聽罷，引了衆好漢下城來，逕到黃文炳門前。只見侯健閃在房簷下，宋江喚來，附耳低言道：「你去將菜園門開了，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堆放裏面，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；卻去敲黃文炳門道：『問壁大官人家失火，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。』敲得門開，我自攔布。」

宋江教衆好漢分幾個把住兩頭。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，軍漢把蘆柴搬來，堆去裏面。侯健就討了火種，遞與薛永，將來點着。侯健便閃出來，卻去敲門叫道：「問壁大官人家失火，有箱籠搬來寄頓，快開門則個。」裏面聽得，便起來看時，望見隔壁火起，連忙開門出來。晁蓋，宋江等吶聲喊，殺將入去；衆好漢亦各動手，見一個，殺一個，見兩人，殺一雙，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，盡皆殺了，不留一人，只不見了文炳一個。衆好漢把他從前酷害良民積下許多家私金銀，收拾俱盡。火哨一聲，衆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，卻奔城上來。且說石勇，杜遷見火起，各掣出尖刀，便殺把門軍人，見前街隣舍拿了水桶梯子都來救火。石勇，杜遷大喝道：「你那百姓，休得向前。我們是梁山泊好漢數千在此，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，與宋江，戴宗報讎，不干你百姓事。你們快回家躲避了，休得出來閒管事。」衆隣舍還有不信的，立住了脚看，只見『黑旋風』李逵輪起兩把板斧，着地捲將來，衆隣舍方纔吶聲喊，擡了梯子水桶，一閃都走了。這邊後巷也有幾個守門軍漢，帶了些人，挖了麻搭火鈎，都奔來救火。早被花榮張起弓，當頭一

箭射翻了一個，大喝道：『要死的，便來救火。』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。只見薛永拿着火把，便就黃文炳家裏前後點着，亂亂雜雜火起。看那火時，但見：

黑雲匝地，紅燄飛天，符律律走萬道金蛇，滾騰騰散千團火塊。狂風相助，雕梁畫棟片時休；炎燄漲空，大廈高堂彈指沒。這不是火，卻是：

文炳心頭惡，  
觸惹丙丁神。

害人施毒餓，  
惹火自燒身。

當時石勇，杜遷已殺倒把門軍士，李逵斫斷鐵鎖，大開了城門，一半人從城上出去，一半人從城門下出去。張橫，三阮，兩童都來接應，合做一處，扛擡財物上船。無爲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劫法場，殺死無數的人，如何敢出來追趕，只得回避了。這宋江一行衆好漢只恨拿不着黃文炳，都上了船去，搖開了，自投穆弘莊上來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江州城裏望見無爲軍火起，蒸天價紅，滿城中講動，只得報知本府。這黃文炳正在府裏議事，聽得報說了，慌忙來稟知府道：『敝鄉失火，急欲回家看釁。』蔡九知府聽得，忙叫開城門，差一隻官船相送。黃文炳謝了知府，隨即出來，帶了從人，慌連下船，搖開江面，望無爲軍來。看見火勢猛烈，映得江面上都紅，艙公說道：『這火只是北門裏火。』黃文炳見說了，心裏越慌。看看搖到江心裏，只見一隻小船從江面上搖過去了，不多時，又是一隻小船搖將過來，卻不遲過，望着官船直撞將來。從人喝道：『甚麼船，敢如此直撞來！』只見那小船上一个大漢跳起來，手裏拿着撓鈎，口裏應道：『去江州報失火的船。』黃文炳便鑽出來問道：『那裏失火？』那大漢道：『北門裏黃通判家，被梁山泊好漢殺了一家人口，劫了家私，如今正燒着哩！』黃文炳失口叫聲苦，不知高低。那漢聽了，一撓鈎搭住了船，便跳過來。黃文炳是個乖覺的人，早瞧了八分，便奔船梢後走，望江裏躡身便跳。忽見江面上一隻船，水底下早鑽過一個人，



把黃文炳劈腰抱住，攔頭揪起，扯上船來。船上那個大漢早來接應，便把麻索綁了。水底下活捉了黃文炳的，便是『浪裏白跳』張順，船上把撓鈎的，便是『混江龍』李俊，兩個好漢立在船上，那搖官船的艚公只顧下拜。李俊說道：『我不殺你們，只要捉黃文炳這厮，你們自回去說與蔡九知府那賊驢知道，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顆驢頭，早晚便要來取。』艚公戰抖抖的道：『小人去說。』李俊，張順拿了黃文炳過自己的小船上，放那官船去了。

兩個好漢擄了兩隻快船，逕奔穆弘莊上，早搖到岸邊，望見一行頭領，都在岸上等候，搬運箱籠上岸。見說拿得黃文炳，宋江不勝之喜，衆好漢一齊心中大喜；說：『正要此人見面。』李俊，張順早把黃文炳帶上岸來，衆人看了，監押着，離了江岸，到穆太公莊上來。朱貴，宋萬接着衆人，入到莊裏草廳上坐下。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濕衣服，綁在柳樹上，請衆頭領團圍坐定。宋江叫取一壺酒來，與衆人把盞。上白晁蓋，下至白勝，共是三十位好漢，都把過了。宋江大罵黃文炳：『你這厮，我與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讎，你如何只要害我，三回五次，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個。你既讀聖賢之書，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？我又與你有殺父之讎，你如何定要謀我？你哥哥黃文燁，與你這厮一母所生，他怎恁般修善，久聞你那城中都稱他做『黃佛子』，我昨夜分毫不會侵犯他，你這厮在鄉中只是害人，交結權勢，浸潤官長，欺壓良善，我知道無爲軍人民都叫你做『黃蜂刺』，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個刺。』黃文炳告道：『小人已知過失，只求早死。』晁蓋喝道：『你那賊驢，怕你不死，你這厮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』宋江便問道：『那個兄弟替我下手？』只見『黑旋風』李逵跳起身來說道：『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厮。我看他肥胖，倒好燒喫。』晁蓋道：『說得是，教取把尖刀來，就討盆炭火來，細細地割這厮燒來下酒，與我賢弟消這怨氣。』李逵拿起尖刀，看着黃文炳笑道：『你這厮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，撥置害人，無中生有攛掇他今日你要快死，老爺卻要你慢死。』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，揀好的，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。割一塊，

炙一塊，無片時，割了黃文炳，李遠方纔把刀割開胸膛，取出心肝，把來與衆頭領做醒酒湯。衆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，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，有詩爲證：

文炳趨炎巧計乖，  
卻將忠義苦擠排。

奸謀未遂身先死，  
難免剝心炙肉災。

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，衆頭領慌忙都跪下，齊道：『哥哥有甚事，但說不妨，兄弟們敢不聽。』宋江便道：『小可不才，自小學吏；初世爲人，便要結識天下好漢。奈緣力薄才疎，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願。自從刺配江州，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留，宋江因見父親嚴訓，不會肯住。正是天賜機會，於路直至潯陽江上，又遭際許多豪傑。不想小可不才，一時間酒後狂言，險累了戴院長性命。感謝衆位豪傑不避凶險，來虎穴龍潭，力救殘生；又蒙協助，報了冤讎。如此犯下大罪，闢了兩座州城，必然申奏去了。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託哥哥去，未知衆位意下若何？如是相從者，只今收拾便行；如不願去的，一聽尊命。只恐事發，反遭負累，應細尋思。』說言未絕，李遠跳將起來，便叫道：『都去，都去，但有不去的，喫我一鳥斧，斫做兩截便罷。』宋江道：『你這般龔鹵說話，全在各人弟兄們心肯意肯，方可同去。』衆人議論道：『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，闢了兩處州郡，他如何不申奏朝廷，必然起軍馬來擒獲。今若不隨哥哥去，同死同生，卻投那裏去？』

宋江大喜，謝了衆人。當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前回山寨裏去報知，次後分作五起進程：頭一起，便是晁蓋，宋江，花榮，戴宗，李逵；第二起，便是劉唐，杜遷，石勇，薛永，侯健；第三起，便是李俊，李立，呂方，郭盛，童威，童猛；第四起，便是黃信，張順，張橫，阮家三弟兄；第五起，便是燕順，王矮虎，穆弘，穆春，鄭天壽，白勝。五起二十八個頭領，帶了一千人等，將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，裝載上車子。穆弘帶了太公并家小人等，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。莊客數內有不願去的，都齎發他些銀兩，自投

別主去；傭工有願去的，一同便往。前四起陸續去了，已自行動。穆弘收拾莊內已了，放起十數個火把，燒了莊院，撇下了田地，自投梁山泊來。

且不說五起人馬登程，節次進發，只隔二十里而行。先說第一起晁蓋，宋江，花榮，戴宗，李逵五騎馬帶着車仗人伴，在路行了三日，前面來到一個去處，地名喚做黃山門。宋江在馬上與晁蓋說道：『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，莫不有大夥在內？可着人催僂後面人馬上來，一同過去。』說猶未了，只見前面山嘴口鑼鳴鼓響。宋江道：『我說麼？且不要走動，等後面人馬來，好和他廝殺。』花榮便拈弓搭箭在手，晁蓋戴宗各執朴刀，李逵拿着雙斧，擁護着宋江，一齊耀馬向前。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個小嘍囉，當先簇擁出四籌好漢，各挺軍器在手，高聲喝道：『你等大鬧了江州，掠了無爲軍，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，待回梁山泊去，我四個等你多時。會事的只留下宋江，都饒了你們性命。』宋江聽得，便挺身出去，跪在地下，說道：『小可宋江被人陷害，冤屈無伸，今得四方豪傑救了性命，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萬望高擡貴手，饒恕殘生。』

那四籌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，都慌忙滾鞍下馬，撇了軍器，飛奔前來，拜倒在地下，說道：『俺弟兄四個只聞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大名，想殺也不能個見面。俺聽知哥哥在江州爲事喫官司，我弟兄商議定了，正要來劫牢，只是不得個實信。前日使小嘍囉直到江州來打聽，回來說道：「已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，劫了法場救出，往揭陽鎮去了；後又燒了無爲軍，劫掠黃通判家。」料想哥哥必從這裏來。節次使人路中來探望，猶恐未真，故反作此一番詰問，衝撞哥哥，萬勿見罪。今日幸見仁兄，小寨裏略備薄酒饌食權當接風。請衆好漢同到敝寨盤桓片時。』

宋江大喜，扶起四位好漢，逐一請問大名。爲頭的那人姓歐，名鵬，祖貫是黃州人氏，守把大江軍戶，因惡了本官，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，熬出這個名字：喚做『摩雲金翅。』第二個好漢姓蔣，名敬，祖貫是

湖南潭州人氏，原是落科舉子出身，科舉不第，棄文就武，頗有謀略，精通書算，積萬累千，纖毫不差，亦能刺鎗使棒，布陣排兵，因此人都喚他做『神算子』。第三個好漢姓馬，名麟，祖貫是南京建康人氏，原是小番子閒漢出身，吹得雙鐵笛，使得好大滾刀，百十人近他不得，因此人都喚他做『鐵笛仙』。第四個好漢姓陶，名宗旺，祖貫是光州人氏，莊家田戶出身，慣使一把鐵鉞，有的是氣力，亦能使鎗輪刀，因此人都喚做『九尾龜』。怎見得四個好漢英雄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力壯身強無賽，行時捷似飛騰，摩金翅是歐鵬。首位黃山排定。幼恨毛錐失利，長從韜略搜精，如神算法善行兵，文武全才蔣敬。鐵笛一聲山裂，銅刀兩口神驚，馬麟形貌更猙獍。廝殺場中超乘。宗旺力如猛虎，鐵鉞到處無情，神龜九尾喻多能。都是英雄頭領。

這四籌好漢接住宋江，小嘍囉早捧過菓盒，一大壺酒，兩大盤肉，托過來把盞。先遞晁蓋，宋江，次遞花榮，戴宗，李逵；與衆人都相見了，一面遞酒。沒兩個時辰，第二起頭領又到了，一個個盞都相見。把盞已遍，邀請衆位上山。兩起十位頭領先來到黃門山寨內，那四籌好漢便叫椎牛宰馬管待，卻教小嘍囉陸續下山，接請後面那三起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。未及半日，三起好漢已都來了，盡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。宋江飲酒中間，在席上開話道：『今次宋江投奔哥哥晁天王，上梁山泊去，一同聚義，未知四位好漢肯棄了此處，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？』四個好漢齊答道：『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，情願執鞭墜鐙。』宋江，晁蓋大喜，便說道：『既是四位肯從大義，便請收拾起程。』衆多頭領俱各歡喜。在山寨住了一日，過了一夜。次日，宋江，晁蓋仍舊做頭一起，下山進發先去；次後依例而行，只隔着二十里遠近。四籌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，帶領了小嘍囉三五百人，便燒毀了寨柵，隨作第六起登程。宋江又合得這四個好漢，心中甚喜。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：『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，雖是受了些驚恐，卻也結識得這許多好漢。今日同哥哥上山去，這回只得死心塌地，與哥哥同死同生。』一路上說着閒話，不覺早來到朱

貴酒店裏了。且說四個守山寨的頭領吳用，公孫勝，林冲，秦明，和兩個新來的蕭讓，金大堅已得朱貴，宋萬先回報知，每日差小頭目棹船出來酒店裏迎接，一起起都到金沙灘上岸，搥鼓吹笛，衆好漢們都乘馬轎，迎上寨來。到得關下，軍師吳學究等六人，把了接風酒，都到聚義廳上，焚起一爐好香。晁蓋便請宋江爲山寨之主，坐第一把交椅，宋江那裏肯，便道：『哥哥差矣。感蒙衆位不避刀斧，救拔宋江性命，哥哥原是山寨之主，如何卻讓不才？若要堅執如此相讓，宋江情願就死。』晁蓋道：『賢弟如何這般說？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係，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，如何有今日之聚？你正是山寨之恩主；你不坐，誰坐？』宋江道：『仁兄，論年齒，兄長也大十歲，宋江若坐了，豈不自羞。』再三推晁蓋坐了第一位，宋江坐了第二位，吳學究坐了第三位，公孫勝坐了第四位。宋江道：『休分功勞高下，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，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，待日後出力多寡，那時另行定奪。』衆人齊道：『哥哥言之極當。』左邊一帶，林冲，劉唐，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杜遷，宋萬，朱貴，白勝；右邊一帶，論年甲次序，互相推讓，花榮，秦明，黃信，戴宗，李逵，李俊，穆弘，張順，燕順，呂方，郭盛，蕭讓，王矮虎，薛永，金大堅，穆春，李立，歐鵬，蔣敬，童威，童猛，馬麟，石勇，侯健，鄒天壽，陶宗旺；共是四十位頭領坐下。大吹大擂，且喫慶喜筵席。

宋江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一事，說與衆人：『耐庵黃文炳那厮，事又不干他已，卻在知府面前胡言亂道，解說道：「耗國因家木，」耗散國家錢糧的人，必是家頭着個「木」字，不是個「宋」字？「刀兵點水工，」興動刀兵之人，必是三點水着個「工」字，不是個「江」字？這個正懸宋江身上。那後兩句道：「縱橫三十六，播亂在山東，」合主宋江造反在山東。以此拿了小可。不期戴院長又傳了假書，以此黃文炳那厮攬掇知府，要先斬後奏。若非衆好漢救了，焉得到此。』李逵跳將起來道：『好，哥哥正應着天上的言語，雖然喫了他些苦，黃文炳那賊也喫我割得快活。放着我們有許多軍馬，便造反，怕怎地？』

晁蓋哥哥便做了大皇帝，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，吳先生做個丞相，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，我們都做個將軍，殺去東京，奪了鳥位，在那裏快活，卻不好？不強似這個烏水泊裏？」戴宗連忙喝道：「鐵牛，你這斷胡說。你今日既到這裏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，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。亦不許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。再如此多言插口，先割了你這顆頭來爲令，以警後人。」李逵道：「阿叻，若割了我這顆頭，幾時再長的一個出來。我只喫酒便了。」衆多好漢都笑。

宋江又題起拒敵官軍一事，說道：「那時小可初聞這個消息，好不驚恐，不期今日輪到宋江身上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當初若依了兄弟之言，只住山上快活，不到江州，不省了多少事？這都是天數註定如此。」宋江道：「黃安那厮，如今在那裏？」晁蓋道：「那厮住不發兩三個月，便病死了。」宋江嘆嘆不已。當日飲酒，各各盡歡。晁蓋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。叫取過黃文炳的家財，賞勞了衆多出力的小嘍囉。取出原將來的信籠，交還戴院長收用。戴宗那裏肯要，定教收放庫內，公支使用。晁蓋叫衆多小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，都參見了。連日山寨裏殺牛宰馬，作慶賀筵席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晁蓋教向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住，山寨裏再起造房舍，修理城垣。至第三日，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：「宋江還有一件大事，正要稟衆弟兄。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，乞假數日，未知衆位肯否？」晁蓋便問道：「賢弟今欲要往何處，幹甚麼大事？」宋江不慌不忙，說出這個去處。有分教，鎗刀林裏，再逃一遍殘生；山嶺邊傍，傳授千年勳業。正是只因玄女書三卷，留得清風史數篇。畢竟宋公明要往何處去走一遭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二回

還道村受三卷天書

宋公明遇九天玄女

話說當下宋江在筵上對衆好漢道：『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，到此連日飲宴，甚是快樂，不知老父在  
家，正是何如。即日江州申奏京師，必然行移濟州，着落鄆城縣追捉家屬，比捕正犯，恐老父存亡不保。  
宋江想念，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，以絕掛念，不知衆弟兄還肯容否？』晁蓋道：『賢弟，這件是人倫中  
大事，不成我和你用快樂，倒教家中老父吃苦，如何不依賢弟？只是衆兄弟們連日辛苦，寨中人馬未  
定，再停兩日，點起山寨人馬，一逕去取了來。』宋江道：『仁兄，再過幾日不妨，只恐江州行文到濟州  
追捉家屬，以此事不宜遲。今也不須點多人去，只宋江潛地自去，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來。那時  
鄉中神不知，鬼不覺，若還多帶了人伴去，必然驚嚇鄉里，反招不便。』晁蓋道：『賢弟路中倘有疏失，  
無人可救。』宋江道：『若爲父親，死而無怨。』當日苦留不住，宋江堅執要行，便取個氈笠帶了，提條  
短棒，腰帶利刃，便下山去，衆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。

且說宋江過了渡，到朱貴酒店裏上岸，出大路投鄆城縣來。路上少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一日奔宋  
家村，晚了，到不得，且投客店歇了。次日趨行到宋家村時，卻早，且在林子裏伏了，等待到晚，卻投莊  
上來敲後門。莊裏聽得，只見宋清出來開門，見了哥哥，喫那一驚，慌忙道：『哥哥，你回家來怎地？』宋  
江道：『我特來家取父親和你。』宋清道：『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，如今這裏都知道了。本縣差下這兩  
個趙都頭，每日來勾取，管定了我們，不得轉動，只等江州文書到來，便要捉我們父子二人，下在牢裏監  
禁，聽候拿你。日裏夜間，一二百土兵巡綽。你不宜遲，快去梁山泊請下衆頭領來，救父親并兄弟。』

宋江聽了，驚得一身冷汗，不敢進門，轉身便走，奔梁山泊路上來。是夜月色朦朧，路不分明，宋江只

願揀僻靜小路去處走。約莫也走了一個更次，只聽得背後有人發喊起來。宋江回頭聽時，只隔一二里路，看見一簇火把照亮，只聽得叫道：『宋江休走！』宋江一頭走，一面肚裏尋思：『不聽晁蓋之言，果有今日之禍。皇天可憐，垂救宋江則個。』遠遠望見一個去處，只願走。少間風掃薄雲，現出那輪明月，宋江方纔認得仔細，叫聲苦，不知高低。看了那個去處，有名喚做還道村。原來團團都是高山峻嶺，山下一遭澗水，中間單單只一條路。入來這村，左來右去走，只是這條路，更沒第二條路。宋江認的這個村口，欲待回身，卻被背後趕來的人，已把住了路口，火把照耀如同白日，宋江只得奔入村裏來，尋路躲避。抹過一座林子，早看見一所古廟，但見：

牆垣頽損，殿宇傾斜，兩廊畫壁長蒼苔，滿地花氈生碧草。門前小鬼，折臂膊不顯猙獰；殿上判官，無幟頭不成禮數。供牀上蜘蛛結網，香爐內螻蛄營窠；狐狸常睡紙爐中，蝙蝠不離神帳裏。

宋江只得推開廟門，乘着月光，入進廟裏來，尋個躲避處。前殿後殿，相了一回，安不得身，心裏越慌，只聽得外面有人道：『都管只走在這廟裏？』宋江聽得時，是趙能聲音，急沒躲處，見這殿上一所神廚，宋江揭起帳幔，望裏面探身便鑽入神廚裏，安了短棒，做一堆兒伏在廚內。氣也不敢喘。只聽的外面拿着火把，照將入來。

宋江在神廚裏偷眼看時，趙能，趙得引着四五十人，拿着火把，各到處照，看看照上殿來。宋江道：『我今番走了死路：望陰靈庇護則個，神明庇佑。』一個個都走過了，沒人看着神廚裏。宋江道：『卻不是天幸。』只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廚內照一照，宋江道：『我這番端的受縛。』趙得一隻手將朴刀桿挑起神帳上下把火只一照，火煙沖將起來，沖下一片黑塵來，正落在趙得眼裏，睜了眼，便將火把丟在地下。一腳踏滅了，走出殿門外來，對土兵們道：『這廟不在廟裏，——別又無路，卻走向那裏去了？』衆土兵道：『多應這廟走入村中樹林裏去了。這裏不怕他走脫。這個村喚做還道村，只有這條路出入，裏面雖有高山林木



卻無路上的去。都頭只把住村口，他便會插翅飛上天去，也走不脫了。待天明，村裏去細細搜捉。」趙得道：『也是。』引了士兵下殿去了。

宋江道：『卻不是神明護佑。若還得了性命，必當重修廟宇，再建祠堂，陰靈保佑則個。』說猶未了，只聽的有幾個士兵在於廟門前叫道：『都頭，在這裏了。』趙能，趙得和衆人一夥搶入來。宋江道：『卻不又是晦氣，這遭必被擒捉。』趙能到廟前問道：『在那裏？』士兵道：『都頭，你來看廟門上兩個塵手跡，一定是卻纔推開廟門，閃在裏面去了。』趙能道：『說的是，再仔細搜一搜看。』

這夥人再入廟裏來搜看，宋江道：『我命運這般蹇拙，今番必是休了。』那夥人去殿前殿後搜遍，只不會翻過磚來。衆人又搜了一回，火把看着照上殿來，趙能道：『多是只在神廚裏。卻纔兄弟看不仔細，我自照一照看。』一個士兵拿着火把，趙能一手揭起帳幔，五七個人仰頭來看。不看萬事俱休，纔看一看，只見神廚裏捲起一陣惡風，將那火把都吹滅了，黑騰騰罩了廟宇，對面不見。趙能道：『卻又作怪。平地裏捲起這陣惡風來，想是神明在裏面，定嗔怪我們只管來照，因此起這陣惡風顯應。我門且去罷。只守住村口，待天明再來尋。』趙得道：『只是神廚裏不會看得仔細，再把鎗去搨一搨。』趙能道：『也是。』

兩個卻待向前，只聽的殿後又捲起一陣怪風，吹的飛沙走石，滾將下來，搖的那殿宇岌岌地動，罩下一陣黑雲，布合了上下，冷氣逼人，毛髮豎起。趙能情知不好，叫了趙得道：『兄弟快走，神明不樂。』衆人一閃都奔下殿來，望廟門外跑走，有幾個擱翻了的，也有閃胸腿的，爬得起來，奔命走出廟門。只聽得廟裏有人叫饒恕我們，趙能再入來看時，兩三個士兵跌倒，在龍墀裏，被樹根鈎住了衣服，死也掙不脫，手裏丟了朴刀，扯着衣裳叫饒。宋江在神廚裏聽了，忍不住笑。

趙能把士兵衣服解脫了，領出廟門去。有幾個在前面的士兵說道：『我說這神道最靈，你們只管在裏面纏障，引的小鬼發作起來。我們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，須不吃他飛了去。』趙能，趙得道：『說得是。只

消村口四下裏守定。」衆人都望村口去了。

只說宋江在神廚裏口稱慚愧道：『雖未被這厮們拿了，卻怎能發出村口去？』正在廚內尋思。百般無計只聽的後面廊下有人出來，宋江道：『卻又是苦也！早是不鑽出去。』只見兩個青衣童子，逕到廚邊舉口道：『小童奉娘娘法旨，請星主說話。』宋江那裏敢做聲答應。外面童子又道：『娘娘有請，星主可行。』宋江也不敢答應。外面童子又道：『宋星主休得遲疑，娘娘久等。』宋江聽的鶯聲燕語，不是男子之音，便從神櫃底下鑽將出來，看時，卻是兩個青衣女童侍立在牀邊。宋江喫了一驚，卻是兩個泥神。

只聽的外面又說道：『宋星主，娘娘有請。』宋江分開帳幔，鑽將出來，只見是兩個青衣螺髻女童，齊齊躬身，各打個稽首。宋江看那女童時，但見：

朱顏綠髮，皓齒明眸。飄飄不染塵埃，耿耿天仙風韻，螺髻髻山峯堆擁，鳳頭鞋蓮瓣輕盈。領採深青，色織成銀縷；帶飛真紫，雙環結就金霞。依稀園苑董雙成，彷彿蓬萊花鳥使。

當下宋江問道：『二位仙童自何而來？』青衣道：『奉娘娘法旨，有請星主赴宮。』宋江道：『仙童差矣。我自姓宋，名江，不是甚麼星主。』青衣道：『如何差了？請星主便行，娘娘久等。』宋江道：『甚麼娘娘？亦不會拜識，如何敢去？』青衣道：『星主到彼便知，不必詢問。』宋江道：『娘娘在何處？』青衣道：『只在後面宮中。』青衣前引便行，宋江隨後跟下殿來，轉過後殿側首一座子牆角門，青衣道：『宋星主從此間進來。』宋江跟入角門來看時，星月滿天，香風拂拂，四下裏都是茂林修竹。宋江尋思道：『原來這廟後又有這個去處。早知如此，何不來這裏躲避，不受那許多驚恐。』

宋江行時，覺道香場兩行夾種着大松樹，都是合抱不交的；中間平坦，一條龜背大街。宋江看了，暗暗尋思道：『我想不到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。』跟着青衣，行不過一里來路，聽得潺潺的澗水響。看前面時一座青石橋，兩邊都是朱欄杆，岸上栽種奇花，異草，蒼松，茂竹，翠柳，天桃，橋下翻銀滾雪般的水，

流向石洞裏去。過的橋基看時，兩行奇樹，中間一座大朱紅欄星門。宋江入的欄星門看時，擡頭見一所宮殿，但見：

金釘朱戶，碧瓦雕簷，飛龍盤柱戲明珠，雙鳳繞屏明曉日。紅泥牆壁，紛紛御柳間宮花；翠靄樓臺，淡淡祥光籠瑞影。窗棂龜背，香風冉冉透黃紗；簾捲蝦鬚，皓月團團懸紫綺。若非天上神仙府，定是人間帝主家。

宋江見了，尋思道：『我生居鄆城縣。不會聽的說有這個去處。』心中驚恐，不敢動脚。青衣催促請星主行，一引引入門內，有個龍墀，兩廊下盡是朱紅亭柱，都掛着繡簾，正中一所大殿，殿上燈燭熒煌。青衣從龍墀內一步步引到月臺上聽得殿上階前，又有幾個青衣道：『娘娘有請，星主進來。』宋江到大殿上，不覺肌膚戰慄，毛髮倒豎，下面都是龍鳳磚階。青衣入簾內奏道：『請至宋星主在堦前。』宋江到簾前御堦之下，躬身再拜，俯伏在地，口稱：『臣乃下濁庶民，不識聖上，伏望天慈，俯賜憐憫。』御簾內傳旨：教請星主坐。宋江那裏敢擡頭。教四個青衣扶上錦墩坐，宋江只得勉強坐下。殿上喝聲捲簾，數個青衣早把珠簾捲起，搭在金鈎上。娘娘問道：『星主別來無恙？』宋江起身再拜道：『臣乃庶民，不敢面覲聖容。』娘娘道：『星主既然至此，不必多禮。』宋江恰纔敢擡頭舒眼，看見殿上金碧交輝，點着龍燈鳳燭；兩邊都是青衣女童，持笏捧圭，執旌擎扇侍從；正中七寶九龍牀上，坐着那個娘娘。宋江看時，但見：

頭緒九龍飛鳳髻，身穿金縷絳紗衣，藍田玉帶曳長裙，白玉圭璋擎彩袖，臉如蓮萼，天然眉目映雲環；脣似櫻桃，自在規模端雪體。正大仙容描不就，威嚴形像畫難成。

那娘娘口中說道：『請星主到此。』命童子獻酒，兩下青衣女童，執着奇花寶瓶，捧酒過來，斟在玉杯內，一個爲首的女童，執玉杯遞酒，來勸宋江。宋江起身，不敢推辭，接過玉杯，朝娘娘跪飲了一杯。宋江覺得這酒馨香馥郁，如醍醐灌頂，甘露灑心，又是一個青衣，捧過一整仙棗，上勸宋江。宋江戰戰兢兢

怕失了體面，伸着指頭，拿了一枚，就而食之，懷核在手。青衣又斟過一杯酒來勸宋江，宋江又一飲而盡，娘娘法旨，教再勸一杯，青衣再斟一杯酒過來勸宋江，宋江又飲了；仙女托過仙棗，又食了兩枚。共飲過三杯仙酒，三枚仙棗，宋江便覺着有些微醺，又怕酒後醉失體面，再拜道：『臣不勝酒量，望乞娘娘免賜。』殿上法旨道：『既是星主不能飲酒，可止；教取那三卷「天書」賜與星主。』青衣去屏風背後，玉盤中托出黃羅袱子，包着三卷天書，度與宋江。宋江看時，可長五寸，闊三寸，厚三寸，不敢開看，再拜祇受，藏於袖中。娘娘法旨道：『宋星主，傳汝三卷「天書」，汝可替天行道；爲主全忠仗義，爲臣輔國安民，去邪歸正。吾有四句天言，汝當記取，終身佩受，勿忘勿泄。』宋江再拜，願受天言。娘娘法旨道：

遇宿重重喜，

逢高不是凶。

外夷及內寇，

幾處見奇功。

宋江聽畢，再拜謹受。娘娘法旨道：『玉帝因爲星主魔心未斷，道行未完，暫罰下方，不久重登紫府，切不可分毫懈怠！若是他日罪下酆都，吾亦不能救汝。此三卷天書，可以善觀熟視，只可與天機星同觀，其他皆不可見。功成之後，便可焚之，勿留在世。所囑之言，汝當記取。目今天凡相隔，難以久留，汝當速回。』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，『他日瓊樓金闕，再當重會。』

宋江便謝了娘娘，跟隨青衣女童下得殿庭來，出得櫺星門，送至石橋邊，青衣道：『恰纔星主受驚，不是娘娘護祐，已被擒拿。天明時，自然脫離了此難。——星主看石橋下水裏二龍相戲。』宋江凭欄看時，果見二龍戲水。二青衣望下一推，宋江大叫一聲，卻撞在神廚內，覺來乃是南柯一夢。

宋江爬將起來看時，月影正午，料是三更時分。宋江把袖子裏摸時，手內棗核三個，袖裏帕子包着天書，摸將出來看時，果是三卷天書，又只覺口裏酒香，宋江想道：『這一夢真乃奇異，似夢非夢。把做夢來，

如何有這天書在袖子裏，口中又酒香，棗核在手裏，說與我的言語，都記得，不會忘了一句？不把做夢來我自分明在神廚裏，一交攔將入來。有甚難見處？想是此間神聖最靈，顯化如此。只是何神明？」揭起帳幔看時，九龍椅上坐着一個妙面娘娘，正和夢中一般。宋江尋思道：「這娘娘呼我做星主，想我前生非等閒人也。這三卷天書，必然有用。分付我的四句天言，不會忘了。青衣女童道：『天明時自然脫離此村之厄。』如今天色漸明，我卻出去。」

便探手去廚裏摸了短棒，把衣服拂拭了，一步步走下殿來，便從左廊下轉出廟前，仰面看時，舊牌額上刻着四個金字道：「玄女之廟。」宋江以手加額稱謝道：「慚愧原來是九天玄女娘娘傳受與我三卷天書，又救了我的性命。如若能覓再見天日之面，必當來此重修廟宇，再建殿庭。伏望聖慈俯垂護祐。」稱謝已畢，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來。

離廟未遠，只聽得前面遠遠地喊聲連天。宋江尋思道：「又不濟了。立住了脚，且不可出去。我若到他面前，定喫他拿了。不如且在這裏路傍樹背後躲一躲。」

卻纔閃得入樹背後去，只見數個士兵急走得喘做一堆，把刀鎗拄着，一步步攔將入來，口裏聲聲都只叫道：「神聖救命則個。」宋江在樹背後看了，尋思道：「卻又作怪。他們把着村口，等我出來拿我，卻又怎地搶入來？」再看時，趙能也搶入來，口裏叫道：「我們都是死也。」宋江道：「那厮如何恁地慌？」卻見背後一條大漢追將入來。那大漢上半截不着一絲，露出鬼怪般肉，手裏拿着兩把火鋼板斧，口裏喝道：「舍鳥休走！」遠觀不靚，近看分明，正是「黑旋風」李逵。宋江想道：「莫非是夢裏麼？」不敢走出去。那趙能正走到廟前，被松樹根只二絆，一交攔在地下。李逵趕上，就勢一脚踏住脊背，手起大斧，卻待要砍，背後又是兩響好漢趕上來，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，各挺一條朴刀，上首的是歐鵬，下首的是陶宗旺。李逵見他兩個趕來，恐怕爭功，壞了義氣，就手把趙能一斧，砍做兩半，連胸脯開了，跳將起來把士兵趕

殺四散走了。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來。

背後只見又趕上三響好漢，也殺將來。前面『赤髮鬼』劉唐，第二『石將軍』石勇，第三『催命判官』李立。這六響好漢說道：『這厮們都殺散了，只尋不見哥哥，卻怎生是好？』石勇叫道：『兀那松樹背後一個人立在那裏？』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，說道：『感謝衆兄弟們又來救我性命，將何以報大恩？』六響好漢見了宋江，大喜道：『哥哥有了！快去報與晁頭領得知。』石勇，李立分頭去了。

宋江問劉唐道：『你們如何得知，來這裏救我？』

劉唐答道：『哥哥前脚下得山來，晁頭領與吳軍師放心不下，便叫戴院長隨即下來，探聽哥哥下落。晁頭領又自己放心不下，再着我等衆人前來接應，只恐哥哥有些疏失，半路裏撞見戴宗道：「兩個賊驢追趕捕捉哥哥。」晁頭領大怒，分付戴宗去山寨，只教留下吳軍師，公孫勝，阮家三兄弟，呂方，郭盛，朱貴，白勝看守寨柵，其餘兄弟，都叫來此間尋覓哥哥，聽得人說道：「趕宋江入還道村去了。」村口守把的這厮們，盡數殺了，不留一個，只有這幾個奔進村裏來。隨即李大哥追來，我等都趕入來，不想哥哥在這裏……』說猶未了，石勇引將晁蓋，花榮，秦明，黃信，薛永，蔣敬，馬麟到來；李立引將李俊，穆弘，張橫，張順，穆春，侯健，蕭讓，金大堅；一行衆多好漢，都相見了。宋江作謝衆位頭領。晁蓋道：『我叫賢弟不須親自下山，不聽愚兄之言，險些兒又做出來。』宋江道：『小可兄弟，只爲父親這一事，懸腸掛肚，坐臥不安，不山宋江不來取。』晁蓋道：『好教賢弟歡喜，令尊并令弟家眷，我先叫戴宗引杜遷，宋萬，王矮虎，鄭天壽，童威，童猛送去，已到山寨中了。』宋江聽得，大喜，拜謝晁蓋道：『得仁兄如此施恩，宋江死亦無怨！』

晁蓋，宋江俱各歡喜，與衆頭領各各上馬，離了還道村口，宋江在馬上以手加額，望空頂禮，稱謝神明庇祐之力，容日專當拜還心願。有古風一篇，單道宋江忠義得天之助：

昏朝氣運將顛覆，四海英雄起微族。

流光垂象在山東，天罡上應三十六。

瑞氣盤旋繞鄆城，此鄉生降宋公明。

幼年涉獵諸經史，長來爲吏惜人情。

仁義禮智信皆備，兼受九天玄女經。

豪傑交遊滿天下，逢凶化吉天生成。

他年直上梁山泊，替天行道動天兵。

且說一行人馬離了還道村，逕回梁山泊來。吳學究領了守山頭領，直到金沙灘，都來迎接，前到得大寨聚義廳上，衆好漢都見了。宋江急問道：『老父何在？』晁蓋便叫請宋太公出來，不多時『鐵扇子』宋清策着一乘山轎，擡着宋太公到來，衆人扶策下轎上廳來。宋江見了，喜從天降，笑逐顏開。宋江再拜道：『老父驚恐，宋江做了不孝之子，負累了父親喫驚受怕。』宋太公道：『巨耐趙能那廝弟兄兩個，每日撥人來守定了我們，只待江州公文到來，便要提取我父子二人，解送官司。聽得你在莊後敲門，此時已有八九個土兵在前面草廳上，續後不見了，不知怎地趕出去了！到三更時候，又有二百餘人把莊門開了，將我搭扶上轎擡了，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籠，放火燒了莊院。那時不由我問個緣由，逕來到這裏。』宋江道：『今日父子團圓相見，皆賴衆兄弟之力也。』叫兄弟宋清拜謝了衆頭領，晁蓋衆人都來參拜宋太公已畢，一面殺牛宰馬，且做慶喜筵席，作賀宋公明父子團圓。當日盡醉方散，次日又排筵席賀喜，大小頭領盡皆歡喜。

第三日，晁蓋又梯已備個筵席，慶賀宋江父子完聚，忽然感動公孫勝一個念頭：思憶老母在蘄州，離家日久，未知如何。衆人飲酒之時，只見公孫勝起身對衆頭領說道：『感蒙衆位豪傑相待貧道許多時，恩同

骨肉；只是小道自從跟着晁頭領到山，逐日宴樂，一向不曾還鄉看視老母；亦恐我真人本師懸望，欲待回鄉省視一遭，暫別衆頭領三五個月，再回來相見，以滿小道之願，免致老母掛念懸望。」晁蓋道：「向日已聞先生所言，令堂在北方無人侍奉，今既如此說時，難以阻當，只是不忍分別。雖然要行，再待來日相送。」公孫勝謝了。當日盡醉方散，各自歸房安歇。次日早，就關下排了筵席，與公孫勝饒行。

且說公孫勝依舊做雲遊道士打扮了，腰裏腰包，肚包，背上雌雄寶劍，肩膊上掛着棕笠，手中拿把鼈殼扇，便下山來。衆頭領接住，就關下筵席，各各把盞送別。饒行已過，晁蓋道：「一清先生，此去難留，却不可失信。本是不容先生去，只是老尊堂在上，不敢阻當。百日之外，專望鶴駕降臨，切不可爽約。」公孫勝道：「重蒙列位頭領看待許久，小道豈敢失信！回家參過本師真人，安頓了老母，便回山寨。」宋江道：「先生何不將帶幾個人去，一發就搬取老尊堂上山，早晚也得侍奉。」公孫勝道：「老母平生只愛清幽，吃不得驚說，因此不敢取來。家中自有田產山莊，老母自能料理。小道只去省視一遭，便來再得聚義。」宋江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專聽尊命。只望早早降臨爲幸！」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質相送，公孫勝道：「不消許多，但只殼盤纏足矣。」晁蓋定教收了一半，打拴在腰包裏，打個稽首，別了衆人，過金沙灘便行，望蘄州去了。

衆頭領席散，却待上山，只見「黑旋風」李逵就關下放聲大哭起來。宋江連忙問道：「兄弟，你如何煩惱？」李逵哭道：「干鳥氣麼？這個也去取爺，那個也去望娘，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出來的。」晁蓋便問道：「你如今待要怎地？」李逵道：「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裏。我的哥哥，又在別人家做長工，如何養得我娘快樂？我要去取他來這裏快樂幾時也好。」晁蓋道：「兄弟說的是。我差幾個人同你去，取了上山來，也是十分好事。」宋江便道：「使不得。李家兄弟生性不好，回鄉去必然有失。若是教人和他去，亦是不好。況且他性如烈火，到路上必有衝撞；他又在江州殺許多人，那個不認得他是「黑旋風？」這幾時



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那裏了，必然原籍追捕。你又形貌兇惡，倘有疎失，路程遙遠，如何得知？你且過幾時，打聽得平靜了去取未遲。」李遠焦躁，叫道：「哥哥，你也是個不平心的人。你的爺，便要取上山來快活，我的娘，由他在村裏受苦。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的肚子！」宋江道：「兄弟，你不要焦躁。既是要去取娘，只依我三件事，便放你去。」李遠道：「你且說那三件事。」宋江點兩個指頭，說出這三件事來。有分教，李遠施爲撼地搖天手，來鬧巴山跳澗蟲。畢竟宋江對李遠說出那三件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三回

假李逵剪邇劫單人

『黑旋風』沂嶺殺四虎

話說李逵道：『哥哥，你且說那三件事。』宋江道：『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，第一件，徑回不可喫酒；第二件，因你性急，誰肯和你同去？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；第三件，你使的那兩把板斧，休要帶去，路上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。』李逵道：『這三件事，有甚麼依不得？哥哥放心，我只今日便行，我也不住了。』當下李逵拽扎得爽利，只跨一口腰刀，提條朴刀，帶了一錠大銀，三五個小銀子，喫了幾杯酒唱個大喏，別了衆人，便下山來，過金沙灘去了。

晁蓋，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，回到大寨裏聚義廳上坐定。宋江放心不下，對衆人說道：『李逵這個兄弟，此去必然有失。不知衆兄弟們，誰是他鄉中人？可與他那裏探聽個消息。』杜遷便道：『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，與他是鄉里。』宋江聽罷，說道：『我却忘了。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，李逵已自認得朱貴是同鄉人。』宋江便着人去請朱貴，小喽囉飛報下山來，直至店裏，請的朱貴到來。宋江道：『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鄉搬取老母，因他酒性不好，爲此不肯差人與他同去，誠恐路上有失。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，你可去他那裏探聽，走一遭。』朱貴答道：『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，見有一個兄弟喚做朱富，在本縣西門外開着個酒店。這李逵他在本縣百丈村董店東住。有個哥哥，喚做李達，專與人家做長工。這李逵自小兒頑，因打死了人，逃走在江湖上，一向不會回歸。如今着小弟去那裏探聽也不妨，只怕店裏無人看管。小弟也多時不會還鄉，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。』宋江道：『這個看店，不必你憂心，我自教侯健，石勇替你暫管幾時。』朱貴領了這言語，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，便走到店裏，收拾包裹，交割鋪面與石勇，侯健，自奔沂州去了。

這裏宋江與晁蓋在寨中，每日筵席，飲酒快樂，與吳學究看習天書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李逵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，取路來到沂水縣界。於路，李逵端的不喫酒，因此不惹事，無有話說。行至沂水縣西門外，見一簇人圍着榜看，李逵也立在人叢中，聽得讀道：『榜上第一名正賊宋江，係鄆城縣人；第二名從賊戴宗，係江州兩院押獄；第三名從賊李逵，係沂州沂水縣人。』李逵在背後聽了，正待指手畫脚，沒做奈何處，只見一個人搶向前來，攔腰抱住，叫道：『張大哥，你在這裏做甚麼？』李逵扭過身看時，認得是『旱地忽律』朱貴。李逵問道：『你如何也來在這裏？』朱貴道：『你且跟我來說話。』

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店內，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。朱貴指着李逵道：『你好大膽！那榜上明明寫着賞一萬貫錢捉宋江，五千貫捉戴宗，三千貫捉李逵，你却如何立在那裏看榜？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，如之奈何？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，不肯教人和你同來，又怕你到這裏做出怪來，續後特使我趕來探聽你的消息。我遲下山來一日，又先到你一日，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？』李逵道：『便是哥哥分付，教我不要喫酒，以此路上走得慢了。你如何認得這個酒店裏？你是這裏人，家在那裏住？』朱貴道：『這個酒店，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。我原是此間人，因在江湖上做客，消折了本錢，就於梁山泊落草，今次方回。』又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。朱富置酒管待李逵，李逵道：『哥哥分付，教我不要喫酒，今日我已到鄉里了，便喫兩碗兒，打甚麼鳥緊？』朱貴不敢阻當他，由他喫。

當夜直喫到四更時分，安排些飯食，李逵喫了，趁五更曉星殘月，霞光明朗，便投村裏去。朱貴分付道：『休從小路去，只從大朴樹轉彎，投東大路，一直往百丈村去，便是董店東；快取了母親來，和你早回山寨去。』李逵道：『我自從小路去，却不近，大路走，誰耐煩？』朱貴道：『小路走，多大蟲，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運賊人。』李逵應道：『我却怕甚鳥！』戴上覆笠兒，提了朴刀，跨了腰刀，別了朱貴，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。

約行了數十里，天色漸漸微明，去那露草之中，趕出一隻白兔兒來望前路去了，李逵趕了一直笑道：『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。』有詩爲證：

山逕崎嶇靜復深，

西風黃葉滿疏林。

偶因逐兔過前界，

不記倉忙行路心。

正走之間，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，時值新秋，葉兒正紅。李逵來到樹林邊廂，只見轉過一條大漢，喝道：『是會的留下買路錢，免得奪了包裹。』李逵看那人時，戴一頂紅絹抓鬚兒頭巾，穿一領粗布納襖，手裏拿着兩把板斧，把黑墨搽在臉上。李逵見了，大喝一聲：『你這廝是甚麼鳥人？敢在這裏剪徑！』那漢道：『若問我名字，嚇碎你心膽，老爺叫做「黑旋風」。你留下買路錢并包裹，便饒了你性命，容你過去。』李逵大笑道：『沒你娘鳥興！你這廝是甚麼人？那裏來的？也學老爺名目，在這裏胡行。』李逵挺起手中朴刀，來奔那漢，那漢那裏抵當得住，却待要走，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，擗翻在地，一腳踏住胸脯，喝道：『認得老爺麼？』那漢在地下叫道：『爺爺，饒恁孩兒性命。』李逵道：『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「黑旋風」李逵，便是你這廝辱沒老爺名字。』那漢道：『小人雖然姓李，不是真的「黑旋風」。』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，提起好漢大名，神鬼也怕；因此小人盜學爺爺名目，胡亂在此剪徑。但有孤單客人經過，聽得說了「黑旋風」三個字，便撇了行李逃奔了去，以此得這些利息，實不敢害人。小人自己的賤名叫做李鬼，只在這前村住。』李逵道：『叵耐這廝無禮，却在這裏奪人的包裹行李，壞我的名目，學我使兩把板斧，且教他先喫我一斧。』劈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，李鬼慌忙叫道：『爺爺殺我一個，便是殺我兩個。』李逵聽得，住了手問道：『怎的殺你一個，便是殺你兩個？』李鬼道：『小人本不敢剪徑，家中因有個九十歲的老母，無人養贍，因此小人單題爺爺大名唬嚇人，奪些單身的包裹，養贍老母；其實並不會敢害了一個人。如今爺爺殺了小人，家中老母，必是餓殺。』

李遠雖是個殺人不轉眼的魔君，聽的說了這話，自肚裏尋思道：『我特地歸家來取娘，却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，天地也不祐我。罷，罷，我饒了你這廝性命。』放將起來，李鬼手提着斧，納頭便拜。李遠道：『只我便是真「黑旋風」，你從今已後，休要壞了俺的名目。』李鬼道：『小人今番得了性命，自回家改業，再不敢倚着爺爺名目，在這裏剪徑。』李遠道：『你有孝順之心，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，便去改業。』李遠便取出一錠銀子，把與李鬼，拜謝去了。

李遠自笑道：『這廝却撞在我手裏。既然他是個孝順的人，必去改業，我若殺了他，也不合天理。我也去休。』拿了朴刀，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。詩曰：

李遠迎母却逢傷，  
李鬼何曾爲養娘。

可見世間忠孝處，  
事情言語貴參詳。

走到已牌時分，看看肚裏又饑又渴，四下裏都是山徑小路，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。正走之間，只見遠遠在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。李遠見了，奔到那人家裏來，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婦人來，鬢髻邊插一簇野花，搽一臉胭脂鉛粉。李遠放下朴刀道：『嫂子，我是過路客人，肚中饑餓，尋不着酒食店，我與你一貫足錢，央你回些酒飯吃。』那婦人見了李遠這般模樣，不敢說沒，只得答道：『酒便沒買處，飯便做些與客人喫了去。』李遠道：『也罷。只多做些個，正肚中饑出鳥來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做一升米不少麼？』李遠道：『做三升米飯來喫。』那婦人向廚中燒起火來，便去溪邊淘了米，將來做飯。李遠却轉過屋後山邊來，淨手，只見一個漢子攬手攬腳從山後歸來。李遠轉過屋後聽時，那婦人正要上山討柴，開後門，見了，便問道：『大哥，那裏閃了腿？』那漢子應道：『大嫂，我險些兒和你不廝見了，你道我晦鳥氣麼？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，整整等了半個月，不曾發市，甫能今日抹着一個，——你道是誰？原來正是那真「黑旋風」。』却恨撞着那驢鳥，我如何敵得他過？倒喫他一朴刀，擗翻在地，定要殺我，喫我假意叫道：「你殺我一個，

却害了我兩個。」他便問我緣故，我便告道：「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，無人養贍，定是餓死。」那驢鳥真個信我，饒了我性命，又與我一個銀子做本錢，教我改了業養娘。我恐怕他省悟了，趕將來，且離了那林子裏僻靜處睡了一回，從後山走回家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休要高聲。却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，教我做飯，莫不正是他。如今在門前坐地，你去張一張看。若是他時，你去尋些麻藥來，放在菜內，教那廝喫了，麻翻在地，我和你却對付了他，謀得他些金銀，搬往縣裏住，去做些買賣，却不強似在這裏剪徑。」

李逵已聽得了，便道：「叵耐這廝，我倒與了他一個銀子，又饒了性命，他倒又要害我。這個正是情理難容。」一轉覓到後門邊。這李鬼恰好待出門，被李逵劈鬚揪住，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。李逵捉住李鬼，按翻在地，身邊掣出腰刀，早割下頭來。拿着刀，却奔前門尋那婦人時，正不知走那裏去了。再入屋內來，去房中搜看，只見有兩個竹籠，盛些舊衣裳，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釵環，李逵都拿了；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，都打縛在包裹裏。却去鍋裏看時，三升米飯早熟了，只沒菜蔬下飯。李逵盛飯來喫了一回，看看自笑道：「好癡漢，放着好肉在前面，却不會喫。」拔出腰刀，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，把些水洗淨了，罈裏抓些炭火來便燒。一面燒，一面喫。喫得飽了，把李鬼的屍首拖放屋下，放了把火，提了朴刀，自投山路裏去了。

比及趕到董店東時，日已平西。逕奔到家中，推開門，入進裏面，只聽得娘在牀上問道：「是誰入來？」李逵看時，見娘雙眼都盲了，坐在牀上念佛。李逵道：「娘，鐵牛來家了。」娘道：「我兒，你去了許多時，……這幾年正在那裏安身？你的大哥，只是在人家做長工，止博得些飯食喫，養娘全不濟事。我時常思量你，眼淚流乾，因此瞎了雙目。你一向正是如何？」李逵尋思道：「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，娘定不肯去，——我只假說便了。」李逵應道：「鐵牛如今做了官，上路特來取娘。」娘道：「恁地却好也！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？」李逵道：「鐵牛背娘到前路，却覓一輛車兒載去。」娘道：「你等大哥來，却商

議。」李逵道：「等做甚麼？我自和你去便了。」恰待要行，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來。

入得門，李逵見了，便拜道：「哥哥，多年不見。」李逵罵道：「你這廝歸來則甚？又來負累人。」娘便道：「鐵牛如今做了官，特地家來取我。」李逵道：「娘呀，休信他放屁。當初他打殺了人，教我披枷帶鎖，受了萬千的苦。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，劫了法場，鬧了江州，見在梁山泊做了強盜。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，着落原籍追捕正身，却要捉我到官比捕，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，說他兄弟已自十來年不知去向，亦不曾回家，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；又替我上下使錢，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。見今出榜賞三千貫捉他。你這廝不死，卻走家來胡說亂道。」李逵道：「哥哥不要焦燥，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，多少是好。」李逵大怒，本待要打李逵，卻又敵他不過，把飯罐撇在地下，一直去了。

李逵道：「他這一去，必然報人來捉我，卻是脫不得身，不如及早走罷。我大哥從來不會見這大銀，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，放在牀上。大哥歸來見了，必然不趕來。」李逵便解下腰包，取一錠大銀，放在牀上，叫道：「娘，我自背你去休。」娘道：「你背我那裏去？」李逵道：「你休問我，只願去快活便了。我自背你去不妨。」李逵當下背了娘，提了朴刀，出門往小路裏便走。

卻說李逵奔來財主家報了，領着十來個莊客，飛也似趕到家裏看時，不見了老娘，只見牀上留下一錠大銀子。李逵見了這錠大銀，心中忖道：「鐵牛留下銀子，背娘去那裏藏了。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，我若趕去，倒喫他壞了性命。想他背娘，必去山寨裏快活。」衆人不見了李逵，都沒做理會處。李逵卻對衆莊客說道：「這鐵牛背娘去，不知往那條路去了，這裏小路甚雜，怎的去趕他？」衆莊客見李逵沒理會處，俄延了半晌，也各自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裏只說李逵怕李逵領人趕來，背着娘只望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。看看天色晚了，但見：

暮煙橫遠岫，宿霧鎖奇峯。慈鴉續亂投林，百鳥喧呼傍樹。行行雁陣，墜長江形入蘆花；點點螢光，



明野徑偏依腐草。捲起金風飄敗葉，吹來霜氣布深山。

當下李逵背娘到嶺下，天色已晚了。娘双眼不明，不知早晚。李逵卻自認得這條嶺，喚做沂嶺。過那邊去，方纔有人家。娘兒兩個，趁着星明月朗，一步步捱上嶺來。娘在背上說道：『我兒，那裏討口水來我喫也好。』李逵道：『老娘，且待過嶺去，借處人家安歇了，做些飯喫。』娘道：『我日中喫了些乾飯，口渴的當不得。』李逵道：『我喉嚨裏也煙發火出。我背你到嶺上，尋水與你喫。』娘道：『我兒，端的渴殺我也，救我一救。』李逵道：『我也困倦的要不得。』李逵看看捱得到嶺上，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，把娘放下，揀了朴刀在側邊，分付娘道：『耐心坐一坐，我去尋水來你喫。』李逵聽得溪澗裏水響，聞聲尋將去，盤過了兩三處山脚，到得那澗邊看時，一溪好水，怎見得？有詩爲證：

穿崖透壑不辭勞，

遠望方知出處高。

溪澗豈能留得住，

終歸大海作波濤。

李逵來到了溪邊，捧起水來，自喫了幾口，尋思道：『怎生能發得這水去，把與娘喫？』立起身來，東觀西望，遠遠地山頂上見個庵兒，李逵道：『好了。』攀藤攬葛，上到庵前，推開門看時，卻是個泗洲大聖祠堂。面前有個石香爐。李逵用手去撥，卻是和座子鑿成的。李逵拔了一回，那裏拔得動，一時性起來，連那座子撥出，前面石堦上一磕，把那香爐磕將下來，拿了再到溪邊，將這香爐水裏浸了，拔起亂草，洗得乾淨，挽了半香爐水，雙手擎來，再尋舊路，夾七夾八走上嶺來。

到得松樹裏邊，石頭上不見了娘，只見朴刀插在那裡。李逵叫娘喫水，杳無蹤跡，叫了幾聲不應。李逵心慌，丟了香爐，定住眼四下裏看時，並不見娘。走不到三十餘步，只見草地上團血跡。李逵見了，心裏越疑惑，趁着那血跡尋將去。尋到一處大洞口，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裏舐一條人腿。正是：

假黑旋風真搗鬼，

生時欺心死燒腿。

誰知娘腿亦遭傷，餓虎餓人皆爲嘴。

李遠心裏忖道：『我從梁山泊歸來，特爲老娘來取他，千辛萬苦，背到這裏，倒把來與你喫了。那鳥大蟲拖着這條人腿，不是我娘的，是誰的？』心頭火起，赤黃鬚豎立起來，將手中朴刀挺起來，搠那兩個小虎。這小大蟲被搠得慌，也張牙舞爪鑽向前來，被李遠手起，先搠死了一個，那一個望洞裏便鑽了入去。李遠趕到洞裏，也搠死了。李遠卻鑽入那大蟲洞內，伏在裏面張外面時，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。李遠道：『正是你這業畜喫了我娘。』放下朴刀，跨邊掣出腰刀。那母大蟲到洞口，先把尾去窩裏一剪，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。李遠在窩內看得仔細，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戳，正中那母大蟲囊門。李遠使得力重，和那刀靶，也直送入肚裏去了。那母大蟲吼了一聲，就洞口帶着刀，跳過澗邊去了，李遠卻拿了朴刀，就洞裏趕將出來，那虎負疼，直搶下山巖去了。李遠恰待要趕，只見那樹邊捲起一陣狂風，吹得樹木敗葉如雨一般打將下來。自古道：『雲生從龍，風生從虎。』那一陣風起處，星月光輝之下，大吼了一聲，忽地跳出一隻白額虎來。那大蟲望李遠勢猛一撲，那李遠不慌不忙，趁着那大蟲的勢力，手起一刀，正中那大蟲額下，那大蟲不會再展再撲：一者護那疼痛，二者傷着他那氣管。那大蟲退不够五七步，只聽得響一聲，如倒半壁山，登時死在巖下。

那李遠一時間殺了子母四虎，還又到虎窩邊，將着刀復看了一遍，只恐還有大蟲，已無有蹤跡。李遠也困乏了，走向泗洲大聖廟裏，睡到天明。次日早晨，李遠卻來收拾親娘的兩腿及剩的骨殖，把布衫包裹了直到泗洲大聖廟後掘土坑葬了。李遠大哭了一場，有詩爲證：

沂嶺西風九月秋，雌雄虎子聚林丘。

因將老母殘軀啖，致使英雄血淚流。

猛拚一身探虎穴，立誅四虎報冤讎。

泗洲廟後親埋葬，千古傳名李鐵牛。

這李遠肚裏又饑又渴，不免收拾包裹，拿了朴刀，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。

只見五七個獵戶都在那裏收窩弓弩箭，見了李遠一身血污，行將下嶺來，衆獵戶喫了一驚，問道：『你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，如何敢獨自過嶺來？』李遠見問，自肚裏尋思道：『如今沂水縣出榜，賞三千貫錢捉我，我如何敢說實話？只謊說罷。』答道：『我是客人。昨夜和娘過嶺來，因我娘要水喫，我去嶺下取水，被那大蟲把我娘拖去喫了。我直尋到虎窩裏，先殺了兩個小虎，後殺了兩個大虎。泗洲大聖廟裏睡到天明，方纔下來。』衆獵戶齊叫道：『不信你一個人如何殺得四個虎？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個。這兩個小虎且不打緊，那兩個大虎非同小可。我們爲這兩個畜生，不知都喫了幾頓棍棒。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，整三五個月，沒人敢行。我們不信，敢是你哄我？』李遠道：『我又不是此間人，沒來由哄你做甚麼？你們不信，我和你上嶺去，尋討與你。就帶人去扛了下來。』衆獵戶道：『若端的有時，我們自重重的謝你，卻是好也。』

衆獵戶打起胡哨來，一霎時聚起了三五十人，都拿了撓鈎槍棒，跟着李遠，再上嶺來。此時天大明朗，都到那山頂上，遠遠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：——一個在窩內，一個在外面，一隻母大蟲死在山巖邊，一隻雄虎死在泗洲大聖廟前。衆獵戶見了殺死四個大蟲，盡皆歡喜，便把索子抓縛起來，衆人扛擡下嶺，就邀李遠同去請賞，一面先使人報知里正上戶，都來迎着，擡到一個大戶人家，喚做曹太公莊上。那人曾充縣吏，專一在鄉放刁把濫。近來暴有浮財，只是爲人行短。當時曹太公親自接來相見了，邀請李遠到草堂上坐定，動問那殺虎的緣由。李遠卻把夜來同娘到嶺上要水喫。因此殺死大蟲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衆人都呆了。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名諱，李遠答道：『我姓張，無名，只喚做張大膽。』詩曰：

人言只有假李遠，

從來再無李遠假。

如何李四冒張三，誰假誰真皆作要。

曹太公道：『真乃是大膽！壯士不恁地膽大，如何殺的四個大蟲？』一壁廂叫排酒食管待，不在話下。且說當村裏得知沂嶺下殺了四個大蟲，擡在曹太公家，講動了村坊道店，鬧的前村後村，山僻人家，大男幼女，成群拽隊，都來看虎，入見曹太公，相待着打虎的壯士，在廳上喫酒。數中卻有李鬼的老婆，逃在前村爹娘家裏，隨着衆人也來看虎，卻認得李遠的模樣，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：『這個殺虎的黑大漢，便是殺我老公，燒了我屋的。他正是梁山泊「黑旋風」李遠。』爹娘聽得，連忙來報知里正。里正聽了道：『他既是「黑旋風」時，正是嶺後打死了人的李遠，逃走在江州，又做出事來，行移到本縣原籍追捉，如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拿他，他卻走在這裏！……』暗地使人去請得曹太公到來商議。曹太公推道更衣，急急的到里正家裏。里正說這個殺虎壯士，便是嶺後百丈村裏的『黑旋風』李遠，見今官司着落拿他。曹太公道：『你們要打聽得仔細。倘不是時，倒惹得不好；若真個是時，卻不妨。要拿他時也容易，只怕不是他時卻難。』里正道：『見有李鬼的老婆認得他。會來李鬼家做飯喫，殺了李鬼。』曹太公道：『既是如此，我們且只顧置酒請他，卻問他：「今番殺了大蟲，還是要去縣請功，只是要村裏討賞？」若還他不肯縣裏請功時，便是「黑旋風」了，着人輪換把盞，灌得醉了，縛在這裏，卻去報知本縣，差都頭來取去，萬無一失。』有詩爲證：

常言芥投針孔，  
窄路每遇冤家。

李鬼鬼魂不散，  
旋風風色不佳。

打虎功思縣賞，  
殺人身被官拿。

試看螳螂黃雀，  
勸君得意休誇。

衆人道：『說得是。』

里正與眾人商量定了。曹太公回家來款住李遠，一面且置酒來相待，便道：『適間拋撇，請勿見怪。且請壯士解下腰間包裹。放下朴刀，寬鬆坐一坐。』李遠道：『好好，我的腰刀已擱在雌虎肚裏了，只有刀鞘在這裏。若是開剝時，可討來還我。』曹太公道：『壯士放心，我這裏有的是好刀，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帶。』李遠解了腰刀尖刀，并繩袋，包裹，都遞與莊客收貯，便把朴刀倚在壁邊。曹太公叫取大盤肉，大壺酒來。衆多大戶并里正，獵戶人等，輪番把盞，大碗大鐘，只顧勸李遠。曹太公又問道：『不知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，還是在這裏討些齋發？』李遠道：『我是過往客人，忙些個，偶然殺了這窩猛虎，不須去縣裏請功。只此有些齋發，便罷；若無，我也去了。』曹太公道：『如何敢輕慢了壯士？少刻村中斂取盤纏相送；我這裏只解虎到縣裏去。』李遠道：『布衫先借一領與我換了上蓋。』曹太公道：『有有：：：』當時便取一領細布衲襖，就與李遠換了身上的血污衣裳，只見門前鼓響笛鳴，都將酒來，與李遠把盞作慶，一杯冷，一杯熱。不知是計，只顧開懷暢飲，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。不兩個時辰，把李遠灌得酩酊大醉，立脚不住。衆人扶到後堂空屋下，放翻在一條板檯上，就取兩條繩子，連板檯綁住了。便叫里正帶人，飛也似去縣裏報知；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，補了一紙狀子。

此時鬧動了沂水縣裏，知縣聽得大驚，連忙陞廳問道：『黑旋風』拿住在那裏？這是謀叛的人，不可走了。』原告人并獵戶答應道：『見縛在本鄉曹大戶家，爲是無人禁得他，誠恐有失，路上走了，不敢解來。』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都頭去取來。就見廳前轉過一個都頭來聲喏，那人是誰，有詩爲證：

面闊眉濃鬚髮赤，

雙睛碧綠似番人。

沂水縣中『青眼虎』，

豪傑都頭是李雲。

當下知縣喚李雲上廳來，分付道：『沂嶺下曹大戶莊上拿住『黑旋風』李遠，你可多帶人去，密地解來，休要鬧動村坊，被他走了。』李都頭領了台旨，下廳來，點了三十個老郎土兵，各帶了器械，便奔沂

嶺村中來。

這沂水縣是個小去處，如何掩飾得過？此時街市上講動了，說道：『拿着了開江州的「黑旋風。」如今差李都頭去拿來。』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了這個消息，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道：『這黑廝又做出來了，如何解救？宋公明特爲他，誠恐有失，差我來打聽消息。如今他喫拿了，我若不救得他時，怎的回寨去見哥哥，似此怎生是好？』朱富道：『大哥不要慌。這李都頭一身好本事，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，我和你只兩個同心合意，如何敢近傍他？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敵。李雲日常時最是愛我，常常教我使些器械，我卻有個道理對他，只是在這裏安不得身了。今晚煮了三二十斤肉，將十數瓶酒，把肉大塊切了，卻將些蒙汗藥拌在裏面，我兩個五更帶數個火家挑着，去半路裏僻靜處等他解來時，只做與他把酒賀喜，將衆人麻翻了，卻放李遠，如何？』朱貴道：『此計大妙。事不宜遲，可以整頓，及早便去。』朱富道：『只是李雲不會喫酒，便麻翻了，終久醒得快。還有件事：——倘或日後得知，須在此安身不得。』朱貴道：『兄弟，你在這裏賣酒，也不濟事。不如帶領老小，跟我上山，一發入夥，論秤分金銀，換套穿衣服，卻不快活？今夜便叫兩個火家覓了一輛車兒，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身，約在十里路等候，都去上山。我如今包裏內帶得一包蒙汗藥在這裏，李雲不會喫酒時，肉裏多糝些，逼着他多喫些，也麻倒了，救得李遠同上山去，有何不可。』朱富道：『哥哥說得是。』便叫人覓了一輛車兒，打拴了三五個包箱，揹在車兒上，家中藥物都聚了，叫渾家和兒女上了車子，分付兩個火家，跟着車子，只顧先去。

且說朱貴，朱富當夜煮熟了肉，切做大塊，將藥來拌了，連酒裝做兩擔，帶了二三十個空碗。又有若干菜蔬，也把藥來拌了。——恐有不喫肉的，也教他着手，兩擔酒肉，兩個人挑一擔。弟兄兩個，自提了些菓盒之類，四更前後，直接將來，僻靜山路口坐。等到天明，遠遠地只聽得敲着鑼響，朱貴接到路口。且說那三十來土兵自村裏喫了半夜酒，四更前後，把李遠背剪綁了，解將來；後面李都頭坐在馬上，看

看來到面前。朱富便向前攔住，叫道：『師父且喜，小弟將來接力。』桶內舀一壺酒來，斟一大鍾，上勸李雲；朱貴托着肉來，火家捧過菓盒。李雲見了，慌忙下馬，跳向前來，說道：『賢弟，何勞如此遠接。』朱富道：『聊表徒弟孝順之心。』李雲接過酒來，到口不喫。朱富跪下道：『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。今日這個喜酒，當飲半盞兒。』李雲推卻不過，略呷了兩口。朱富便道：『師父不飲酒，須請些肉。』李雲道：『夜間已飽，喫不得了。』朱富道：『師父行了許多路，肚裏也飢了。雖不中喫，胡亂請些，也免小弟之羞。』揀兩塊好的，遞將過來。李雲見他如此殷勤，只得勉強喫了兩塊。朱富把酒來勸上戶，里正，并獵戶人等，都勸了三鍾，朱貴便叫土兵莊客衆人都來喫酒。這夥男女那裏顧得冷熱，好喫不好喫，酒肉到口，只顧喫，正如這風捲殘雲，落花流水，一齊上來，搶着喫了。李遠光着眼，看了朱貴兄弟兩個，已知用計，故意道：『你們也請我喫些。』朱貴喝道：『你是歹人，有何酒肉與你喫，這般殺才，快閉了口。』李雲看着土兵，喝道叫走，只見一個個都面而廝獻，走動不得，手顫腳麻，都跌倒了。李雲急叫：『中了計了。』纔待向前，不覺自家也頭重腳輕，暈倒了，軟做一堆，睡在地下。當時朱貴，朱富各奪了一條朴刀，喝聲『孩兒們休走！』兩個挺起朴刀，來趕這夥不會喫酒肉的莊客，并那看的人。走得忙的，走了；走得遲的，就擱死在地。李遠大叫一聲，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，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李雲。朱富慌忙攔住叫道：『不要害他。他是我的師父，爲人最好，你只顧先走。』李遠應道：『不殺得曹太公老驢，如何出得這口氣？』李遠趕上，手起一朴刀，先擱死曹太公，并李鬼的老婆，續後里正也殺了；性起發來，把獵戶排頭兒一昧價擱將去，那三十來個土兵都被擱死了。這看的人和衆莊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脚，都望深村野路逃命去了。

李遠還只顧尋人要殺，朱貴喝道：『不干看的人事，休只管傷人。』慌忙攔住，李遠方纔住了手，就土兵身上剝了兩件表服穿上。三個人提着朴刀，便要從小路裏走。朱富道：『不好，卻是我送了師父性命。』

他醒時，如何見的知縣，必然趕來。你兩個先行，我等他一等。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義，且爲人忠直，等他趕來，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，也是我的恩義，免得教回縣喫苦。」朱貴道：「兄弟，你也見的是，我便先去跟了車子行，留李遠在路傍替你等他。只有李雲那厮吃的藥少，沒有一個時辰便醒。若是不趕來時，你們兩個休執迷等他。」朱富道：「這是自然了。」

當下朱富前行去了。只說朱富和李遠坐在路傍邊等候，果然不到一個時辰，只見李雲挺着一條朴刀，飛也似趕來，大叫道：「強賊休走！」李遠見他來的兇，跳起來，挺着朴刀，來鬪李雲，恐傷朱富。正是有分教，梁山泊內添双虎，聚義廳前慶四人。畢竟「黑旋風」鬪「青眼虎」，一人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四回

『錦豹子』小徑逢戴宗

『病關索』長街遇石秀

話說當時李逵挺着朴刀來鬪李雲，兩個就官路傍邊鬪了五七合，不分勝敗。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，叫道：『且不要鬪，都聽我說。』二人都住了手。朱富道：『師父聽說，小弟多蒙錯愛，指教槍棒，非不感恩；只是我哥哥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，今奉「及時雨」宋公明將令，着他來照管李大哥。不爭被你拿了官，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？因此做下這場手段。卻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，卻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，只殺了這些土兵。我們本待去得遠了，猜道師父回去不得，必來趕我。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思念，特地在此相等。師父，你是個精細的人，有甚不省得？如今殺害了許多人性命，又走了「黑旋風」，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？你若回去時，定吃官司，又無人來救，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，投奔宋公明，入了夥。未知尊意若何？』李雲尋思了半晌，便道：『賢弟，只怕他那裏不肯收留我。』朱富笑道：『師父，你如何不知山東「及時雨」大名，專一招賢納士，結識天下好漢？』李雲聽了，歎口氣道：『因得我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只喜得我並無妻小，不怕吃官司拿了，只得隨你們去休。』李逵便笑道：『我哥哥，你何不早說？』便和李雲剪拂了。這李雲不會娶老小，亦無家當，當下合作一處，來趕車子，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。四籌好漢跟了車仗便行，於路無話。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，又迎着馬麟，鄭天壽，都相見了，說道：『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個下山來探聽你消息。今既見了，我兩個先去回報。』當下二人先上山報知。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，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。朱貴向前，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，相見衆好漢，說道：『此人是沂水縣都頭，姓李，名雲，綽號「青眼虎」。』次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說道：『這是舍弟朱富，綽號「笑面虎」。』都相見了。李逵拜了宋江，給還了兩把板斧，訴說取娘至沂嶺。被虎吃了，因此

殺了四虎。又說假李逵剪徑被殺一事，衆人大笑。晁宋二人笑道：『被你殺了四個猛虎，今日山寨裏又添得兩個活虎，正宜作慶。』衆多好漢大喜，便教殺羊宰馬，做筵席慶賀兩個新到頭領。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。吳用道：『近來山寨十分興旺，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，皆是晁宋二兄之德，亦衆弟兄之福也。雖然如此，還請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，替回石勇，侯健。朱富老小，另撥一所房舍住居。目今山寨事業大了，非同舊日，可再設三處酒館，專一探聽吉凶事情，往來義士上山。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，可以報知如何進兵，好做準備。西山地而廣闊，可令童威，童猛弟兄帶領十數個火伴那裏開店，令李立帶十數個火家去山南邊那裏開店，令石勇也帶十來個伴當去北山那裏開店。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，接應船隻，但有緩急軍情飛捷報來。山前設置三座大關，專令杜遷總行守把，但有一應委差，不許調遣，早晚不得擅離。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，掘港汊，修水路，開河道，整理宛子城垣，修築山前大路。他原是莊戶出身，修理久慣。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廩，支出納入，積萬累千，書算帳目。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，山上山下，三關把隘，許多行移關防文約，大小頭領號數。煩令金大堅刊造雕刻，一應兵符，印信，牌面等項。令侯健管造衣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。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舍，廳堂。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。令宋萬，白勝去金沙灘下寨。令王矮虎，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。令穆春，朱富管收山寨錢糧。呂方，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。令宋清專管筵宴。』都分撥已定，筵席了三日，不在話下。梁山泊至此無事，每日只是操練人馬，教演武藝。水寨裏頭領都教習駕船，赴水，船上廝殺，亦不在話下。忽一日，宋江與晁蓋，吳學究并衆人閑話道：『我等弟兄衆位今日都共聚大義，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。我想他回蘄州探母參師，約期百日便回，今經日久，不知信息，莫非昧信不來。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，探聽他虛實下落，如何不來。』戴宗願往。宋江大喜，說道：『只有賢弟去得快，旬日便知信息。』當日戴宗別了衆人，次日打扮做承局，下山去了。正是：

雖爲走卒，不佔軍班。一生常作異鄉人，兩腿欠他行路債。監司出入，皂花藤口掛宣牌；帥府行軍，黃色絹旗書令字。家居千里，行不移時；緊急軍情，時不過刻。早向山東養黍米，晚來魏府吃鵝梨。且說戴宗自離了梁山泊，取路望蘄州來，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，作起神行法來，於路只吃些素茶素食。在路行了三日，來到沂水縣界，只聞人說道：『前日走了「黑旋風」，傷了好多人，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，至今無獲處。』戴宗聽了冷笑。當日正行之次，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，手裏提着一根渾鐵筆管槍。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，便立住了脚，叫一聲：『神行太保！』戴宗聽得，回過臉來，定睛看時，見山坡下小徑邊，立着一個大漢，生得頭圓耳大，鼻直口方，眉秀目疎，腰細膀闊。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：『壯士，素不會拜識，如何呼喚賤名？』那漢慌忙答道：『足下果是神行太保。』撇了槍，便拜倒在地。戴宗連忙扶住答禮，問道：『足下高姓大名？』那漢道：『小弟姓楊，名林，祖貫彰德府人氏，多在綠林叢中安身，江湖上都叫小弟做「錦豹子」楊林。數月之前，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，同在店中吃酒相會，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，如此義氣；寫下一封書，教小弟自投大寨入夥，只是不敢輕易擅進。公孫先生又說，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，招引上山入夥的人；山寨中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，喚做「神行太保」戴院長，日行八百里路。今見兄長行步非常，因此喚一聲看，不想果是仁兄，正是天幸，無心得遇。』戴宗道：『小可特爲公孫先生回蘄州去，杳無音信，今奉晁宋二公將令，差遣來蘄州探聽消息，尋取公孫勝還寨，不期却遇閣下。』楊林道：『小弟雖是彰德府人，這蘄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。倘若不棄，就隨侍兄長同去走一遭。』戴宗道：『若得足下作伴，實是萬幸。尋得公孫先生見了，一同回梁山泊去未遲。』楊林見說了，大喜就邀住戴宗，結拜爲兄。戴宗收了甲馬，兩個緩緩而行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。楊林置酒請戴宗，戴宗道：『我使神行法，不敢食葷。』兩個只買些素饌相待。過了二夜，次日早起，打火吃了早飯，收拾動身，楊林便問道：『兄長使神行法走路，小弟如何趕得上？只怕同行不得！』戴宗

笑道：『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走。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，作起法來，也和我一般走得快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，不然。你如何趕得我走？』楊林道：『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，比不得兄長神體。』戴宗道：『不妨，我這法，諸人都帶得。作用了時，和我一般行；只是我自吃素，並無妨礙。』當時取兩個甲馬，替楊林縛在腿上，戴宗也縛了兩個，作用了神行法，吹口氣在上面，兩個輕輕地走了去，要緊要慢，都隨着戴宗行。兩個於路閑說江湖上的事，雖只見緩緩而行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。兩個行到巳牌時分，前面來到一個去處，四圍都是高山，中間一條驛路。楊林却自認得，便對戴宗說道：『哥哥，此間地名，喚做飲馬川，前面那兀自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，近日不知如何。因為山勢秀麗，水繞峯環，以此喚做飲馬川。』兩個正來到山邊過，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，戰鼓亂鳴，走出一二百小嘍囉，攔住去路，當先擁着兩箇好漢，各挺一條朴刀，大喝道：『行人須住脚。你兩個是甚麼鳥人？那裏去的？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，饒你兩個性命！』楊林笑道：『哥哥，你看我結果那呆鳥。』撚着筆管槍將入去。那兩個好漢見他來得兇，走近前來看了，上首的那個便叫道：『且不要動手，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？』楊林見了，卻纔認得。上首那個大漢揚着軍器向前剪拂了，便喚下首那個長漢都來施禮罷。楊林請過戴宗說道：『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。』戴宗問道：『這兩個壯士是誰？如何認得賢弟？』楊林便道：『這個認得小弟的好漢，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，姓鄧，名飛。爲他雙睛紅赤，江湖上人都喚他做「火眼猢猻」。』能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。早會合，夥一別五年，不曾見面，誰想今日却在這裏相遇着！』鄧飛便問道：『楊林哥哥，這位兄長是誰，必不是等閑人也。』楊林道：『我這仁兄，是梁山泊好漢中「神行太保」戴宗的便是。』鄧飛聽了道：『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？』戴宗答道：『小可便是。』那兩個頭領慌忙剪拂道：『平日只聽得說大名，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！』戴宗看那鄧飛時，生得如何，有詩爲證：

原是襄陽閑撲漢，

江湖飄蕩不思歸。

多食人肉雙眼赤，

火眼獠貌是鄧飛。

當下二位壯士施禮罷，戴宗又問道：「這位好漢高姓大名？」鄧飛道：「我這兄弟，姓孟，名康，祖貫是真定州人氏，善造大小船隻。原因押送「花石綱」，要造大船，嗔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，把本官一時殺了，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，已得年久。因他長大白淨，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，起他一個綽號，叫他做「玉幡竿」孟康。」戴宗見說，大喜，看那孟康怎生模樣，有詩爲證：

能攀強弩衝頭陣，

善造艤艫越大江。

真州妙手樓船匠，

白玉幡竿是孟康。

當時戴宗見了二人，心中甚喜，四籌好漢說話間，楊林問道：「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？」鄧飛道：「不瞞兄長說，也有一年多了。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而上遇着一個哥哥，姓裴，名宣，祖貫是京兆府人氏，原是木府六案孔目出身，極好刀筆；爲人忠直聰明，分毫不肯苟且，本處人都稱他「鐵面孔目。」亦會拈槍使棒，舞劍輪刀，智勇足備。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，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，從我這裏經過，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，救了他在此安身，聚集得三二百人。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，因他年長，見在山寨中爲主。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，相會片時。」便叫小喽囉牽過馬來，請戴宗，楊林都上了馬，四騎馬望山寨來。行不多時，早到寨前，下了馬，已有人裴宣報知，連忙出寨，降階而接。戴宗，楊林看裴宣時，果然好表人物，生得面白肥胖，四平八穩，心中暗喜。有詩爲證：

問事時巧智心靈，

落筆處神號鬼哭。

心平恕毫髮無私，

稱裴宣鐵面孔目。

當下裴宣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，俱各講禮罷，謙讓戴宗正而坐了，次是裴宣，楊林，鄧飛，孟康，五籌好漢，賓主相待，坐定筵宴，當日大吹大擂飲酒。看官聽說，這也都是地煞星之數，時節到來，天幸

自然義聚相逢，有詩爲證：

豪傑遭逢信有因，連環釣鎖共相尋。

漢廷將相繇屠釣，莫怪梁山錯用心。

當下衆人飲酒中間，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頭領招賢納士，結識天下四方豪傑，待人接物，一團和氣，仗義疏財，許多好處。衆頭領同心協力，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壯，中間宛子城，蓼兒洼，四下裏都是茫茫渾水，更有許多兵馬，何愁官兵來到。只管把言語說他三個。裴宣回道：『小弟寨中也有三百來人馬，財賦亦有十餘輛車子，糧食草料不算，儻若仁兄不棄微賤時，引薦於大寨入夥，願聽號令效力。不知尊意如何？』戴宗大喜道：『晁宋二公待人接物，並無異心；更得諸公相助，如錦上添花。若果有此心，可便收拾下行李，待小可和楊林去蘄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回來，那時一同扮做官軍，星夜前往。』衆人大喜。酒至半酣，移去後山斷金亭上，看那飲馬川景致吃酒，端的好個飲馬川，但見：

一望茫茫野水，週迴隱隱青山；幾多老樹映殘霞，數片彩雲飄遠岫。荒田寂寞，應無稚子看牛；古渡淒涼，那得奚人飲馬。只好強人安寨柵，偏宜好漢展旌旗。

戴宗看了這飲馬川一脈山景，喝采道：『好山好水，真乃秀麗，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？』鄧飛道：『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廝們在這裏屯扎，後被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。』衆皆大笑。五齣好漢吃得大醉。裴宣起身舞劍助酒，戴宗稱讚不已。至晚，各自回寨內安歇。次日，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，三位好漢苦留不住，相送到山下作別，自回寨裏收拾行裝，整理動身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，在路上曉行夜住，早來到蘄州城外，投個客店安歇了。楊林便道：『哥哥，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出家人，必是山間林下，村落中住，不在城裏。』戴宗道：『說得是。』當時二人先去城外，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，並無一個人曉得他。住了一日，次早起來，又去遠遠村

坊街市訪人問時，亦無一個認得。兩個又回店中歇了。第三日，戴宗道：『敢怕城中有人認得他。』當日

和楊林卻入蘄州城裏來尋他。兩個詢問老成人時，都道：『不認得，敢不是城中人。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剎居住。』

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，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，迎將一個人來。戴宗，楊林立在街上看時，前面兩個小牢子，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，一個捧着若干緞子采繒之物；後面青羅傘下，罩着一個押獄劊子。那人生得好表人物，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繡，兩眉入鬢，鳳眼朝天，淡黃面皮，細細有幾根鬚髯。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，姓楊，名雄，因跟一個叔伯伯哥哥來蘄州做知府，一向流落在此。續後一個新任知府，卻認得他，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，兼充市曹行刑劊子。因為他一身好武藝，面貌微黃，以此都稱他做『病關索』楊雄。有一首臨江仙詞，單道着楊雄好處：

兩臂雕青鶴嫩玉，豹頭環眼嵌玲瓏。鬢邊愛插翠芙蓉。背心書劊字，衫巾染猩紅。問事廳前逞手段，行刑刀利如風。微黃面色細眉濃，人稱『病關索』，好漢是楊雄。

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，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。原來纔去市心裏決刑了回來，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，送回家去，正從戴宗，楊林面前迎將過來。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盞，只見側首小路裏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，爲頭的一個，叫做『踢殺羊』張保。這漢是蘄州守禦城池的軍，帶着這幾個，都是城裏城外時常討閑錢使的破落戶漢子，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，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蘄州，卻有人懼怕他，因此不快氣。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緞疋，帶了這幾個沒頭神，吃得半醉，卻好趕來要惹他。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盞，那張保撥開衆人，鎊過面前叫道：『節級拜揖。』楊雄道：『大哥來吃酒。』張保道：『我不要吃酒，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。』楊雄道：『雖是我認得大哥，不會錢財相交，如何問我借錢？』張保道：『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，如何不借我些？』楊雄應道：『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看的，怎麼是詐

得百姓的？你來放刁，我與你軍衛有司，各無統屬。」張保不應，便叫衆人向前一闕，先把花紅緞子都搶了去。楊雄叫道：『這廝們無禮。』卻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，被張保劈胸帶住，背後又是兩個拖住了手，那幾個都動起手來，小牢子們各自迴避了。楊雄被張保并兩個軍漢逼住了，施展不得，只得忍氣，解拆不開。正鬧中間，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，看見衆人逼住楊雄。動彈不得。那大漢看了，路見不平，便放下柴擔，分開衆人，前來勸道：『你們因甚打這節級？』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：『你這打春，餓不死，凍不殺的乞丐，敢來多管！』那大漢大怒，焦躁起來，將張保劈頭只一提，一交顛翻在地。那幾個幫閑的見了，卻待要來動手，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，都打的東倒西歪。楊雄方纔脫得身，把出本事來施展，動一對拳頭攔梭相似，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。張保見不是頭，爬將起來，一直走了。楊雄忿怒，大踏步趕將去。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，楊雄在後面追着，趕轉小巷去了，那大漢兀自不做手，在路口尋人廝打。戴宗，楊林看了，暗暗地喝采道：『端的是好漢，此乃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真壯士也。』正是：

匣裏龍泉爭欲出，只因世有不平人。

旁觀能辨非和是，相助安知疎與親。

當時戴宗，楊林便向前邀住勸道：『好漢看我二人薄面，且罷休了。』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內。楊林替他挑了柴擔，戴宗挽住那漢手，邀入酒店裏來。楊林放下柴擔，同到閣兒裏面。那大漢叉手道：『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。』戴宗道：『我弟兄兩個也是外鄉人，因見壯士仗義之事，只恐一時拳手太重，誤傷人命，特地做這個出場，請壯士酌三杯，到此相會結義則個。』那大漢道：『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，卻又蒙賜酒相待，實是不當。』楊林便道：『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有何傷乎？且請坐。』戴宗相讓，那漢那裏肯僭上。戴宗，楊林一邊坐了，那漢坐於對席。叫過酒保，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，把與酒保道：『不必來問，但有下飯，只願買來與我們吃了，一發總算。酒保接了銀子，一面鋪下菜



蔬，菓品，按酒之類，三人飲過數杯，戴宗問道：「壯士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」那漢答道：「小人姓石，名秀，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。自小學得些槍棒在身，一生執意，路見不平，但要去相助，人都呼小弟作「拚命三郎。」因隨叔父來外鄉販羊馬賣，不想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了本錢，還鄉不得，流落在此蘄州賣柴度日。既蒙拜識，實以實告。」戴宗道：「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，得遇壯士。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柴，怎能發跡？不若挺身江湖上去。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。」石秀道：「小人只會使些槍棒，別無甚本事，如何能發達快活？」戴宗道：「這般時候認不得真，一者朝廷不明，二乃奸臣閉塞。小可一個薄識，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，如今論秤分金銀，換套穿衣服，只等朝廷招安了，早晚都做官人。」石秀歎口氣道：「小人便要去也無門路可進。」戴宗道：「壯士若肯去時，小可當以相薦。」石秀道：「小人不禮拜問二位官人貴姓？」戴宗道：「小可姓戴，名宗，兄弟姓楊，名林。」石秀道：「江湖上聽的說個江州「神行太保，」莫非正是足下？」戴宗道：「小可便是。」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銀子，送與石秀做本錢，石秀不敢受，再三謙讓，方纔收下，纔知道他是梁山泊「神行太保。」正欲訴說些心腹之話，投託入夥，只聽得外面有人尋問入來。三個看時，卻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，都是做公的，趕入酒店裏來。戴宗楊林見人多吃了一驚，乘間閃裏，兩個慌忙走了。

石秀起身迎住道：「節級那裏去來？」楊雄便道：「大哥，何處不尋你？卻在這裏飲酒，我一時被那廝封住了手，施展不得，多蒙足下氣力，救了我這場便宜。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廝去，奪他包袱，卻撇了足下。這夥兄弟聽得我廝打，都來相助，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緞疋回來，只尋足下不見。卻纔有人說道：「兩個客人，勸他去酒店裏吃酒。」因此纔知得，特地尋將來。」石秀道：「卻纔是兩個外鄉客人，邀在這裏酌三杯，說些閑話，不知節級呼喚。」楊雄大喜，便問道：「足下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因何在此？」石秀答道：「小人姓石，名秀，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。平生性直，路見不平，便要去捨命相護，以此都喚小人

做「拚命三郎」。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，不期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了本錢，流落在此蘄州賣柴度日。」楊雄看石秀時，好個壯士，生得上下相等。有首西江月詞，單道着石秀好處。但見：

身似山中猛虎，性如火上澆油。心雄膽大有機謀，到處逢人搭救。全仗一條桿棒，只憑兩個拳頭。掀天聲價滿皇州，「拚命三郎」石秀。

當下楊雄又問石秀道：「卻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？」石秀道：「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，只道相鬧，以此走了。」楊雄道：「恁地時，先喚酒保取兩壺酒來，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，吃了去，明日卻得來相會。」衆人都吃了酒，自去散了。楊雄便道：「石秀三郎，你休見外，想你此間必無親眷，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弟兄如何？」石秀見說大喜，便說道：「不敢動問節級貴庚？」楊雄道：「我今年二十九歲。」石秀道：「小弟今年二十八歲，就請節級坐，受小弟拜爲哥哥。」石秀拜了四拜。楊雄大喜，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菜來，我和兄弟今日吃個盡醉方休。正飲酒之間，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，帶領了五七個人，直尋到酒店裏來。楊雄見了，起身道：「泰山來做甚麼？」潘公道：「我聽得你和人廝打，特地尋將來。」楊雄道：「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，打得張保那廝見影也害怕。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。」潘公叫：「好好，且叫這幾個弟兄吃碗酒了去。」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，每人三碗吃了去，便叫潘公中間坐了，楊雄對席上首，石秀下首。三人坐下，酒保自來斟酒，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，心中甚喜，便說道：「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幫，也不枉公門中出入，誰敢欺負他？」又問道：「叔叔原會做甚買賣道路？」石秀道：「先父原是操刀屠戶。」潘公道：「叔叔會省得殺牲口的勾當麼？」石秀笑道：「自小吃屠家飯，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？」潘公道：「老漢原是屠戶出身，只因年老做不得了，止有這個女婿，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，因此撇下這行衣飯。」三人酒至半酣，計算酒錢，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折了。三人取路回來，楊雄入得門，便叫：「大嫂，快來與這叔叔相見。」只見布簾裏面應道：「大哥，你有甚叔

叔？』楊雄道：『你且休問，先出來相見。』布簾起處，走出那個婦人來，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黑鬢黃髮兒，細彎彎眉兒，光溜溜眼兒，香噴噴口兒，直隆隆鼻兒，紅乳乳腮兒，粉瑩瑩臉兒，輕孌孌身兒，玉纖纖手兒，一捻捻腰兒，軟膿膿肚兒，翹尖尖脚兒，花簇簇鞋兒，肉孌孌胸兒，白生生腿兒，更有一件窄湫湫，緊攔攔，紅鮮鮮，紫稠稠，正不知是甚麼東西，有詩爲證：

二八佳人體似酥，  
腰懸月鏡殺愚夫。

雖然不見人頭落，  
暗裏教君骨髓枯。

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因此小字喚做巧雲，先嫁了一個吏員，是蕪州人，喚做王押司，兩年前身故了，方纔得嫁楊雄，未及一年夫妻。石秀見那婦人出來，慌忙向前施禮道：『嫂嫂請坐。』石秀便拜，那婦人道：『奴家年輕，如何敢受禮？』楊雄道：『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，你是嫂嫂，可受半禮。』當下石秀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拜了四拜。那婦人還了兩禮，請入來裏面坐地，收拾一間空房，教叔叔安歇。話休絮煩。次日，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，分付家中道：『安排石秀衣服巾幘。』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，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裏安放了。

卻說戴宗，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夥做公的入來尋訪石秀，鬧鬧裏兩個自走了，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。次日，又尋問公孫勝兩日，絕無人認得，又不知他下落住處，兩個商量了且回去。當日收拾了行李，便起身離了蕪州，自投飲馬川來，和裴宣，鄧飛，孟康一行人馬，扮作官軍，星夜往梁山泊來。戴宗要顯他功勞，又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，山上自做慶賀筵席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有楊雄的丈人潘公，自和石秀商量，要開屠宰作坊。潘公道：『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，又有一間空房在後面，那裏井水又便，可做作坊，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，又好照管。』石秀見了也喜，端的便益。潘公再尋了個舊識熟副手，只央叔叔掌管帳目。石秀應承了，叫了副手，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

子，水盆，砧頭，打磨了許多刀杖，整頓了肉案，打併了作坊，豬圈，起上十數個肥豬，選個吉日，開張肉舖。衆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，吃了一兩日酒，楊雄一家，得石秀開了店，都歡喜。自此無話。一向潘公，石秀，自做買賣。不覺光陰迅速，又早過了兩個月有餘。時值秋殘冬到，石秀裏裏外外，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。石秀一日早起五更，出外縣買豬，三日了方回家來，只見舖店不開；卻到家裏看時，肉店砧頭也都收過了，刀仗家火亦藏過了。石秀是個精細的人，看在肚裏便省得了，自心中忖道：『常言：「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」哥哥自出外去當官，不管家事，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，一定背後有說話；又見我兩日不回，必有人搬口弄舌，想是疑心，不做買賣。我休等他言語出來，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。』白公道：『那得長遠心的人？』石秀便把豬趕在圈裏，卻去房中換了脚手，收拾包裹行李，細細寫了一本清帳，從後面入來。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，請石秀坐定吃酒。潘公道：『叔叔遠出勞心，自趕豬來辛苦。』石秀道：『丈人，禮當。且收過了這本明白帳目。若上面有半點私心，天誅地滅。』潘公道：『叔叔何故出此言？並不會有個甚事。』石秀道：『小人離鄉五七年了，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，特地交還帳目。今晚辭了哥哥，明早便行。』潘公聽了，大笑起來道：『叔叔差矣。你且住，聽老漢說。』那老子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，報恩壯士提三尺，破戒沙門喪九泉。畢竟潘公說出甚言語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五回

楊雄醉罵潘巧雲

石秀智殺裴如海

話說石秀回來，見收過店面，便要辭別出門，潘公說道：『叔叔且住，老漢已知叔叔的意思了。叔叔兩夜不曾回家，今日回來，見收拾過了家火什物，叔叔一定心裏只道是不開店了，因此要去。休說恁地好買賣，……便不開店時，也養叔叔在家。不瞞叔叔說，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個王押司，不幸歿了，今得二週年，做些功果與他，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。明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，就要央叔叔管待則個。老漢年紀高大，熬不得夜，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。』石秀道：『既然丈人恁地說時，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。』潘公道：『叔叔今後切不要疑心，只願隨分且過。』當時吃了幾杯酒，并些素食，收過了杯盤。

只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，鋪設壇場，擺放佛像，供器，鼓、鈸、鐘、磬、香花，燈燭廚下一面安排齋食。楊雄到中牌時分，回家走一遭，分付石秀道：『賢弟，我今夜却恨當牢，不得前來，凡事央你支持則個。』石秀道：『哥哥放心自去，晚間兄弟替你料理。』楊雄去了，石秀自在門前照管。沒多時，只見一個年紀小的和尚，揭起簾子入來。石秀看那和尚時，端的整齊，但見：

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，把麝香松子勻擦；一領黃烘烘直裰初縫，使沉速梅檀香染。山根鞋履，是福州染到深青；九縷絲絛，係西地買來真紫。光溜溜一雙賊眼，只睜趁施主嬌娘；美甘甘滿口甜言，專說誘喪家少婦。淫情發處，草庵中去覓尼姑；色膽動時，方丈內來尋行者。

那和尚入到裏面，深深地與石秀打個問訊。石秀答禮道：『師父少坐。』隨背後一個道人，挑兩個盒子入來，石秀便叫：『丈人，有個師父在這裏。』潘公聽得，從裏面出來，那和尚便道：『乾爺如何一向不到敝寺。』老子道：『便是開了這些店面，却沒功夫出來。』那和尚便道：『押司週年，無甚罕物相送，

些少掛麵，幾包京棗。……」老子道：「阿也，甚麼道理，教師父壞鈔！」教叔叔收過了。石秀自搬入去，叫點茶出來，門前請和尚喫。

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，不敢十分穿重孝，只是淡粧輕抹，便問：「叔叔，誰送物事來？」石秀道：「一個和尚，叫丈人做乾爺的送來。」那婦人便笑道：「是師兄海闍黎裴如海，一個老實的和尚。他便是裴家絨線鋪裏小官人，出家在報恩寺中，因他師父是家裏門徒，結拜我父做乾爺，長奴兩歲，因此上叫他做師兄。他法名叫做海公。——叔叔，晚間你只聽他請佛念經，有這般好聲音。」石秀道：「原來恁地。」自肚裏已有些黷料。

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尚，石秀却背叉着手，隨後跟出來，布簾裏張看。只見那婦人出到外面，那和尚便起身向前來，合掌深深的打個問訊。那婦人便道：「甚麼道理，教師兄壞鈔！」和尚道：「賢妹，些少薄禮微物，不足掛齒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師兄何故這般說？出家人的物事，怎的消受得？」和尚道：「敝寺新造水陸堂，也要來請賢妹隨喜，只恐節級見怪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家下拙夫却不恁地計較，老母死時，也曾許下血盆願心，早晚也要到上利相煩了。」和尚道：「這是自家的事，如何恁地說？但是分付如海的事，小僧便去辦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師兄，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。」只見裏面姬娘捧茶出來，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，把帕子去茶鐘口邊抹一抹，雙手遞與和尚，那和尚一頭接茶，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看那婦人身上，這婦人也嘻嘻的笑着看這和尚。人道色膽如天，却不防石秀在布簾裏張見。石秀自肚裏暗忖道：「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」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的只顧對我說些風話，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，原來這婆娘倒不是個良人。莫教撞在石秀手裏，敢替楊雄做個出場，也不見的。」

石秀此時已有三分在着了，便揭起布簾，走將出來。那賊秃放下茶盞，便道：「大郎請坐。」這婦人便掉口道：「這個叔叔，便是拙夫新認義的兄弟。」那和尚虛心冷氣，動問道：「大郎貴鄉何處？高姓大名？」

石秀道：『我姓石，名秀，金陵人氏。因爲只好閑管，替人出力，以此叫做「拚命三郎。」我是個粗獷漢子，禮數不到，和尚休怪！』裴如海道：『不敢，不敢。小僧去接衆僧來赴道場。』相別出門去了。那婦人道：『師兄早來些個。』那和尚應道：『便來了。』婦人送了和尚出門，自入裏面去了。石秀却在門前低了頭，只顧尋思。看官聽說，原來但凡世上的人，惟有和尚色情最緊，爲何說這句話？況且俗人出家人，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，緣何見得和尚家色情最緊？這上三卷書中所說潘驢，鄧小閑，惟有和尚家第一閑。一日三餐，喫了檀越施主的好齋好供，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，又無俗事所煩，房裏好牀好鋪睡着，沒得尋思，只是想着此一件事。假如譬喻說一個財主家，雖然十相俱足，一日有多少閑事惱心，夜間又被錢物掛念，到三更二更纔睡，總有嬌妻美妾，同牀共枕，那得情趣。又有一等小百姓們，一日價辛辛苦苦掙扎，早晨巴不到晚，起的是五更，睡的是半夜。到晚來，未上牀，先去摸一摸米甕看，如果沒顆米，明日又無錢，總然妻子有些顏色，也無有甚麼意興。因此上輸與這和尚們一心閑靜，專一理會這等勾當。那時古人評論到此去處，說這和尚們真個利害，因此蘇東坡學士道：『不禿不毒，不毒不禿，轉禿轉毒，轉毒轉禿。』和尚們還有四句言語，道是：

一個字便是僧，

兩個字是和尙，

三個字鬼樂官，

四字色中餓鬼。

且說這石秀自在門前尋思了半晌，又且去支持管待。不多時，只見行者先來點燭燒香。少刻，海闍黎打發衆僧都來赴道場，潘公，石秀接着，相待茶湯已罷，打動鼓鈸，歌詠讚揚。只見海闍黎同一個一般年紀小的和尚做闍黎，搖動鈴杵，發牒請佛，獻齋，讚供諸天護法，監壇主盟，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。只見那婦人喬素梳粧，來到法壇上，執着手爐，拈香禮佛。那海闍黎越逞精神，搖着鈴杵，念動真言。這一堂和尚見了楊雄老婆這等模樣，都七顛八倒起來。但見：

班首輕狂念佛號，不知顛倒；闍黎胡亂誦真言，豈顧高低。燒香行者，推倒花瓶；秉燭頭陀，錯拿香

盆。宣名表白，大宋國稱做大唐；懺罪通陳，王押司念爲押禁。動鐃的望空便撒，打鈸的落地不知敲鈸子的，軟做一團；擊響磬的，酥做一塊。滿堂喧闐，遶席縱橫。藏主心忙，擊鼓錯敲徒弟手；維那眼亂，磬錘打破老僧頭。十年苦行一時休，萬個金剛降不住。

那衆僧在法壇上看見了這婦人自不覺，都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一時間愚迷了佛性禪心，拴不定心猿意馬，以此上德行高僧世間難得。石秀却在側邊看了，也自冷笑道：『似此有甚功德，正謂之作福不如避罪。』少間，證盟已了，請衆和尚就裏面喫齋，海閣黎却在衆僧背後，轉過頭來，看着那婦人嘻嘻的笑，那婆娘也掩着口笑。兩個都眉來眼去，以目送情。石秀都看在眼裏，自有五分來不快意。衆僧都坐了喫齋，先飲了幾杯素酒，搬出齋來，都下了襯錢。潘公道：『衆師父飽齋則個。』少刻，衆僧齋罷。都起身行食去了。轉過一遭，再入道場。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，只推肚疼，自去睡在板壁後了。

那婦人一點情動，那裏顧的防備人看見，便自去支持衆僧，又打了一回鼓鈸動事，把些食茶菓品檢點。海閣黎着衆僧用心看經，請天王拜懺，設浴召亡，參禮三寶。追薦到三更時分，衆僧困倦，這閣黎越逞精神，高聲看誦。那婦人在布簾下看了，慾火熾盛，不覺情動，便教嫗娘請海和尚說話。那賊忒慌忙來到婦人面前。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說道：『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，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，不要忘了。』和尚道：『小僧記得。只說要還願，也還了好。』和尚又道：『你家這個叔叔好生利害。』婦人應道：『這個係他則甚！又不是親骨肉。』海閣黎道：『恁地小僧却纔放心。我只道是節級的至親兄弟。』兩個又戲笑了一回，那和尚自出去判斛送亡。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假睡，正張得着，都看在肚裏了。當夜五更道場滿散，送佛化紙已了，衆僧作謝回去，那婦人自上樓去睡了。石秀却自尋思了氣道：『哥哥恁的豪傑，却恨撞了這個淫婦。』忍了一肚皮鳥氣，自去作坊裏睡了。

次日，楊雄回家，俱各不提。飯後楊雄又出去了。只見海閣黎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，逕到潘公家



來。那婦人聽得是和尙來了，慌忙下樓，出來接着，邀入裏面坐地，便叫點茶來。那婦人謝道：『夜來多教師兄勞神，功德錢未曾拜納。』海闍黎道：『不足掛齒。小僧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事這一事，特稟知賢妹；要還時，小僧寺裏現在念經，只要都疏一道就是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好好。』便叫姪孃請父親出來商量。潘公便出來謝道：『老漢打熬不得，夜來甚是有失陪侍；不想叔叔又肚疼倒了，無人管待，却是休怪休怪。』那和尚道：『乾爺正當自在。』那婦人便道：『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願，師兄說道，明日寺中做好事，就附答還了。先教師兄去寺裏念經，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裏，只要證明懺疏，也是了當一頭事。』潘公道：『也好，明日只怕買賣緊，櫃上無人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，却怕怎的？』潘公道：『我兒出口爲願，明日只得要去。』那婦人就取些銀子做功德錢，與和尚去。『有勞師兄莫責輕微，明日准來上利討素麵喫。』海闍黎道：『謹候拈香。』收了銀子，便起身謝道：『多承佈施，小僧將去分俵衆僧，來日專等賢妹來證盟。』那婦人直送到門外去了。石秀自在作坊裏安歇，起來宰豬趕趁。詩曰：

古來佛殿有奇逢，偷約歡期情倍濃。

也學裴航勤玉杵，巧雲移處鵲橋通。

却說楊雄當晚回來安歇，婦人待他喫了晚飯，洗了脚手，却教潘公對楊雄說道：『我的阿婆臨死時，孩兒許下血盆懺願心在報恩寺。我明日和孩兒去那裏證盟酬了便回，說與你知道。』楊雄道：『大嫂，你便自說與我何妨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我對你說，又怕你嗔怪，因此不敢與你說。』當晚無話，各自歇了。次日五更，楊雄起來，自去畫卯，承應官府；石秀起來，自理會做買賣。只見那婦人起來，濃粧艷飾，打扮得十分齊楚，包了香盒，買了紙燭，討了一乘轎子。石秀自一早晨願買賣，也不來管他。飯罷，把姪孃迎兒也打扮了。已牌時候，潘公換了一身衣裳，來對石秀道：『小弟相煩叔叔照管門前，老漢和拙女同去還些願心便回。』石秀笑道：『小人自當照管；丈丈但照管嫂嫂，多燒些好香早來。』石秀自肚裏已

知了。

且說潘公和迎兒跟着轎子，一逕往報恩寺裏來。古人有篇偈子說得好，道是：

朝看釋伽經， 暮念華嚴咒。 種瓜還得瓜， 種豆還得豆。

經咒本慈悲， 冤結如何救。 照見本來心， 方便多竟究。

心地若無私， 何用求天祐。 地獄與天堂， 作者還自受。

這篇言語，古人留下，單說善惡報應，如影隨形，既修六度萬緣，當守三規五戒。巨耐繙流之輩，專爲狗彘之行，辱沒前修，遺謗後世。却說海闍黎這賊忒，單爲這婦人結拜潘公做乾爺，只喫楊雄阻滯礙眼，因此不能發上手。自從和這婦人結識起，只是眉來眼去送情，未見真實的事。因這一夜道場裏，纔得五通情意期日約定了。那賊忒度僧儒劍，整頓精神，先在山門下伺候，看見轎子到來，喜不自勝，向前迎接。潘公道：『甚是有勞和尙。』那婦人下轎來謝道：『多多有勞師兄。』海闍黎道：『不敢，不敢。小僧已和衆僧都在水陸堂上，從五更起來誦經，到如今，未曾住歇，只等賢妹來證盟，却是多有功德。』把這婦人和老子引到水陸堂上，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燭之類，有十數個僧人在彼看經，那婦人都道了萬福，參禮了三寶，海闍黎引到地藏菩薩面前證盟懺悔。通罷疏頭，便化了紙，請衆僧自去喫齋，着徒弟陪侍。海和尙卻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裏拜茶。一引把這婦人引到僧房裏深處，預先都準備下了，叫聲師哥拿茶來，只見兩個侍者捧出茶來，白雪錠器盞內，硃紅托子，絕細好茶。喫罷，放下盞子請賢妹裏面坐一坐。又引到一個小小閣兒裏，琴光黑漆春臺，挂幾幅名人字畫，小桌兒上焚一爐妙香。潘公和女兒一臺坐了，和尙對席，迎兒立在側邊。那婦人道：『師兄端的是好個出家人去處，清幽靜樂。』海闍黎道：『妹子休笑話，怎生比得貴宅上？』潘公道：『生受了師兄一日，我們回去。』那和尙那裏肯，便道：『難得乾爺在此，又不是外人，今日齋食已是賢妹做施主，如何不喫筋麵了去？師哥快搬來！』說言未了，卻早托兩

盤進來，都是日常裏藏下的希奇果子，異樣菜蔬，并諸般素饌之物，擺滿春臺。那婦人便道：『師兄何必沽酒，反來打攪。』和尚笑道：『不成禮數，微表薄情而已。』師哥將酒來斟在杯中。和尚道：『乾爺多時不來，試嘗這酒。』老兒飲罷道：『好酒，端的味重。』和尚道：『前日一個施主家傳得此法，做了三五石米，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姪喫。』老兒道：『甚麼道理？』和尚又勸道：『無物相酬賢妹娘子，胡亂告飲一杯。』兩個小師哥兒輪番篩酒，迎兒也喫勸了幾杯。那婦人道：『酒住，喫不去了。』和尚道：『難得賢妹到此，再飲幾杯。』潘公叫轎夫入來，各人與他一杯酒喫。和尚道：『乾爺不必記掛，小僧都分付了。已着人邀在外面，自有坐處喫酒。請乾爺放心，且請開懷自飲幾杯。』原來這賊禿爲這個婦人，特地對付下這等有力氣的好酒，潘公喫不過，多喫了兩杯，當不住醉了。和尚道：『且扶乾爺去牀上睡一睡。』和尚叫兩個師哥一扶，把這老兒攙在一個冷靜房裏去睡了。這裏和尚自勸道：『娘子開懷再飲幾杯。』那婦人一者有心，二者酒入情懷，自古道：酒能亂性，色迷人，那婦人三杯酒落肚，便覺有些朦朧朧上來，口裏嘈道：『師兄，你只顧央我喫酒做甚麼？』和尚扯着口嘻嘻的笑道：『只是敬重娘子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我喫不得了。』和尚道：『請娘子去小僧房裏看佛牙。』那婦人便道：『我正要去看佛牙則個。』這和尚把那婦人一引，引到一處樓上，却是海闌黎的臥房，鋪設得十分整齊。那婦人看了，先自五分歡喜，便道：『你端的好個臥房，乾乾淨淨。』和尚笑道：『只是少一個娘子。』那婦人也笑道：『你便討一個不得？』和尚道：『那裏得這般施主。』婦人道：『你且教我看佛牙則個。』和尚道：『你叫迎兒下去了，我便取出來。』那婦人道：『迎兒，你且下去看老爺醒也未。』迎兒自下的樓來去看潘公，和尚把樓門關上。那婦人道：『師兄，你關我在這裏怎的？』這賊禿淫心蕩漾，向前摟住婦人說道：『我把娘子十分愛慕。我爲你下了兩年心路，今日難得娘子到此這個機會，作成小僧則個。』那婦人又道：『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，你却若騙我。倘若他得知，却不饒你。』和尚跪下道：『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則個。』那婦人張着

手說道：『和尚家倒會纏人，我老大耳刮子打你。』和尚嘻嘻的笑着，說道：『任從娘子打，只怕娘子閃了手。』那婦人淫心也動，便攙起和尚道：『我終不成當真打你？』和尚便抱住這婦人，向牀前卸衣解帶，共枕歡娛。正是：

不顧如來法教，難遵佛祖遺言。一個色膽歪邪，管甚丈夫利害；一個淫心蕩漾，從他長老埋冤。這個氣喘聲嘶，却似牛鬪柳影；那個言語嬌澀，渾如鶯囀花間。一個耳邊訴雲意雨情，一個枕上說山盟海誓。鬧黎房裏，翻爲快樂道場；報恩寺中，真是極樂世界。可惜菩提甘露水，一朝傾在巧雲中。

從古及今，先人留下兩句言語，單道這和尚家是鐵裏蛙蟲。鐵最實沒縫的，也要鑽進去，凡俗人家，豈可惹他。自古有詩一首道：

色中俄鬼獸中猊，  
弄假成真說祖風。

此物只可林下看，  
豈堪引入畫堂中。

當時兩個雲雨纒罷，那賊忝攙住這婦人說道：『你既有心於我，我身死而無怨。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了我，只得一霎時的恩愛快活，不能穀終夜歡娛，久後必然害殺小僧。』那婦人便道：『你且不要慌，我已尋思一條計了。我的老公，一個月倒有二十來日當牢上宿，我自買了迎兒，教他每日在後門裏伺候。若是夜晚，老公不在家時，便撥一個香桌兒出來，燒夜香爲號，你便放心走來。若怕五更睡着了，不知省覺，便由那裏尋一個報曉的頭陀，買他來後門頭，大敲木魚，高聲叫佛，便好出去。若買得這等一個時，一者得他外面策望，二乃不叫你失了曉。』和尚聽了這話，大喜道：『妙哉！你只顧如此行，我這裏自有個頭陀胡道人，我自分付他來策望便了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我不敢留戀多久，恐這廝們疑忌，我快回去是得，你只不要誤約事。』婦人連忙再整雲鬢，重勻粉面，開了樓門，便下樓來，教迎兒叫起潘公，慌忙便出僧房來。轎夫喫了酒麵，已在寺門前伺候。海閣黎直送那婦人出山門外，那婦人上了轎，自和潘公，迎兒歸家，不

在話下。

却說這海閣黎自來尋報曉頭陀。本房原有個胡道人，在寺後退居裏小庵中過活，諸人都叫他做胡頭陀，每日只是起五更，來敲木魚報曉，勸人念佛；天明時，收掠齋飯。海和尚喚他來房中，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，又取了些銀子送與胡道。胡道起身說道：『弟子無功，怎敢受祿？屢承師父的恩惠。』海閣黎道：『我自念你是個志誠的人。我早晚出些錢，貼賞道度牒，剃你爲徒。這些銀子，權且將去，買些衣服穿着。』原來這海閣黎從前時便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喫，已下又帶挈他去念經，得些齋襯錢。胡道感恩不淺，遂尋思道：『今日又與我銀兩，必有用我處，何必等他開口？』胡道便道：『師父有事，若用小道處，即當向前。』海閣黎道：『胡道，你既如此好心，有件事不瞞你，因有潘公的女兒，要和我來往，約定後門口擺設香桌兒在外時，便是教我來。我也難去那裏覓，若得你先去探看有無，我纔好去；故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念佛時，可就來那裏後門頭，看沒人，便把木魚大敲報曉，高聲叫佛，我便好出來。』胡道便道：『這個有何難哉！』當時應允了。其日先來潘公後門首討齋飯，只見迎兒出來說道：『你這道人，如何不去前門討齋飯，却在後門裏來？』那胡道便念起佛來，裏面這婦人聽了，已自黥科，便出來後門問道：『你這道人，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？』胡道應道：『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，教人省睡，晚間宜燒香，教人積福。』那婦人聽了大喜，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來佈施他。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身，便對那婦人說道：『小道便是海閣黎心腹之人，特地使我前來探路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我已知道了。今夜晚間，你可來看，如有香桌兒在外，你可便報與他則個。』胡道把頭來點着。迎兒就將銅錢來，與胡道去了。那婦人來到樓上，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了。自古道：『人家使女，謂之奴才。』但得須些小便宜，如何不隨順了，天大之事，也都做了。因此人家婦人女使，可用而不可信，却又少他不得。有詩爲證：

送暖偷寒起禍胎，

壞家端的是奴才。

請看當日紅娘事，

却把鴛鴦哄出來。

却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，未到晚，先來取了鋪蓋去，往監裏上宿。這迎兒得了些小意見，巴不到晚，自去安排了香桌兒，黃昏時撥在後門外，那婦人却因在傍邊伺候。初更左側，一個人戴頂頭巾，閃將入來，迎兒問道：『是誰？』那人也不答應。便除下頭巾，露出光頂來。這婦人在側邊見是海和尚，輕輕地罵一聲：『賊秃，倒好見識。』兩個廝摟廝抱着上樓去了。迎兒自來撥過了香桌兒，關上了後門，也自去睡了。他兩個當夜如膠似漆，如糖似蜜，如酥似髓，如魚似水，快活淫戲了一夜。自古道：『莫說歡娛嫌夜短，只要金鷄報曉遲。』兩個正好睡哩，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，高聲念佛，和尚和婦人夢中驚覺。海閣黎披衣起來道：『我去也，今晚再相會。』那婦人道：『今後但有香桌兒在後門外，你便不可負約；如無香桌兒在後門，你便切不可來。』和尚下牀，依前戴上頭巾，迎兒開了後門，放他去了。自此爲始，但是楊雄出去當牢上宿，那和尚便來家中。只有這個老兒，未晚先自要睡；迎兒這個丫頭，已自做一路了；只要瞞着石秀一個。那婦人淫心起來，那裏管顧。這和尚又知了婦人的滋味，兩個一似被搗了魂魄的一般。這和尚只待頭陀報了，便離寺來。那婦人專得迎兒做腳，放他出入，因此快活偷養和尚戲耍。自此往來，將近一月有餘。這和尚也來了十數遍。

且說這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，自在坊裏歇宿，常有這件事掛心，每日委決不下，却又不曾看見這和尚往來。每日五更睡覺，不時跳將起來，料度這件事。只聽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裏敲木魚，高聲叫佛。石秀是個乖覺的人，早聽了八分，冷地裏思量道：『這條巷是條死巷，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裏敲木魚叫佛？事有可疑。——』當是十一月中旬之日，五更時分，石秀正睡不着，只聽得木魚敲響，頭陀直敲入巷裏來，到後門口高聲叫道：『普度衆生，救苦救難，諸佛菩薩。』石秀聽得叫的蹺蹺，便跳將起來，去門縫裏張時，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裏閃將出來，和頭陀去了，隨後便是迎兒來關門。石秀見了自說道：『哥哥如

此豪傑，却恨討了這個淫婦，倒被這婆娘瞞過了，做成這等勾當。」巴得天明，把豬出去門前挂了，賣個早市。飯罷，討了一遭賒錢，日中前後，逕到州衙前來尋楊雄。却好行至州橋邊，正迎見楊雄，楊雄便問道：「兄弟，那裏去來？」石秀道：「因討賒錢，就來尋哥哥。」楊雄道：「我常爲官事忙，並不會和兄弟快活喫三杯，且來這裏坐一坐。」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個酒樓上，揀一處僻靜閣兒裏，兩個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，安排盤饌，海鮮，按酒。二人飲過三杯，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，楊雄是個性急的人，便問道：「兄弟心中有些不樂，莫非家裏有甚言語傷觸你處？」石秀道：「家中也無有甚話。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，有句話敢說麼？」楊雄道：「兄弟何故今日見外？有的話，但說不妨。」石秀道：「哥哥每日出來，只顧承當官府，却不知背後之事。這個嫂嫂不是良人，兄弟已看在我眼裏多過了，且未敢說。今日見得仔細，忍不住來尋哥哥，直言休怪。」楊雄道：「我自無背後眼，你且說是誰？」石秀道：「前者家裏做道場，請那個賊秃海閣黎來，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，兄弟都看見。第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願心，兩個都帶酒歸來。我近日只聽得一個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，那廝敲得作怪。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，看見果然是這賊秃，戴頂頭巾，從家裏出去。似這等淫婦，要他何用。」楊雄聽了大怒道：「這賤人怎敢如此！」石秀道：「哥哥且息怒。今晚都不要提，只和每日一般；明日只推做上宿，三更後却再來敲門，那廝必然從後門先走，兄弟一把拿來，從哥哥發落。」楊雄道：「兄弟見得是。」石秀又分付道：「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。」楊雄道：「我明日約你便是。」兩個再飲了幾杯，算還了酒錢，一同下樓來，出得酒肆，各散了。只見四五個虔候叫楊雄道：「那裏不尋節級？知府相公在花園裏坐地，教尋節級來和我們使棒，快走，快走。」楊雄便分付石秀道：「本官喚我，只得去應答，兄弟，你先回家去。」石秀當下自歸家裏來，收拾了店面，白去作坊歇息。

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，使了幾回棒，知府看了大喜，叫取酒來，一連賞了十大貫鍾。楊雄喫

了，都各散了，衆人又請楊雄去喫酒。至晚，喫得大醉，扶將歸來。詩曰：

會聞酒色氣相連，浪子酣尋花柳眠。

只有英雄心裏事，醉中觸憤不能蠲。

那婦人見丈夫醉了，謝了衆人，却自和迎兒擡上樓梯去，明晃晃地點着燈燭。楊雄坐在牀上，迎兒去脫翰鞋，婦人與他除頭巾，解巾幘。楊雄看了那婦人，一時驀上心來，——自古道：『醉是醒時言。』——指着那婦人罵道：『你這賤人，賊娘子，好歹我結果了你。』那婦人喫了一驚，不敢回話，且伏侍楊雄睡了楊雄一頭上牀睡，一口裏恨恨的罵道：『你這賤人，腌臢潑婦，那厮敢大蟲口裏倒涎。我手裏不到得輕輕地放了你。』那婦人那裏敢喘氣，直待楊雄睡着。

看看到五更。楊雄酒醒了，討水喫，那婦人起來盥碗水，遲與楊雄喫了，桌上殘燈尙明。楊雄吃了水，便問道：『大嫂，你夜來不會脫衣裳睡？』那婦人道：『你喫得爛醉了，只怕你要吐，那裏敢脫衣裳，只在脚後倒了一夜。』楊雄道：『我不會說甚言語？』那婦人道：『你往常酒性好，但喫醉了便睡，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。』楊雄又問道：『石秀兄弟，這幾日不會和他快活喫得三杯，你家裏也自安排些請他。』那婦人也不應，自坐在踏牀上，眼淚汪汪，口裏歎氣。楊雄又說道：『大嫂，我夜來醉了，又不曾惱你，做甚麼了煩惱。』那婦人掩着淚眼只不應。楊雄連問了幾聲，那婦人掩着臉假哭。楊雄就踏牀上扯起那婦人在牀上，務要問他爲何煩惱。那婦人一頭哭，一面口裏說道：『我爹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，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，誰想半路相拋！今日嫁得你十分豪傑，却又是好漢，誰想你與我做主！』楊雄道：『又作怪誰敢欺負你，我不做主？』那婦人道：『我本待不說，却又怕你着他道兒；欲待要說，又怕你忍氣。』楊雄聽了，便道：『你且說怎麼地來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我說與你，你不要氣苦。自從你認識了這個石秀家來，初時也好，向後看看放出刺來。見你不歸時，時常看了我說道：『哥哥今日又不來，嫂嫂自睡也好冷落。』



我也不係他，不是一日了。——這個且休說。昨日早晨，我在廚房洗脖項，這廝從後走出來，看見沒人，從背後伸隻手來摸我胸前道：「嫂嫂，有孕也無？」被我打脫了手。本待要聲張起來，又怕鄰舍得知笑話，裝你的幌子；巴得你歸來，却又盪泥也似醉了，又不敢說。我恨不得喫了他，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？」正是：

淫婦從來多巧言，  
丈夫耳軟易爲昏。

自今石秀前門出，  
好放鬪黎進後門。

楊雄聽了，心中火起，便罵道：「畫龍畫虎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」這廝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鬪黎許多事，說得個沒巴鼻。眼見得那廝慌了，便先來說破，使個見識。『口裏恨恨地道：『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趕了出去罷。』

楊雄到天明，下樓來對潘公道說道：『宰了的牲口，醃了罷，從今日便休要做買賣。』一霎時，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。石秀天明正將了肉出來門前開店，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。石秀是個乖覺的人，如何不省得，笑道：『是了。因楊雄醉後出言，走透了消息，倒喫這婆娘使個見識，定是反說我無禮。他教丈夫收了肉店，我若便和他分辯，教楊雄出醜。我且退一步了，却別作計較。』石秀便去作坊裏收拾包裹。楊雄怕他羞恥，也自去了。石秀提了包裹，跨了解腕尖刀，來辭潘公道：『小人在宅上打攪了許多時，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鋪面，小人告回，眼目已自明明白白，並無分文來去。如有毫厘昧心，天誅地滅。』潘公被女婿分付了，也不敢留他，有詩爲證：

枕邊言易聽，  
背後眼難開。

直道驅將去，  
姦邪漏進來。

石秀相辭了，却只在近巷內尋個客店安歇，賃了一間房住下。石秀暗自尋思道：『楊雄與我結義，……』

我若不弄明白此事，枉送了他的性命。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，心中怪我，我也分辯不得，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。我如今且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，起個四更，便見分曉。」在店裏住了兩日，却去楊雄門前探聽。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出去，石秀道：「今晚必然當牢，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。」

當晚回店裏，睡到四更起來，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，悄悄地開了店門，逕到楊雄後門頭巷內，伏在黑影裏張時，却好交五更時候，只見那個頭陀挾着木魚，來巷口探頭探腦。石秀一閃，閃在頭陀背後，一隻手扯住頭陀，一隻手把刀去脖子上攔着，低聲喝道：「你不要掙扎。若要高則聲，便殺了你。你好好實說，海和尚叫你來怎地？」那頭陀道：「好漢，你饒我便說。」石秀道：「你快說，我不殺你。」頭陀道：

「海闍黎和潘公女兒有染，每夜來往，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桌兒爲號，喚他入鉢；五更裏却教我來敲木魚叫佛，喚他出鉢。」石秀道：「他如今在那裏？」頭陀道：「他還在他家裏睡着。我如今敲得木魚響，他便出來。」石秀道：「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。」頭陀身上剝了衣服，奪了木魚。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，被石秀將刀就頸上一勒，殺倒在地。頭陀已死了，石秀却穿上直裰，護膝，一邊插了尖刀，把木魚直敲入巷裏來。海闍黎在牀上，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，連忙起來，披衣下樓。迎兒先來開門，和尚隨後從後門裏閃將出來。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，那和尚悄悄喝道：「只顧敲甚麼！」石秀也不應他，讓他走到巷口，一交放翻，按住喝道：「不要高則聲，高聲！便殺了你。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。」海闍黎知道是石秀，那裏敢掙扎則聲。被石秀都剝了衣裳，赤條條不著一絲，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，三四刀搠死了。却把刀來放在頭陀身邊，將兩個衣服，捲做一包捆了，再回客店裏，輕輕地開了門進去，悄悄地關上了門去睡，不在話下。却說本處城中一個賣糕粥的王公，是日早挑着擔糕粥，點着兩個燈籠，一個小猴子跟着出來趕早市。正來到死屍邊過，却被絆一交，把那老子一擔糕粥傾潑在地下，只見小猴子叫道：「苦也！一個和尚醉倒在這裏。」老子摸得起來，摸了兩手血跡，叫聲苦，不知高低。幾家鄰舍聽得，都開了門出來，把火

照時，只見遍地都是血粥，兩個屍首，躺在地上。衆鄰舍一把拖住老子，要去官司陳告。正是禍從天降，災向地生，畢竟王公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六回

『病關索』大鬧翠屏山

『拼命三』火燒祝家店

話說當下衆鄰舍糾住王公，直到薊州府裏首告。知府却纔陞廳，一行人跪下告道：『這老子挑着一擔糕粥，潑翻在地下，看時，却有兩個死屍在地下：一個是和尙，一個是頭陀，俱各身上無一絲，頭陀身邊有刀一把。』老子告道：『老漢每日常賣糕糜營生，只是五更出來趕集。今朝起得早了些個，和這鐵頭猴子只顧走，不看下面，一交絆翻，碗碟都打碎了，只見兩個死屍血淋淋的在地上，一時失驚，叫起來，倒被鄰舍扯住到官。望相公明鏡可憐辯察。』知府隨即取了供詞，行下公文，委當方里甲，帶了件作公人，押了鄰舍，王公一千人等，下來檢驗屍首，明白回報。衆人登場看檢已了，回州稟復知府：『被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閻黎斐如海，傍邊頭陀，係是寺後胡道。和尙不穿一絲，身上三四道搨傷致命方死；胡道身邊見有鬼刀一把，只見項上有勒死傷痕一道，想是胡道掣刀搨死和尙，懼罪自行勒死。』知府叫拘本寺僧鞠問緣故，俱各不知情由，知府也沒個決斷，當案孔目稟道：『眼見得這和尙裸形赤體，必是那頭陀幹甚不公不法的事，互相殺死，不干王公之事。鄰舍都教找保聽候，屍首着仰本寺主持即備棺木盛殮，放在別處，立個互相殺死的文書便了。』知府道：『也說得是。』隨即發落了一千人等，不在話下。

薊州城裏有些好事的子弟，做成一調兒，道是：

叵耐秃囚無狀，做事直恁狂蕩，暗約嬌娥，要爲夫婦，永同鴛帳。怎禁貫惡滿盈，玷辱諸多和尙，血泊內橫屍里巷。今日赤條條甚麼模樣，立雪齊腰，投巖喂虎，全不想祖師經上，目蓮救母昇天，這賊秃爲婆娘身喪。

後來市儈們知道了這件事，拿起筆來，又做了這隻臨江仙詞，教唱道：

淫行沙門招殺報，暗中不爽分毫。頭陀屍首亦蹊蹺，一絲真不掛，立地喫屠刀。大和尚今朝圓寂了，小和尚昨夜風騷。空門裏剎頸見相交，拚死爭同穴，殘生送兩條。

這件事，滿城都講動了。那婦人也驚得呆了，自不敢說，只是肚裏暗暗叫苦。

楊雄在薊州府裏，有人告道，殺死和尚頭陀，心裏早聽了七八分，尋思：『此一事，准是石秀做出來的。我前日一時間錯怪了他，我今日閑些，且去尋他，問他個真實。』正走過州橋前來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『哥哥，那裏去？』楊雄回過頭來，見是石秀，便道：『兄弟，我正沒尋你處。』石秀道：『哥哥且來我下處，和你說話。』把楊雄引到客店裏小房內，說道：『哥哥，兄弟不說謊麼？』楊雄道：『兄弟，你休怪我。是我一時愚蠢，不是了，酒後失言，反被那婆娘瞞過了，說兄弟許多不是。我今特來尋賢弟，負荆請罪。』石秀道：『哥哥，兄弟雖是個不才之人，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，如何肯做這等之事？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，因此來尋哥哥，有表記教哥哥看。這是和尚頭陀的衣裳，盡剝在此。』楊雄看了，心頭火起，便道：『兄弟休怪。我今夜碎割了這賤人，出這口惡氣。』石秀笑道：『你又來了。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，如何不知法度？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姦，如何殺得人？倘或是小弟胡說時，却不錯殺了人。』楊雄道：『似此怎生罷休得？』石秀道：『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語，教你做個好男子。』楊雄道：『賢弟，你怎地教我做個好男子？』石秀道：『此間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，好生僻靜。哥哥到明日，只說道：我多時不會燒香，我今來和大嫂同去，把那婦人賺將出來，就帶了迎兒回到山上。小弟先在那裏等候着，當頭對面，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了，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，棄了這婦人，却不是上着？』楊雄道：『兄弟，何必說得，你身上清潔，我已知了，都是那婦人說謊。』石秀道：『不然，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。』楊雄道：『既然兄弟如此高見，必然不差，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，你卻休要誤了。』石秀道：『小弟不來時，所言俱是虛謬。』

楊雄當下別了石秀，離了客店，且去府裏辦事，至晚回來，並不提起，亦不說甚，只和每日一概。次日天明起來，對那婦人說道：『我昨天夢見神人叫我，說有舊願不會還得。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，未曾還得，今日我閑些，要去還了，須和你同去。』那婦人道：『你便自去還了罷，要我去何用？』楊雄道：『這願心卻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，必須要和你同去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既是恁地，我們早喫些素飯，燒湯沐浴了去。』楊雄道：『我去買香紙，雇轎子，你便洗浴了，梳頭插帶了等我，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。』楊雄又來客店裏，相約石秀飯罷便來，兄弟休誤。石秀道：『哥哥，你若擡得來時，只教在半山裏下了轎，你三個步行上來，我自上面一個僻處等你，不要帶閑人上來。』

楊雄約了石秀，買了紙燭，歸來喫了早飯。那婦人不知此事，只顧打扮的齊齊整整，迎兒也插帶了，轎夫扛轎子，早在門前伺候。楊雄道：『泰山看家，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。』潘公道：『多燒香，早去早回。』那婦人上了轎子，迎兒跟着，楊雄也隨在後面。出得東門來，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：『與我擡上翠屏山去，我自多還你一些轎錢。』不到兩個時辰，早來到翠屏山上。原來這座翠屏山，卻在蘄州東門外二十里，都是人家的亂墳，上面一望，盡是青草白楊，並無菴舍寺院。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，叫轎夫歇下轎子，拔去葱管，搭起轎簾，叫那婦人出轎來。婦人問道：『卻怎地來這山裏？』楊雄道你只顧且上去。轎夫只在這裏等候，不要來，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。』轎夫道：『這個不妨，小人自在此間伺候便了。』楊雄引着那婦人并迎兒，三個人上了四五層山坡，只見石秀坐在上面。那婦人道：『香紙如何不將來？』楊雄道：『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。』把婦人一引，引到一處古墓裏，石秀便把包裹，腰刀，桿棒，都放在樹根前來，道：『嫂嫂拜揖。』那婦人連忙應過：『叔叔怎地也在這裏？』一頭說，一面肚裏喫了一驚。石秀道：『在此專等多時。』楊雄道：『你前日對我說道：『叔叔多過把言語調戲你，又將手摸着胸前，問你有孕也無。』今日這裏無人，你兩個對個明白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哎呀，過了的事，只顧說甚麼？』石

秀睜着眼說道：『嫂嫂，你怎麼說？這須不是閒話，正要在哥哥面前對個明白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叔叔，你沒事自把鬚兒提做甚麼？』石秀道：『嫂嫂，你休要硬諍，教你看個證見。』便去包裹裏，取出海關黎並頭陀的衣服來，撒放地下道：『你認得麼？』那婦人看了，飛紅了臉，無言可對。石秀驕地掣出腰刀，便與楊雄說道：『此事只問迎兒，便知端的。』

楊雄便揪過那丫頭跪在面前喝道：『你這小賤人，快好好實說：怎地在和尚房裏入姦，怎生約會把香桌兒爲號，如何教頭陀來敲木魚。實對我說，饒你這條性命；但瞞了一句，先把你剝做肉泥。』迎兒叫道：『官人，不干我事，不要殺我，我說與你。卻把僧房中喫酒，上樓看佛牙，趕他下樓來看潘公酒醒。說起兩個背地裏約下，第三日教頭陀來化齋飯，教我去取銅錢佈施與他，娘子和他約定：但是官人當牢上宿，要我撥香桌兒放在後門外，便是暗號。頭陀來看了，卻去報知和尚。當晚海關黎扮做俗人，帶頂頭巾入來五更裏只聽那頭陀來敲木魚響，高聲念佛爲號，叫我開門放他出去。但因和尚來時，瞞我不得，只得對我說了。娘子許我一副劍鐮，一套衣裳，我只得隨順了。似此往來，已有數十遭，後來便喫殺了。又與我幾件首飾，教我對官人說，石叔叔把言語調戲一節。——這個我眼裏不會看見，因此不敢說。只此是實，並無虛謊。』

迎兒說罷，石秀便道：『哥哥得知麼？這般言語，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。請哥哥卻問嫂嫂備細緣由。』楊雄揪過那婦人來，喝道：『賊賤人，丫頭已都招了，你快一些兒休賴，再把實情對我說了，饒了這賤人一條性命。』那婦人說道：『我的不是了。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，饒恕了我這一過。』石秀道：『哥哥含忽不得，須要問嫂嫂一個明白備細緣由。』楊雄喝道：『賤人，你快說！』

那婦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，從做道場夜裏說起，直至往來，一一都說了。石秀道：『你卻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前日他醉了罵我，我見他罵得蹺蹺，我猜是叔叔看見破綻，說與他。到五



更裏，又提起來問叔叔如何，我卻把這段話來支吾，實是叔叔並不會恁地。」

石秀道：「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，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。」

楊雄道：「兄弟，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面，剝了衣裳，我親自伏侍他。」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剝了，楊雄割兩條裙帶來，親自用手把婦人綁在樹上。石秀也把迎兒的首飾都去了，遞過刀來說道：

「哥哥，這個小賤人，留他做甚麼？一發斬草除根。」楊雄應道：「果然，兄弟把刀來，我自動手。」

迎兒見頭勢不好，卻待要叫，楊雄手起一刀，揮作兩段。那婦人在樹上叫道：「叔叔勸一勸。」石秀道：「嫂嫂，這個不干我的事。」

楊雄向前，把刀先挖出舌頭，一刀便割了，且教那婦人叫不的。楊雄卻指着罵道：「你這賊賤人，我一時間誤聽不明，險些被你瞞過了。一者壞了我弟兄情分，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。不如我今日先下手爲強。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，我且看一看。」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下，取出心肝五臟，掛在松樹上。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，卻將頭面衣服都拴在包裹裏了。楊雄道：「兄弟，你且來，和你商量一個長便。如今一個奸夫，一個淫婦，都已殺了，只是我和你投那裏去安身？」石秀道：「兄弟已尋思下了，自有個所在，請哥哥便行，不可就遲。」楊雄道：「卻是那裏去？」石秀道：「哥哥殺了人，兄弟又殺了人，不去投梁山泊入夥，卻投那裏去？」楊雄道：「且住，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裏一個人，如何便肯收錄我們？」石秀道：「哥哥差矣。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招賢納士，結識天下好漢，誰不知道？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，愁甚不收留！」楊雄道：「凡事先難後易，免得後患，我卻不合是公人，只恐他疑心，不肯安着我們。」石秀笑道：「他不是押司出身？我教哥哥一發放心。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，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個人，一個是梁山泊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一個是「錦豹子」楊林。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，尙兀自在包裹，因此可以投託他。」楊雄道：「既有這條門路，我去

收拾了些盤纏便走。』石秀道：『哥哥，你怎這般搭纏。倘或入城事發拏住，如何脫身？放着包裹裏見有若干釵釧首飾，兄弟又有些銀兩，再有三五個人，也發用了，何須又去取討。惹起是非來，如何解救？這事少時便發，不可遲滯，我們只好望山後走。』

石秀便背上包裹，拏了桿棒；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，提了朴刀，卻待要離古墓，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：『清平世界，蕩蕩乾坤，把人割了，卻去投奔梁山泊入夥，我聽得多時了。』楊雄，石秀看時，那人納頭便拜。楊雄卻認得這人，姓時，名遷，祖貫是高唐州人氏，流落在此，只一地裏做些飛簷走壁跳籠騙馬的勾當。曾在薊州府裏娶官司，卻是楊雄救了他。人都叫做『鼓上蚤』。有詩爲證：

骨軟身軀健，  
眉濃眼目鮮。

形容如怪族，  
行走似飛仙。

夜靜穿牆過，  
更深繞屋懸。

偷營高手客，  
鼓上蚤時遷。

當時楊雄便問時遷：『你如何在這裏？』時遷道：『節級哥哥聽稟：小人近日沒甚道路，在這山裏掘些古墳，覓兩分東西。因見哥哥在此行事，不敢出來衝突，卻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。小人如今在此，只做得些偷鷄盜狗的勾當，幾時是了；要跟隨二位哥哥上山去，卻不好？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麼？』石秀道：『既是好漢中人物，他那裏如今招納壯士，那爭你一個。若如此說時，我們一同去。』時遷道：『小人卻認得小路去。』當下引了楊雄，石秀，三個人自取小路下後山，投梁山泊去了。

卻說這兩個轎夫在半山裏等到紅日平西，不見三個下來，分付了又不敢上去。挨不過了，不免信步尋上山來，只見一群老鴉成團打塊在古墓上。兩個轎夫上去看時，原來卻是老鴉奪那肚腸喫，以此聒噪。轎夫看了，喫了一驚，慌忙回家報與潘公，一同去薊州府裏首告。知府隨即差委一員縣尉，帶了作伴行人，來

翠屏山驗屍首已了，回復知府，稟道：『檢得一口婦人潘巧雲，割在松樹邊，使女迎兒，殺死在古墓下。墳邊遺下一堆婦人與和尚頭陀衣服。』知府聽了，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陀的事，備細詢問潘公。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，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由，細說了一遍。知府道：『眼見得這婦人與和尚通姦，那女使頭陀做脚。想石秀那厮，路見不平，殺死頭陀和尚；楊雄這厮，今日殺了婦人使女無疑，定是如此。只掣得楊雄石秀，便知端的。』當即行移文書，出給賞錢，捕獲楊雄，石秀，其餘轎夫人等，各放回聽候。潘公自去買棺木，將屍首殮葬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楊雄，石秀，時遷離了薊州地面，在路曉行夜宿，不則一日。行到鄆州地面，過得香林洼，早望見一座高山，不覺天色漸漸晚了，看見前面一所溪溪客店，三個人行到門首看時，但見：

前臨官道，後傍大溪，數百株垂柳當門，一兩樹梅花傍屋。荆榛籬落，周廻遮定茅茨；蘆葦簾櫳，前後遮藏土炕。右壁廂一行，書寫『空幽暮接五湖賓；』左壁下七字，題道：『戶做朝迎三島客。』雖居野店荒村外，亦有高車駟馬來。

當日黃昏時候，店小二卻待關門，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，小二問道：『客人來路遠，以此晚了。』時遷道：『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，因此到得晚了。』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，問道：『客人不會打火麼？』時遷道：『我們自理會。』小二道：『今日沒客歇，竈上有兩隻鍋乾淨，客人自用不妨。』時遷問道：『店裏有酒肉賣麼？』小二道：『今日早起有些肉，都被近村人家買了去，只剩得一甌酒在這裏，並無下飯。』時遷道：『也罷，先借五升米來做飯，卻理會。』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，就淘了，做起一鍋飯來，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，楊雄取出一隻釵兒，把與店小二，先回他這甌酒來喫，明日一發算賬。小二哥收了釵兒，便去裏面接出那甌酒來開了，將一碟兒熟菜放在桌子上。時遷先提一桶湯來，叫楊雄，石秀洗了脚手，一面篩酒來，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，放下四隻大碗，斟下酒來喫。石秀看見店中簷

下，揀着十數把好朴刀，問小二哥道：『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？』這二哥應道：『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裏。』石秀道：『你家人是甚麼樣人？』小二道：『客人，你是江湖上走的人，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？前面那座高山，便喚做獨龍山。山前有一座凜巍巍岡子，便喚做獨龍岡，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。這里方圓三十里，卻喚做祝家莊。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，稱爲祝氏三傑。莊前莊後，有五七百人家，都是佃戶，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。這裏喚做祝家店。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裏上宿，以此分下朴刀在這裏。』石秀道：『他分軍器在店裏何用？』小二道：『此間離梁山泊不遠，只恐他那裏賊人來借糧，因此準備下。』石秀道：『與你些銀子，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？』小二哥道：『這個卻使不得，器械上都編着字號。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，我這主人法度不輕。』石秀笑道：『我自取笑你，你却便慌。且只願喫酒。』小二道：『小人喫不得了，先去歇下，客人自便寬飲幾杯。』小二哥去了。

楊雄，石秀又喫了一回酒，只見時遷道：『哥哥要肉喫麼？』楊雄道：『店小二說沒了肉賣，你又那裏得來？』時遷嘻嘻的笑着，去竈上提出一隻老公鷄來。楊雄問道：『那裏得這鷄來？』時遷道：『兄弟卻纔去後面淨手，見這隻鷄在籠裏，尋思沒甚與哥哥喫酒，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，提桶湯去後面，就那裏替得乾淨，煮得熟了，把來與二位哥哥喫。』楊雄道：『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賊腳。』石秀笑道：『還不改本行。』三個笑了一回，把這鷄用手撕開喫了，一面盛飯來喫。只見那店小二略睡一睡，放心不下，爬將起來，前後去照管，只見廚桌上有些鷄毛和鷄骨頭，卻去竈上看時，半鍋肥汁，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，不見了鷄，連忙出來問道：『客人，你們好不達道理，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鷄喫。』時遷道：『見鬼了。耶耶，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鷄來喫，何曾見你的鷄！』小二道：『我店裏的鷄，卻那裏去了？』時遷道：『敢被野貓拖了，黃狸子喫了，鶴鷹撲了去，我卻怎地得知！』小二道：『我的鷄纔在籠裏，不是你偷了是誰？』石秀道：『不要爭，值幾錢，陪了你便罷。』店小二道：『我的的是報曉鷄，店內少他不得，

你便陪我十兩銀子也不濟，只要還我鷄。」石秀大怒道：「你許哄誰？老爺不陪你，便怎地？」店小二笑道：「客人，你們休要在這裏討野火喫！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，拏你到莊上，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。」石秀聽了，火罵道：「便是梁山泊好漢，你怎麼拏了我去請賞。」楊雄也怒道：「好意還你些錢，不陪你，怎地拿我去！」小二叫一聲：「有賊。」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個大漢來，逕奔楊雄，石秀來，被石秀手起，一拳一個，都打翻了。小二哥正待要叫，被時遷一掌，打腫了臉，作聲不得。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。楊雄道：「這廝們，一定去報人來，我們快喫了飯走了罷。」三個當下喫飽了，把包裹分開背了，穿上麻鞋，跨了腰刀，各人去槍架上揀了一條好朴刀。石秀道：「左右只是左右，不可放過了他。」便去竈前尋了把草，竈裏點個火，望裏面四下焙着。看那草房被風一煽，刮刮雜雜火起來。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，三個拽開脚步，望大路便走。正是：

只爲偷兒攘一鷄，

從教傑士競追鷹。

梁山水泊興波浪，

祝氏山莊化作泥。

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，只見前面火把不計其數，約有一二百人，發着喊，趕將來。石秀道：「且不要慌，我們且揀小路走。」楊雄道：「且住。一個來，殺一個；兩個來，殺一雙。待天明朗卻走。」說猶未了，四下裏合攏來。楊雄當先，石秀在後，時遷在中，三個挺着朴刀，來戰莊客。那夥人初時不知，輪着槍棒趕來。楊雄手起朴刀，早戳翻了五七個。前面的便走，後面的急待要退，石秀趕上去，又戳翻了六七人。四下裏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，都是要性命的，思量不是頭，都退了去。三個得一步，趕一步。正走之間，喊聲又起，枯草裏舒出兩把撓鉤，正把時遷一撓鉤搭住，拖入草窩去了，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，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鉤來，卻得楊雄眼快，便把朴刀一撥，兩把撓鉤撥開去了，將朴刀望草裏便戳，發聲喊，都走了。兩個見捉了時遷，怕深入重地，亦無心戀戰，願不得時遷了，只四下裏尋路走罷。見遠遠的火

把亂明，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，照得有路便走，一直望東邊去了。衆莊客四下裏趕不着，自救了帶傷的人去，將時遷背剪綁了，押送祝家莊來。

且說楊雄，石秀走到天明，望見一座村落酒店，石秀道：『哥哥，前頭酒肆裏買碗酒飯喫了去，再開路程。』兩個便入村店裏來，倚了朴刀，對面坐下，叫酒保取些酒來，就做些飯喫。酒保一面鋪下菜蔬，按酒，燙將酒來。方欲待喫，只見外面一個大漢奔走入來，生得闊臉方腮，眼鮮耳大，貌醜形粗，穿一領茶褐袖衫，戴一頂萬字頭巾，繫一條白絹搭膊，下面穿一雙油膀靴，叫道：『大官人教你們挑了擔來莊上納。』店主人連忙應道：『裝了擔，少刻便送到莊上。』那人分付了，便轉身，又說道：『快挑來。』卻待出門，正從楊雄，石秀面前過，楊雄卻認得他，便叫一聲：『小郎，你如何卻在這裏？不看我一看？』那人回轉頭來，看了一眼，卻也認得，便叫道：『恩人如何來到這裏？』望着楊雄便拜。不是楊雄撞見了這個人，有分教，三莊盟誓成虛謬，衆虎咆哮起禍殃。畢竟楊雄，石秀遇見那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七回

『撲天鷲』雙修生死書

宋公明一打祝家莊

話說當時楊雄扶起那人來，叫與石秀相見。石秀便問道：「這位兄長是誰？」楊雄道：「這個兄弟，姓杜，名興，祖貫是中山府人氏，因為他面顏生得龔鼻，以此人都叫他做「鬼臉兒。」上年間做買賣，來到蘄州，因一口氣，打死了同夥的客人，喫官司，監在蘄州府裏。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，一力維持救了他，不想今日在此相會。」

杜興便問道：「恩人，為何公事來到這裏？」楊雄附耳低言道：「我在蘄州殺了人命，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。昨晚在祝家店投宿，因一個同來的火伴時遷，偷了他店裏報曉鷄喫，一時與店小二鬧將起來，性起把他店屋放火都燒了。我三個連夜逃走，不隄防背後趕來，我弟兄兩個搗翻了他幾個，不想亂草中間，舒出兩把撓鈎，把時遷搭了去。我兩個亂撞到此，正要問路，不想遇見賢弟。」杜興道：「恩人不要慌，我叫放時遷還你。」楊雄道：「賢弟少坐，同飲一杯。」

三個坐下，當下飲酒，杜興便道：「小弟自從離了蘄州，多得恩人的恩惠，來到這裏，感承此間一個大官人見愛，收錄小弟在家中，做個主管，每日撥萬論千，盡托付於杜興身上，甚是信任，以此不想回鄉去。」楊雄道：「此間大官人是誰？」

杜興道：「此間獨龍岡前面，有三座山岡，列着三個村坊。中間是祝家莊，西邊是扈家莊，東邊是李家莊。這三處莊上，三村裏算來，總有一二萬軍馬人家。惟有祝家莊最豪傑，為頭家長，喚做祝朝奉，有三個兒子，名爲祝氏三傑，長子祝龍，次子祝虎，三子祝彪。又有一個教師，喚做「鐵棒」欒廷玉，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莊上更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。西邊那個扈家莊，莊主扈太公，有個兒子，喚做「飛天虎」

應成，也十分了得；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，名喚「一丈青」扈三娘，使兩口日月雙刀，馬上越法了得。這裏東莊上，卻是杜興的主人，姓李，名應，能使一條渾鐵點鋼鎗，背藏飛刀五口，百步取人，神出鬼沒。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，同心共意，但有吉凶，遞相救應。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，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。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，見了李大官人，求書去搭救時遷。」楊雄又問道：「你那李大官人，莫不是江湖上喚「撲天鵬」的李應？」杜興道：「正是他。」石秀道：「江湖上只聽得說獨龍岡有個「撲天鵬」李應是好漢，却原來在這裏。多聞他真個了得，是好男子，我們去走一遭。」楊雄便喚酒保，計算酒錢。杜興那裏肯要他還，便自招了酒錢。

三個離了村店，便引楊雄，石秀來到李家莊上。楊雄看時，真個好大莊院，外面週迴一遭，闊港粉牆，傍岸有數百株可抱不交的大柳樹，門外一座弔橋，接着莊門。入得門來，到廳前，兩邊有二十餘座鎗架，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。杜興道：「兩位哥哥在此少等，待小弟入去報知，請大官人出來相見。」杜興入去不多時，只見李應從裏面出來。楊雄，石秀看時，果然好表人物，有臨江仙詞爲證：

鸞眼鷹睛頭似虎，燕頰猿臂狼腰，疎財仗義結英豪。愛騎雪白馬，喜着絳紅袍。背上飛刀藏五把，點鋼鎗斜嵌銀條，性剛誰敢犯分毫。李應真壯士，名號「撲天鵬」。

當時李應出到廳前，杜興引楊雄，石秀上廳拜見。李應連忙答禮，便教上廳請坐，楊雄，石秀再三謙讓，方纔坐了。李應便教取酒來且相待。楊雄，石秀兩個再拜道：「望乞大官人致書與祝家莊，去救時遷性命，生死不敢有忘。」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，修了一封書緘，填寫名諱，使個圖書印記，便差一個副主管齋了，備了一匹快馬，急速去祝家莊取這個人來。

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，上馬去了，楊雄石秀拜謝罷。李應道：「二位壯士放心，小人書去，便當放來。」楊雄，石秀又謝了。李應道：「且請去後堂，少敘三杯等待。」兩個隨進裏面，就具早膳相待。飯罷



喫了茶，李應問些鎗法，見楊雄，石秀說的有理，心中甚喜。

已牌時分，那副主管回來，李應喚到後堂問道：『去取的這人在那裏？』主管答道：『小人親見朝奉，下了書倒有放還之心，後來走出祝氏三傑，反焦燥起來，書也不回，人也不放，定要解上州去。』李應失驚道：『他和我三家村裏結生死之交，書到便當依允，如何恁的起來？必是你說不好，以致如此。』杜主管，你須自去走一遭，親見祝朝奉，說個仔細緣由。』杜興道：『小人願去，只須東人親筆書緘，到那裏方纔肯放。』李應道：『說得是。』急取一幅花箋紙來，李應親自寫了書札，封皮面上，使一個諱字圖書，把與杜興接了，後槽牽過一匹快馬，備上鞍轡，拏了鞭子，便出莊門，上馬加鞭，奔祝家莊去了。李應道：『二位放心，我這封親筆書去，少刻定當放還。』楊雄，石秀深謝了，留在後堂飲酒等持。

看看天色待晚，不見杜興回來，李應心中疑惑，再教人去接，只見莊客報道：『杜主管回來了。』李應問道：『幾個人回來？』莊客道：『只是主管獨自一個跑馬回來。』李應搖着頭道：『卻又作怪。往常這廝，不是這等兜搭，今日緣何恁地？』楊雄，石秀都跟出前廳來看時，只見杜興下了馬，入得莊門見他模樣，氣得紫漲了面皮，咨牙咧嘴，半晌說不的話。有詩爲證：

面貌天生本異常，  
怒時古怪更難當。

三分不像人模樣，  
一似酆都焦面王。

李應出到廳前，連忙問道：『你且言備細緣故，怎麼地來。』杜興氣定了，方纔道：『小人齎了東人書札，到他那裏第三重門下，卻好遇見祝龍，祝虎，祝彪弟兄三個坐在那裏，小人聲了三個吓，祝彪喝道：『你又來做甚麼？』小人躬身稟道：『東人有書在此拜上。』祝彪那廝變了臉，罵道：『你那主人恁地不曉人事！早晌使個潑男女，來這裏下書，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。如今我正解上州去，又來恁地？』小人說道：『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夥內人數，他自是蘆州來的客人。今投敝莊東人，不想誤燒了官人店屋，

明日東人自當依舊蓋還，萬望俯看薄面，高擡貴手，寬恕寬恕。」祝家三個都叫道：「不還，不還。」小人又道：「官人請看東人親筆書札在此，祝龍那廝接過書去，也不拆開來看，就手扯的粉碎，喝叫把小人直叉出莊門。祝彪，祝虎發話道：「休要惹老爺性發，把你那李應捉來，也做梁山泊強寇解了去。」小人本不敢盡言，被那三個畜生無禮，把東人百般穢罵，便喝叫莊客來拿小人，被小人飛馬走了。於路上氣死小人，巨耐那廝枉與他許多年結生死之交，今日全無些仁義。」詩曰：

徒聞似漆與如膠，

利害場中忍便拋。

平日若無真義氣，

臨時休說生死交。

李應聽罷，心頭那把無名業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按納不下，大呼莊客，快備我那馬來。楊雄，石秀諫道：「大官人息怒，休爲小人們壞了貴處義氣。」李應那裏肯聽，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黃金鎖子甲，前後獸面掩心，穿一領大紅袍，背跨邊插着飛刀五把，拿了點鋼鎗，戴上鳳翅盔，出到莊前，點起三百悍勇莊客。杜興也披一副甲，持把鎗上馬，帶領二十餘騎馬軍。楊雄，石秀也抓扎起，挺着朴刀，跟着李應的馬，逕奔祝家莊來。

日漸銜山時分，早到獨龍岡前，便將人馬排開。原來祝家莊又蓋得好，佔着這座獨龍山岡，四下一遭闊港。那莊正造在岡上，有三層城牆，都是頑石壘砌的，約高二丈。前後兩座莊門，兩條吊橋。牆裏四邊，都蓋窩鋪，四下裏遍插着鎗刀軍器，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。李應勒馬，在莊前大叫：「祝家三子，怎敢毀謗老爺？只見莊門開處，擁出五六十騎馬來，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，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。怎生裝束：

頭戴鏤金荷葉盔，身穿鎖子梅花甲，腰懸錦袋弓和箭，手執純鋼刀與鎗。馬額下垂照地紅纓，人面上生冲天殺氣。

李應見了祝彪，指着大罵道：『你這廝口邊妳腥未退，頭上胎髮猶存，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，誓願同心共意，保護風坊；你家但有事情，要取人時，早來早放；要取物件，無有不奉。我今一個平人，二次修書來討，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札，恥辱我名，是何道理？』祝彪道：『俺家雖和你結生命之交，誓願同心協意，共捉梁山泊反賊，掃清山寨，你如何卻結連反賊，意在謀叛？』李應喝道：『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？你這廝卻冤平人做賊，當得何罪？』祝彪道：『賊人時遷已自招了，你休要在這裏胡說亂道，遮掩不過；你去便去，不去時，連你捉了，也做賊人解送。』

李應大怒，拍坐下馬，挺手中鎗，便奔祝彪，祝彪縱馬去戰李應；兩個就獨龍岡前，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鬪了十七八合。祝彪戰李應不過，撥回馬便走。李應縱馬趕將去，祝彪把鎗橫擔在馬上，左手拈弓，右手取箭，搭上箭，拽滿弓，越得較親，背翻身一箭，李應急躲時，肩上半着。李應翻筋斗，墜下馬來，祝彪便勒轉馬來搶人。楊雄，石秀見了，大喝一聲，撚兩條朴刀，直奔祝彪馬前殺將來。祝彪抵當不住，急勒回馬便走，早被楊雄一朴刀，戳在馬後股上；那馬負疼，壁直立起來，險些兒把祝彪掀在馬下，卻得隨從馬上的人，都搭上箭射將來。楊雄，石秀見了，自思又無衣甲遮身，只得退回不趕，杜興也自把李應救起上馬，先去了。楊雄，石秀跟了衆莊客也走了。祝家莊人馬趕了二三里，路見天色晚來，也自回去了。杜興扶着李應，回到莊前，下了馬，同入後堂坐。衆宅眷都出來看視，拔了箭矢，伏侍卸了衣甲，便把金瘡藥敷了瘡口，連夜在後堂商議。楊雄，石秀與杜興說道：『既是大官人被那廝無禮，又中了箭，時遷亦不能勾出來，都是我等連累大官人了。我弟兄兩個，只得上梁山泊去，懇告晁宋二公并衆頭領，來與大官人報讐，就救時遷。』因辭謝了李應。李應道：『非是我不用心，實出無奈！兩位壯士，只得休怪。』叫杜興取些金銀相贈，楊雄，石秀那裏肯受。李應道：『江湖之上，二位不必推却。』兩個方纔收受，拜辭了李應，杜興送出村口，指與大路，杜興作別了，自回李家莊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楊雄，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，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，那酒旗兒直挑出來，兩個入到店裏，買些酒喫，就問路程；這酒店卻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，正是石勇掌管，兩個一面喫酒，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；石勇見他兩個非常，又來答應道：『你兩位客人從那裏來？要問上山去怎地？』楊雄道：『我們從薊州來；』石秀猛可想起道：『莫非足下是石秀麼？』楊雄道：『我乃是楊雄，這個兄弟是石秀。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？』石勇慌忙道：『小子不認得；前者戴宗哥哥到薊州回來，多會稱說兄長，聞名久矣，今得上山，且喜且喜！』五個敘禮罷，楊雄，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。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。推開後面水亭上窗子，拽起弓，放了一枝響箭，只見對港蘆葦叢中，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。石勇便邀二位上船，直送到鴨嘴灘上岸。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報知，早見戴宗，楊林下山來迎接。俱各敘禮罷，一同上至大寨裏。衆頭領知道有好漢上山，都來聚會，大寨坐下。戴宗，楊林引楊雄，石秀，上廳參見晁蓋，宋江，并衆頭領。相見已罷，晁蓋細問兩個蹤跡，楊雄，石秀把本身武藝，投托入夥先說了，衆人大喜，讓位而坐。楊林漸漸說到有個來投托入夥的時邊，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鷄，一時爭鬧起來，石秀放火燒了店屋，時邊被捉，李應二次修書去討，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，誓願要捉山寨裏好漢，且又千般辱罵，巨耐那厮十分無禮，不說萬事皆休；纔然說罷，晁蓋大怒，喝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厮訖報來。正是：

楊雄石秀少商量，

引帶時邊行不賊。

豪傑心腸雖似火，

綠林法度卻如霜。

宋江慌忙勸道：『哥哥息怒，兩個壯士，不遠千里而來，同心協助，如何卻要斬他？』晁蓋道：『俺梁山泊好漢，自從夥併王倫之後，便以忠義爲主，全施仁德於民；一個個兄弟下山去，不會折了銳氣；新舊上山的兄弟們，各各都有豪傑的光彩；這兩個厮，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鷄喫，因此連累我等受辱，今日

先斬了這兩個，將這廝首級去那裏號令，我親領軍馬去就洗蕩了那個村坊，不要輸了銳氣。孩兒們快斬了報來。」宋江勸住道：「不然。哥哥不聽這兩位賢弟卻纔所說，那個『鼓上蚤』時遷，他原是如此等人，以致惹起祝家那廝來，豈是二位賢弟要玷辱山寨？我也每每聽得有人說，祝家莊那廝，要和俺山寨敵對，即目山寨人馬數多，錢糧缺少，非是我等要去尋他，那廝倒來吹毛求疵，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廝，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。非是我們生事害他，其實那廝無體，哥哥權且息怒，小可不才，親領一支軍馬，啓請諸位賢弟們下山，去打祝家莊，若不洗蕩那個村坊，誓不還山。一是與山寨報讐，不折了銳氣；二乃免此小輩被他恥辱；三則得許多糧食，以供山寨之用；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。」吳學究道：「公明哥哥之言最好，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？」戴宗便道：「寧乃斬了小弟，不可絕了賢路。」衆頭領力勸，晁蓋方纔免了二人。楊雄，石秀也自謝罪。宋江撫諭道：「賢弟休生異心，此是山寨號令，不得不如此。便是宋江，倘有過失，也須斬首，不敢容情。如今新近又立了『鐵面孔目』裴宣做軍政司，賞功罰罪，已有定例。賢弟只得恕罪恕罪。」楊雄，石秀拜罷，謝罪已了，晁蓋叫去在楊林之下。山寨裏都喚小嘍囉來參賀新頭領已畢，一面殺牛宰馬，且做慶喜筵席，撥定兩所房屋，教楊雄，石秀安歇，每人撥十個小嘍囉伏侍。當晚席散，次日再備筵席，會衆商量議事。

宋江教喚『鐵面孔目』裴宣，計較下山人數，啓請諸位頭領，同宋江去打祝家莊，定要洗蕩了那個村坊。商量已定，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，留下吳學究，劉唐，并阮家三弟兄，呂方，郭盛，護持大寨。原撥定守灘，守關，守店有職事人員，俱各不動。又撥新到頭領孟康管造船隻，頂替馬麟監督戰船。寫下告示，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：頭一撥，宋江，花榮，李俊，穆弘，李逵，楊雄，石秀，黃信，歐鵬，楊林，帶領三千小嘍囉，三百馬軍，披掛已了，下山前進；第二撥便是林沖，秦明，戴宗，張橫，張順，馬麟，鄧飛，王矮虎，白勝，也帶三千小嘍囉，三百馬軍，隨後接應；再着金沙灘，鴨嘴灘二處小寨，只

教宋萬，鄭天壽守把就行接應糧草。晁蓋送路已了，自回山寨。

且說宋江并衆頭領逕奔祝家莊來，於路無話。早來到獨龍山前，尙有一里多路，前軍下了寨柵。宋江在中軍帳裏坐下，便和花榮商議道：『我聽得說祝家莊裏路徑甚雜，未可進兵，且先使兩個人去探聽路徑曲折，知得順逆路程，卻纔進去，與他敵對。』李逵便道：『哥哥，兄弟閒了多時，不曾殺得一人，我便先去走一遭。』宋江道：『兄弟，你去不得。若是破陣衝敵，用着你先去。這是做細作勾當，用你不着。』李逵笑道：『量這個烏莊，何須哥哥費力，只兄弟自帶三二百個孩兒殺將去，把這個烏莊上人都砍了，何須要人先去打聽。』宋江喝道：『你這廝休胡說！且一壁廂去，叫你便來。李逵走開去了，自說道：『打死幾個索虜，也何須大驚小怪。』宋江便喚石秀來說道：『兄弟曾到彼處，可和楊林走一遭。』石秀便道：『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裏，他莊上如何不隄備，我們扮作甚麼人入去好？』楊林便道：『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師去，身邊藏了短刀，手裏擎着法環，於路上搖將入去。你只聽我法環響，不要離了我前後。』石秀道：『我在蘄州原曾賣柴，我只挑一擔柴進去賣便了，身邊藏了暗器，有些緩急，匾擔也用得着。』楊林道：『好好。我和你計較了，今夜打點，五更起來便行。正是只爲一鷄小忿，致令衆虎相爭，所以古人有篇西江月道得好：

軟弱安身之本，剛強惹禍之胎。無爭無競是賢才，虧我些兒何礙！鈍斧鎚磚易碎，快刀劈水難開。但看髮白齒牙衰，惟有舌根不壞。

且說石秀挑着柴擔先入去，行不到二十來里，只見路徑曲折多雜，四下裏灣環相似，樹木叢密，難認路頭，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。聽得背後法環響得漸近，石秀看時，卻見楊林頭帶一個破笠子，身穿一領舊法衣，手裏擎着法環，於路搖將進來。石秀見沒人，叫住楊林說道：『看見路徑灣雜難認，不知那裏是我前日趕李應來時的路。天色已晚，他們衆人都是熟路，正看不仔細。』楊林道：『不要管他路徑曲直，只顧

揀大路走便了。』石秀又挑了柴，只顧往大路走走，見前面一村人家，數處酒店肉店。石秀挑着柴，便望酒店門前歇了，只見各店內都把刀鎗插在門前，每人身上穿一領黃背心，寫個大祝字。往來的人，亦各如此。石秀見了，便看見一個年老的人，唱個喏，拜揖道：『丈人，請問此間是何風俗？爲甚都把刀鎗插在當門？』那老人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客人？原來不知，只可快走。』石秀道：『小人是山東販棗子的客人，消折了本錢，回鄉不待，因此擠柴來這裏賣，不知此間風俗地理。』老人道：『只可快走別處躲避，這裏早晚要大廝殺也。』石秀道：『此間這等好村坊去處，怎地了大廝殺？』老人道：『客人，你敢真個不知，我說與你：俺這裏喚做祝家村，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裏；如今惡了梁山泊好漢，見今引領軍馬在村口，要來廝殺。卻怕我這村裏路雜，未敢入來，見今駐劄在外面。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，每戶人家，要我們精壯後生準備着，但有令傳來，便去策應。』石秀道：『丈人村中，總有多少人？』老人道：『只我這祝家村，也有一二萬人家，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。東村喚做「撲天鵬」李應李太官人，西村喚做「太公莊」有個女兒，喚做「三娘」，綽號「一丈青」，十分了得。』石秀道：『似此，如何卻怕梁山泊做甚麼？』那老人道：『若是我們初來時，不知路的，也要喫捉了。』石秀道：『丈人，怎地初來時要喫捉了？』老人道：『我這村裏的路，有首詩說道：「好個祝家莊，盡是盤陀路。容易入得來，只是出不去。』』石秀聽罷，便哭起來，撲翻身便拜，向那老人道：『小人是個江湖上折了本錢，歸鄉不得的人，倘或賣了柴出去，撞見廝殺，走不脫，卻不是苦？爺爺，怎地可憐見小人，情願把這擔柴相送爺爺，只指小人出去的路罷。』那老人道：『我如何白要你的柴？我就買你的。你且入來，請你喫些酒飯。』

石秀便謝了，挑着柴，跟那老人入到屋裏。那老人篩下兩碗白酒，盛一碗糕糜，叫石秀喫了。石秀再拜謝道：『爺爺指教出去的路徑。』那老人道：『你便從村裏走去，只看有白楊樹，便可轉灣，不問路道闊狹，但有白楊樹的轉灣，便是活路，沒那樹時，都是死路，如有別的樹木轉灣，也不是活路，若還走差了

左來右去，只走不出去。更兼死路裏地下埋藏着竹簽鐵蒺藜，若是走差了，踏着飛簽，准定喫捉了，待走那裏去。」石秀拜謝了，便問：「爺爺高姓？」那老人道：「這村裏姓祝的最多，惟有我覆姓鍾離，土居在此。」石秀道：「酒飯小人都喫勾了，改日當厚報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聽得外面鬧吵，石秀聽得道，拿了一個細作，石秀喫了一驚，跟那老人出來看時，只見七八十個軍人背綁着一個人過來。石秀看時，卻是楊林，剗得赤條條的，索子綁着。石秀看了，只暗暗地叫苦，悄悄假問老人道：「這個拿了的是甚麼人？爲甚事綁了他？那老人道：『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裏來的細作？』石秀又問道：『怎地喫他拿了？』那老人道：『說這廝也好大膽，猶自一個來做細作，打扮魔法師，閃入村裏來。卻又不認這路，只揀大路走了，左來右去，只走了死路，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。人見他走得差了，來路蹣蹣，報與莊上官人們來捉他，這廝方纔又掣出刀來，手起傷了四五個人。當不住這裏人多，一發上，因此喫拿了，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，叫做「錦豹子」楊林。』

說言未了，只聽得前面喝道，說是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。石秀在壁縫裏張時，看見前面擺着二十對纓鎗，後面四五個人騎戰馬，都彎弓插箭，又有三五對青白哨馬，中間擁着一個年少的壯士，坐在一匹雪白馬上，全副披掛了弓箭，手執一條銀鎗。石秀自認得他，特地問老人道：「過去相公是誰？」那老人道：「這個正是祝朝奉第三子，喚做祝彪，定着西村扈家莊「一丈青」爲妻；弟兄三個，只有他第一了得。」石秀拜謝道：「老爺爺指點尋路出去。」那老人道：「今日晚了，前面倘或廝殺，枉送了你性命。」石秀道：「爺爺，可救一命則便。」那老人道：「你且在我家歇一夜，明日打聽得沒事，便可出去。」石秀拜謝了，坐在他家，只聽得門前四五替報馬報將來，排門分付道：「你那百姓，今夜只看紅燈爲號，齊心并力，捉拿梁山泊賊人，解官請賞。」叫過去了。石秀問道：「這個人是誰？」那老人道：「這個官人是本處捕盜巡檢，今夜約會捉宋江。石秀見說，心中自付了一回，討個火把，叫了安置，自去屋後草窩裏睡了。」



卻說宋江軍馬在村口屯駐，

石秀出來回報，隨後又使歐鵬去到村口，出來回報道：『聽得那裏講動，說道捉了一個細作，小身長路徑又難難認，不敢深入重地。』宋江聽罷，忿怒道：『如何等得回報了進兵？又喫拿了一個細作，必然陷了兩個兄弟，我們今夜只願進兵，殺將入去，也要救他兩個兄弟。未知你紫頭領意下如何？』只見李逵便道：『我先殺入去，看是如何？』宋江聽得，隨即便傳將令，教軍士都披掛了。李逵，楊雄前一隊做先鋒，使李俊等引軍做合，後穆弘居左，黃信在右，宋江，花榮，歐鵬等中軍頭領，搖旗吶喊，擂鼓鳴鑼，大刀闊斧，殺奔祝家莊來。比及殺到獨龍岡上，是黃昏時分，宋江催趕前軍打莊，先鋒李逵脫得赤條條的，揮兩把夾鋼板斧，火刺刺地殺向前來。到得莊前看時，已把吊橋高高地拽起了，莊門裏不見一點火。李逵便要下水過去，楊雄扯住道：『使不得，關閉莊門，必有計策。待哥哥來，別有商議。』李逵那裏忍得住，拍着雙斧，隔岸大罵：『道那鳥祝太公老賊，你出來！黑旋風』爺爺在這裏。』莊上只是不應。宋江中軍人馬到來，楊雄接着，報說莊上並不見人馬，亦無動靜。宋江勒馬看時，莊上不見刀鎗人馬，心中疑惑，猛省道：『我的不是了。天書上明明戒說，臨敵休急暴。是我一時見不到，只要救兩個兄弟，以此連夜進兵，不期深入重地，直到了他莊前，不見敵軍，他必有計策，快教三軍且退。』李逵叫道：『哥哥，軍馬到這裏了，休要退兵，我與你先殺過去，你們都跟我來。』

說猶未了，莊上早知，只聽得祝家莊裏一個號砲，直飛起半天裏去，那獨龍岡上千百把火把，一齊點着，那門樓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來。宋江急取舊路回軍，只見後軍頭領李俊入馬先發起喊來，說道：『來的舊路都阻塞了，必有埋伏。』教軍馬四下裏尋路走。李逵揮起雙斧，往來尋人廝殺，不見一個敵軍。只見獨龍岡上山頂又一個砲來，響聲柔絕，四下裏喊聲震地，驚的宋公明目睜口呆，罔知所措。你便有文韜武略怎逃出地網天羅？正是安排縛虎擒龍計，要捉驚天動地人。畢竟宋公明并衆頭領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